科幻小小說

星 新一著

何淑慧譯

照耀明日的書 13



照耀明日的書 13

科幻小小說

何淑慧譯
星 新一著

照明出版社

一部風格新穎獨特
意境深遠的小小說集

● 本書原作者星　新一，爲日本文壇小小說泰斗，生於一九二六年，畢業於東京大學農學部，一九六八年曾獲日本推理作家協會獎，其小說風格新穎獨特，情節曲折，意境深遠，令人百看不厭。

譯者簡介

何淑慧，台灣省台中市人，民國四十二年生。輔仁大學東方語文學系畢業。間或從事翻譯工作。

星新一 著
何淑慧 譯

科幻小小說

照耀明日的書 13

目錄

天外有天

颱風剛剛過境，大地滿目瘡痍，而天空中卻蔚藍得連一片雲也沒有。

有關單位都在商討如何迅速重建一切，以保障人民權益。

在市郊的一座山旁，新新建築公司正在建造新新社區，開工以來，一直順利地進行著工程。社區旁的山脚下，在颱風過後，出現了一個小洞穴，直徑約有一公尺長。起初工人們都不太在意，經常在該處方便，或者把吃剩不用的種種食品殘渣倒往裏面；直到有一天，兩條看守工地的大狼狗相繼跳入洞穴中，沒再出來時，工地附近才引起了一陣騷動，人人開始注意到這個洞穴。

「這到底是什麼洞啊？」

遠近的人都聞聲而來一看究竟，大家探頭向內看，只見一片昏暗，什麼也看不到。不過每人都深深感覺到，洞穴似乎通往地心的樣子。

「會是古代的狐狸洞或老虎洞嗎？」

也有人這麼猜測。

「喂，有人在裏面嗎？請出來吧！」

幾位年輕人向着洞內喊叫，可是一點回音也沒有。於是，他們一個個拾起小石頭，丟進去。然而，仍舊沒有回聲。

工人們將這個洞穴周圍用栅欄圍起來，以防附近小孩或其他家禽、家畜掉進去。新聞記者聞風趕來採訪，不久，學者專家也趕來研究，他們用一種對天下事無所不知的表情，直視著那個洞穴。轄區的警察局也開始派人輪流看守附近，以防頑皮小孩越過栅欄跑進去玩。

有一位新聞記者先試着用長繩子綁着鉛錘吊下洞去，當繩子用完時，却還沒有碰到洞底的跡象。另一位手中拿着照相機，腰上緊綁着鋼繩，準備進入洞中的記者看了這情形，嚇得急忙解掉腰上的繩子了。

學者與研究所聯絡，叫他們帶來一座高性能的擴音機，利用這擴音機對着洞內，一面改變着多種聲調一面喊叫，以試試洞底有否反應，結果是一點反應也沒有。可是學者在衆人面前又不好意思認輸，於是乾脆把擴音機整天掛在洞口，音量調到最大，不斷地鳴叫着。地面上幾十里外都聽得到，而洞中就是毫無任何回響。

學者內心有點焦急了，只好關掉擴音機，故作鎮靜地說：

「把洞填平吧！」

不能理解的東西，若能使其消失，便是上策。

可是，這個無底洞要到什麼時候才能填平，沒有人敢下斷言。

人羣中忽然有人建議，把這個洞當作社會中的大垃圾箱，凡是無用的廢物均倒往洞中。因爲這個洞既然像個無底深淵，就必不會有滿溢之虞。衆人紛紛鼓掌贊成。於是由市政府正式下公文，各地的廢物垃圾都運來此地。

由於交通上的需要，這個社區的道路優先地舖成四線大道，幽雅壯觀，一切顯得欣欣向榮。

核能發電廠把原子爐的渣滓運到此地，倒入洞中；各機關裏不必用的秘密文件也成箱地運入洞底，那些來監督行事的高級官員，站在栅欄外相互邀約假日去打高爾夫球，而那些搬運工人也一面搬動箱子，一面談論昨天打麻將的成績。

這個洞穴似乎絲毫沒有會填滿的跡象，可能底部是遼濶無際的樣子。這也使得搬運公司的業務蒸蒸日上。

各大學裏，被拿去當作傳染病實驗的動物屍體，用過之後，也成堆運來此洞丟棄；一些無人認領的無名氏屍體也丟往洞中，省却了不少掩埋費與都市土地的面積。有些污染海水而爲人詬病的工廠，甚至還老遠地在地下埋設導管，通往此洞，把工廠廢物均導入洞裏了。

這個洞穴給都市的居民們帶來了莫大的安全感，大家不再受公害污染的威脅，因此都安心地從事生產工作。社會也因此而一天天地趨向繁榮與進步。人們再也不必爲了如何處理廢物而傷腦筋，那都是垃圾處理公司的責任。

已經與人訂婚的女孩子，會想到把以往的日記簿丟入洞裏；也有人把和舊情人照的相片丟進洞中，重新開始一段新愛情的。警察們把沒收到的僞鈔丟入洞中，就萬無一失了。這個洞穴是來者不拒的，任何東西都可以丟進去。它使得社會污染消逝於無形之中，海水不再變得污黑恐怖，魚兒不再經常因污染物而中毒；天空也比往常澄清，由飛機上看下來，整個都市不再籠罩於污煙瘴氣之中。

高空建築物一座一座地興建起來，都市裏整齊清潔，人們重新呼吸到了新鮮的空氣。

有一天，一位建築工人在興建中的大厦裏乒乒乓乓敲打過一陣後，坐在鋼筋上面休息。

忽然，在他上頭的天空中，遠遠傳來一陣叫喊聲：

「喂，裏面有人嗎?請出來吧!」

他覺得非常訝異，站起身來抬頭一望；蔚藍的天空中什麼也沒有，有的只是幾片點綴的雲朵而已。他搖搖頭，苦笑一番，認爲可能是自己神經過敏。

當他再坐回原位，擺回原來姿勢的時候，由剛才發出聲音的方向裏，掉下來幾顆小石頭，劃

過他身旁，直落地上。

可是，這位沉醉在新鮮的都市空氣中的建築工人，正遠眺着一座座高樓大厦，爲着都市的未來發展在憧憬着，因此根本沒有注意到石頭的劃過。

明日休假

一天早晨，楊彥睡在自己房間的床上，好像睡得很甜的樣子。牆壁上時鐘一指到七點正的時候，便牽動特製裝置而引動發條，於是，預先錄好的女子聲音發言了：

「喂，喂，起床的時間到了，今天必須上班，請起床！」

這是經過楊彥特選而購置的錄音帶。女子的聲音溫柔優雅，頗具魅力，有說不出的好聽。記得剛買不久的時候，楊彥每天都感到起床眞是一件樂事；可是，過了一些時日，聽慣了之後，却沒什麼特別感受了，因此，僅是這個錄音帶的聲音，已不足以叫醒他了。

由於楊彥不起床，於是錄音帶的聲音便中止了，代之而起的是一陣鈴聲，最初聲音微弱，接着便逐漸增强。然而，楊彥用被子蓋住頭以遮住聲音，然後迷迷糊糊地喃喃自語道：「哎，安靜一點嘛，我好愛睡呢！」

他仍不起床，於是，催醒裝置便轉移到下一個步驟。就是牽動引擎，使床舖動搖起來。當動搖開始劇烈的時候，楊彥便自己滾落到床下繼續睡，以免被從床上搖翻下來疼痛難當。

但是，這個裝置的目的，就是要叫醒他，因此一定要盡到任務才罷休。於是，以雷達偵測楊彥的位置，然後衝着他的鼻子，放出刺激性的臭味以叫醒他。雖然這種味道令人難以忍受，可是，好睡的楊彥仍然忍受着。

然後，催醒裝置又放出冷水撒在他的身上，這是揮發性很强的液體，足以奪走全身熱量，使人發起抖來。

楊彥這次終於死心了，快快然地起身，因爲，再不起床的話，下一個步驟便是電擊法。還是就此起來爲妙。

他站起身來，走回床邊，按下可以送上早餐的按鈕。頓時，牆壁打開了一部份，伸出來一份裝着簡單早餐的盤子與一杯咖啡，還有果汁。他坐在床上吃下這份食物，吃完之後，再把放於盤子邊緣的藥丸放入口中，和着果汁喝下去。

然後，他開始起床刷牙、刮鬍子、調整一下頭髮，再穿上外出服去上班。乘着電車，在途中遇見不少熟人，彼此互發牢騷一番：「哎，至今爲止都未有昇遷，只是一味地忙碌着而已。」「是嘛！」……反正都是這些家常便飯似的言談，說着說着，却也到了公司。

以手指按下入口處牆壁上的按鈕，於是發出一陣小聲音，以此來識別楊彥的指紋，並用計時器紀錄出席情況。

他才剛坐上位子，課長便進來了，拿着一堆公文一股腦兒地放在他桌上，說：

「你把它整理出一個頭緒來！」

「喔！」

當他看了這些公文的厚度之後，不禁爲之一楞，這可不是容易整理的呢！但是又沒有辦法，吃人家的飯，不做事可不行。

公文中有一些不懂的部份，於是得拿去問別一部門。當然用電話詢問就可以了，不過，要是離開一下書桌，親自去詢問，藉此也散個步走一走的話，倒可轉換一下心情，於是決定親自去一趟。

在走廊上遇到總經理，被叫住點醒了一些事。

「啊？」

「喂！你那是什麼服裝啊？」

「把衣服的鈕扣磨光一點！還有，你胸前的徽章稍爲歪了一些，把它擺正！」

「眞對不住！」

「公司裏面的職員一定要經常保持全身的整潔才行！」

被指責了一番之後，總算得到了原諒。

回到自己座位上之後，有從外面打進來商談公事的電話，談的是項繁重的公務，調査處理一下，需要花費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不久，又被上司傳喚過去，他一面期待是件好事，一方面走向上司辦公室。原來，是以前所提出的公文裏，數字方面有點小問題，居然被痛罵了一頓。好不容易，經過一番解說，終於使被誤解之處得以解釋淸楚，上司也總算了解到關鍵所在。

「嗯，說的也是，是我算錯了！」上司這麼說。

眞是活見鬼，被白白痛責了一頓。他一面發着牢騷，一面走回座位。不久，下班了，他同樣坐電車回到家裏。

「哎喲，好累！」這樣喃喃自語着，脫去上衣之後，便横躺在床上了。……

楊彥到這裏便甦醒過來了。原來早上坐在床上吃完早餐後所呑下的藥丸作用已經消失。由上班到回家這段時間內所發生的事，完全都是藥丸所造成的幻覺。也就是說，楊彥一直是躺在床上，透視着剛才所發生的一幕幕。

這種藥丸自從發明以來，不斷經過多次的改良，雖然說是一種幻覺，却並不會朦朦朧朧。卽使是微小的部份也有着實在感，甚至可以說就與現實生活沒有兩樣。而且，事過之後，是記憶仍

能留着。

在這個時代裏，不僅楊彥服食這種藥丸而已，甚至已經有相當多人在服用着。這種藥丸種類不止一種，關於幻想到「上班」種類的，有着許多樣式，不過，內容差不多大同小異。

爲什麼本人不實地去工作，而呑下這種藥丸呢？理由很簡單，因爲這個時代裏所有的工作都自動幻想化了，而人類的勞動部份也都完全沒有了。

然而，人類是不可能完全不工作而活着的，雖說偶然嚐嚐遊手好閒的生活也是不錯，可是，如果長時間不斷地繼續遊玩的話，也是毫無意義的事。

因此，出現了這種藥。使人能感到自己確在活動、工作着，而同時有在盡着本身任務的感覺，並且自信的的確確活着。只要認爲如此，則可防止好吃懶做的情況發生。

這其中效果最大的，便是「假日可以盡情享受愉悅」這一點。人生本就是一連串假日編織而成的，如果把假日除掉的話，那還會有什麼留着呢？因此，必須徹底將它把握住才是。如此一來，在普通日子裏，吃下藥丸，便幻覺到種種的工作狀況，而假日一到，便可幻覺各式各樣享受愉悅的法子，這豈不是很快活的事嗎？

明天正好是美妙的休假日，楊彥正以愉快無比的表情，在計劃着應該如何度過呢！

但這是公元二〇二七年的事，那時，人是不是比現在舒服呢？

麻煩的裝備

有一天，由宇宙中飛來一座物體，着陸於地球上。

每個人都站在某一適當距離外站着觀察，一方面怕太近會有危險，一方面又怕太遠了看不清楚。

其中有一個人說：「現在，大概會有宇宙人從裏面出來吧！」其他也有很多人也這麼想。可是，無論等了多久，什麼也沒有出來。

有人拿望眼鏡仔細地眺望着，只見該物體呈球狀，直徑約十公尺。並沒有窗子或門的裝置，如果想找出任何特徵的話，就是有一支像煙囱一樣的管子突出來而已。

「那個筒管狀的東西到底是什麼呢？」

「這可就不知道了！」

不過，不久之後，那個管子便顯示出作用了。開始由該處發出一種音響。這種音響聽來令人

感到煩躁，可說是一種不調和的聲音，就好像以刀子刮玻璃所發出的聲音，聽得叫人心裏難受。

過了一會兒，人們開始聽出那管子中發出來的不僅只是聲音而已，也有一股味道由裏面冒出來，這股味道一樣不好聞，會使內臟刺癢難當而想作嘔。

圍成一個圓圈在觀看着的人們都向後退了幾步，因爲即使掩住兩耳與鼻子，也無法遏止震耳的聲音與撲鼻的臭氣。

「眞是豈有此理，爲什麽把這個東西送到地球上來呢？」

「不知道哪！我們與其去探討這些問題，倒不如先想辦法防止這些聲音與味道。」

於是，各部門的專家開始同心協力，穿上防臭與避音的衣服，一面提高警覺一面慢慢走進。首先，先與可能住在裏面的人聯絡。可是，一點反應也沒有，好像裏面並無生物存在着。因爲沒有可以出來交涉的對手，所以必須以人類自己的力量去阻塞那個會發散聲音與味道的管子。於是便利用軟木塞、橡皮膜及塑膠等用品來堵塞那個洞孔。

然而，這是不可能做到的，無論怎麽堵塞它，都馬上被彈開，該孔似乎很難堵住的樣子。

第一個辦法既然行不通，於是大夥兒決議採取破壞該物體的方法。然而，即使用更硬的鑽孔器，也無法戳進去。而且，使用炸藥也不能爆破它。好像是用相當相當堅韌的金屬做成的。只要一把炸藥投進孔內，馬上又被彈出來。

又有人想到在地面上挖掘洞穴將它埋進去。然而一到第二天又見到它仍然出現在地面上。另外，也曾將它丟到大海中想讓它沉到海底，可是，它還是翻滾回到原來的地方。看來它具備了人類文化一時所無法達到的某種高度性能。怪聲與異味依然繼續散發着，而且所造成的爲害程度繼續擴大。

人們都議論紛紛說：「聲音越來越大了！」

「是的，而且怪味也越來越濃，我們趕快逃走吧！」

情況已經很嚴重了，也就是說，人們都非遠離該物體而避難不可了。而且其周圍不能居住的地帶逐漸擴大，如果照這樣下去的話，人們將無界限地後退了。因此，必須儘快地將該物體洞孔阻塞起來才行。

有關人員心裏一面着急着，一面倒也繼續着各種實驗。他們試着用玻璃蓋去蓋住開口，可是沒有作用；再以鋼鐵製的蓋子試試，也沒效果，最後，有點半開玩笑地以黃金質的蓋子試着蓋住開口。

說也奇怪，用盡了各種方法都不能塞住的洞孔，這一次却被塞住了，那塊黃金質蓋子居然跑進洞孔中而不再被彈出來。也因此，一直困擾人們的討厭聲音與味道都停止住了。

人們紛紛地說：「哎呀，總算阻塞住了！」

「還好，可以放心啦！」

然而，能够安心度過的，却只有相當短暫的期間。大約過了一個禮拜之後，那怪聲與異味又開始出現了。人們又試着把黃金丢進去看看，結果又暫時停止，可是一星期過後，洞穴還是又開了。

「哇！這裝備原來是不斷地要放入黃金才可以的，如此一來問題可就大了！」

「眞是豈有此理！到底我們註定要受到什麼干擾才行呢？我們地球上的人又在宇宙中做了什麼壞事呢？爲什麼非有如此遭遇不可？實在太不講理了！」

「做出這種裝置的，一定是覬覦地球上的財產，才會將它送到地球上來詐財。」

「這樣掠奪式的暴力集團，究竟要繼續詐財到什麼時候才罷休呢？」

每個人都相當生氣而發着牢騷。但是又一籌莫展。該物體仍然固定不動，如果想要止住那擾人的聲音與撲鼻臭味的話，就非定期投入黃金質物品不可。

不久之後，每個人連發牢騷與生氣的力氣都沒有了，大家相互觀望，他們所能够做的，只是不斷地把金質物投入管中而已。

如此下去，一年過去了。有一天，該物體忽然開始逐漸膨脹，好像要起飛的樣子。在附近有一個人看到了，馬上快速地拿起筆來在該物體外殼寫上字。

（到底是哪一個星球把這個裝置送到地球上來的呢？引起了地球上人們的困擾呢！）

他的原意倒沒有一定要讓對方知悉，主要目的還是想藉此出一口悶氣，否則憋在心中可會難過死了。他實在想不通哪一個星球會具有如此高度的文明。

該物體不久之後終於離陸起飛，不知飛往哪一方向去了。每個人都歡欣鼓舞，認爲它不會再飛來了。

然而，事隔不了多久，該物體還是又飛回來了。可能是將裏面的黃金運去了某處而又要從頭投起的樣子，着陸之後，討厭的聲音與味道又開始流傳出來了。

人人都以絕望的表情遠眺那座着陸的物體。在注意看之下，發覺其外側好像寫着什麼字的樣子。仔細一讀，原來是回答的字。

你們說這座物體引來了困擾嗎？難道你們不常在宇宙中出出入入嗎？既然有的話，就應該對宇宙的福祉盡一點義務，也就是說，應該負擔稅金之意。這就是徵稅裝備，希望你們今後能了解這一點而心甘情願地付費。

宇宙聯合稅金徵收本部・第二五四地區空中分部啓

聲音的妙用

N氏的職業是舞台的聲音模倣。可是，最近生意不景氣。他想，無論如何總得想個辦法找事做，糊口飯吃。因此他到處找相關行業的公司。

「請隨便給我一種差事好嗎？我一定會努力工作的。」

N氏會見了負責人之後，很誠懇地拜託他。可是，那位負責人的回答是冷酷無情的。

「不行哪，現在沒有適合你的那種工作。」

「爲什麼不行呢？是不是因爲我的聲音模倣得不好呢？」

「也不是這樣說的。你的技術是相當優秀的。但是，目前的情況，僅有聲音模倣是不行的哪！如果沒配合幽默的語氣，以及純熟的演技和舞蹈，是不會吃香的。現在的觀衆要求太高了，與其純粹鑑賞一種技藝，還不如享受多方面的慾望要來得划算呢！」

不過，N氏並不灰心，他必須要顧慮飯碗才行，因此有耐心地堅持着。

「請不要這麼說，無論如何都給我一個小職位吧！前一陣子，我的時間比較空閒，因此，我的技術經過磨鍊，又精進了不少。我的模倣已經幾可亂眞。卽使是收音機的播音工作，我也能够勝任的。」

「收音機方面是不行的。你的缺點，就是模倣得太像了。何況聽你說你又更精進了呢。如果播放了你的聲音的話，聽衆會以爲是眞人在現場播音，於是便無法愉悅地收聽了。你要知道，現在這種大量使用錄音機的時代，已沒有你挿手的餘地啦！同時也將不再有任何適合你的工作囉！」

這實在是冷酷的回答。再怎麼拜託他，都行不通。最後N氏說：

「你不給我工作的話，我就不回去，我會一直賴在這兒不走！」

「隨你的便！就是睡在這裏也無妨。不過，我可要出去囉。屋裏可不要弄髒弄亂了！至於那金庫，也已上了鎖，你大可不必費心去打它的主意。」

於是，負責人——總經理出去了。房子裏只剩下N氏一個人。他走向床邊，交叉起雙手，再盤腿而坐。

不久，肚子餓了，什麼辦法也想不出來。剛剛滿肚子的不滿與憤怒不但未消，現在又加上悲傷與空虛，越想越不是滋味。

這時候，總經理桌上的電話鈴響了。N氏猶豫了一下，不知是否該去接聽。不過，由於無事可做，窮極無聊，加上說不定是總經理改變了主意，打電話來通知錄用的消息所以他就拿起了話筒。

「嗨！總經理……」

是嬌滴滴的女子聲音。N氏一方面由於好奇心的驅使，再加上無所是事，另一方面也多少存着對總經理不滿的心理，因此，不知不覺地便模倣着總經理的聲音回答她。

「嗯，是我。妳是誰？」

「咦？是我嘛！你明知故問，人家不來了……」

聽來像是與總經理頗有深交的女子，可是，N氏不知從何回答起才好。

「我不知道哪。我太忙了，而且交往的女子也很多，對於一些小事，我是無法一一牢記的。妳有什麼事？」

「你爲什麼要裝蒜騙我呢？你應該知道的啊！我以爲仍能像以往一樣向你拿錢哩……」

「什麼錢啊？妳等一等。」

搖身一變，過過總經理癮也蠻有意思的哩。這女子似乎是向總經理索求零用錢的，可是，N氏並不了解進一步的詳情。那位女子以一種好像怎麼也想不通的語氣說：

「眞奇怪哪！你是不是總經理本人啊？」

「當然是啊！有什麼好奇怪的？」

「聲音是沒有錯。不過好像吃錯了藥的樣子。爲什麼要裝得一問三不知呢？是不是不想付款呢？這可不行的呀！」

「喔……」

「我來爲你複習一遍吧！你在不久以前，放火燒了自己的家，然後巧妙地詐取了一筆可觀的保險費。你滿以爲做得天衣無縫，却沒想到被站在附近的我看見，並拍下了照片。你爲了要我守口如瓶，每個月一定給我錢的。難道你會忘了嗎？」

「唔……」

N氏吃了一驚。生動的故事裏，却有恐嚇勒索的味道哩！那女子提高音調，露出凶悍的語氣說：

「如果不想付款的話，也沒關係，你就準備吃官司吧！」

「等……請等一下。我照付！但是要拿到哪裏給妳較好呢？」

記好會面地點之後，N氏便掛斷了電話，然後，走出去了。

在餐館一角的一張桌子旁，坐着一位年輕而且看起來機警的女子。聽她向服務生點飲料的聲

音，馬上就知道是打電話來的那位女子了。N氏走到他旁邊，對她說：

「恐嚇總經理的人就是妳吧！」

「咦，你是誰？我可不認識你呢！你胡言亂語，是在說些什麼呀？」

那位女子似乎有點吃驚，但是仍然極力壓制，以非常平靜的口吻回答他。她並沒想到會有第三者知悉此事。因爲她自己既沒有向別人提起，而且總經理也絕不可能向人承認放火的罪呀！

「可是，我却知道全部詳情呢！其實，剛才妳打來的電話，是我接的呀！」

N氏模仿出總經理的聲音給那位女子聽，女子顯出一付難以置信的表情，可是她也同時警覺到，必須正視問題的嚴重性才行了。

「那麼，你想怎樣？是不是要報警呢？」

「我正在考慮之中，如果我報警的話，總經理就會因欺詐罪而被捕，而妳則會以恐嚇的行爲而被捕。至於我，也只不過被褒獎一番而已。這樣可就沒什麼意思。」

「你講講看吧！到底怎樣才好呢？」

「如果妳把所得的份，給我一半，每一次都拿來這裏。這樣我就會爲妳保密。我本人倒是無所謂，要是妳不願意的話，我就去報警好了。」

那位女子考慮再三，自覺只有一條路可行，那就是遵命行事。

N氏快樂起來了。他那份聲音模仿的技藝，已經充分發揮了功效，並爲他賺取了一大筆外快，這可眞有用啊！的確符合俗語所說的「家財萬貫，不如一技在身」！

鈔票

在離城市不遠的郊區，有一戶人家。一天晚上，屋子裏坐着一位中年的女主人，和一位中年的男客人。兩個人的表情都很認眞而嚴肅，似乎在討論什麼重大的問題。在他們中間的桌子上，有一捆鈔票放着。男的開口說話了：

「今天我非把這筆錢拿回去不行。這是妳向我借的，而且也已經到了期限。如果今天我不拿回去的話，我的支票就成了空頭，客戶的支票將被拒付，如此一來，我的信用掃地，那麼，這幾年來的辛苦經營都要化爲烏有了，我的生意也同時無法繼續下去了。」

可是，中年女子臉上的表情也是很悲傷的，她由衷地發出誠懇心聲說：

「你說得很對。所以，我四處奔波，籌到了這些錢想還你。可是，求你能再寬限幾天好嗎？因爲小兒得了急病，必須要付一筆醫藥費。如果這筆錢還了你之後，也許小兒就要求助無門了，這是性命攸關的事啊！」

女主人不停地婉言求懇，可是，男客人閉上眼睛，搖着頭說：

「我是了解您處境的。可是，今天我如果不能拿回這些錢，那麼，我的公司就非倒閉不可，而且，爲了逃債，我們全家人還必須漏夜逃走，說不定還得全家自殺才行。」

他們這樣你一句我一句地說個不停，然後，男客人伸出手來要拿那一捆鈔票，而女主人則一面流淚，一面哀求他千萬別拿回去。……

窗外有兩個身影站着，對剛才這一幕，他們看得清清楚楚。你可以說，這是兩個人影，但是又也許不能這樣說，因爲他們乃是來自F惑星的宇宙人。

他們並不是有目的而來的，只不過想滿足一下好奇心而到各個星球觀光遊覽，看看是否有任何奇異事項而已。其中一個說：

「據我觀察的結果，他們好像爲着桌上的東西在相持不下的樣子，究竟那是什麼東西呢？」

「我也不知道，我從剛才就感到非常納悶，眞想知道答案呢！總而言之，我想那必定是極爲貴重的東西。」

「如果我不去探個究竟的話，我會睡不着覺的。我眞想趕快知道一下眞相，否則糊里糊塗地回F星去，會叫我後悔一輩子的。請你別介意，且讓我來探個究竟。」

於是F星人便走進房屋裏面。這可把屋子裏正爲着鈔票爭執的男客人與女主人當場嚇昏了過

去。也難怪，因爲僻處郊外，又是在黑夜裏，突然出現了兩個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粉紅色水晶球般的生物，又時而會發出綠色光芒，不被嚇昏的人才是有問題呢！

即使這兩個人是色盲的話，還是一樣會昏倒的，因爲外星人手脚都非常的細，軀體則相當粗胖，而頭部雖然很大，却一根毛髮也沒有，同時，黃金色的大眼珠又不斷地眨呀眨的。

不過，儘管他們兩人昏倒在一旁，外星人却有如進入無人之境一般，未加理會，只一味地拿起鈔票，想看出一點蹊蹺來。

「只不過是一個四方型而又薄薄的東西，加上表面有著很精巧的模樣，如此而已。」

「無論怎麼看，我都看不出它有什麼貴重性。既不像藝術品之類的東西，也不像由任何稀有金屬製造出來的物品。」

「看來似乎很容易製造的樣子，讓我們把它放在複製機上看看。」

於是F星人走向離開房子不遠的樹林裏，那兒有一座宇宙太空船停着。走進船艙裏，把那一捆鈔票放在複製機上面，這一座複製機的性能非常優越，能够核對原來物品的成分，然後製造出內容與外觀均完全符合原物的東西來。

「好了，這應該是絕對相同的了。我們且拿去試試，看他們能否滿足。」

F星人再次走回剛才那戶人家，把兩捆鈔票並放在桌子上，然後又躲到屋外去偸偸觀察。不

久，男客人與女主人都甦醒了過來。

「呼，嚇了我一大跳，我好像看到什麼莫名奇妙的怪東西似的！」

男客人一面四下環顧，一面站起來，女主人也提到同一件事。

「咦，我也一樣呢！那似乎是莫名其妙，無法想像得出的東西哩！我想，一定是幻覺吧！何況一點痕跡也沒有留下來呀！」

接着，兩人又開始繼續剛才有關金錢的爭執了。但是，當他們重新再注意到桌子上的時候，他們發現那捆鈔票已經增爲兩倍。

「哇，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是不是你拿出來的呀？」

「不是啊！」

他們一面歪着頭，想不通似的，一方面又各拿起一捆在手中端詳。然後，難以置信似地，拿到燈火下比較看看，確是完全一樣，而且的的確確是鈔票沒錯。外星人的那座複製機極爲精巧，就連水印或者汚點也都製得一模一樣。

男客人於是對女主人說：

「怎麼會有這樣好的事呢？我想，只能說它是奇蹟了！」

「我想，一定是上蒼憐憫我們而送給我們的吧！」

「剛才乍見之下，我就昏過去了，所以沒記清楚，不過那姿態好像與我們所想像的神明不太一樣呢。但是，不管如何，總是替我們解圍了，現在我就拿一捆回去吧，這樣，可以不致使支票變空頭的了！」

「請，請。現在我的孩子也能夠得到妥善治療了。」

兩個人停止爭執，臉上均浮現出非常感激的表情，而且眼眶裏也都含着喜悅的眼淚。他們都顯得不敢相信的樣子，用手緊緊握住自己的一捆錢。……

外星人回到宇宙船以後，對剛才的景象感到很不可思議。

「眞是難以理解的事啊！他們確實是由心裏發出喜悅之情呢！那麼廉價的東西，却能帶給他們這樣大的快樂，眞的難以相信。看來，我們好像製造了非常實用的東西出來啦！」

「我們就是不了解也沒有辦法，每個星球上總會有難以理解的風俗習慣哪！」

「那我們要不要來大量地製造一下呢？我們只要花費那麼一點點材料，就能帶給他們這樣大的快樂，利人又不損己，何樂而不爲呢？」

「說的也是。既不必加入化學元素，又不需用到那些複雜精密的機械，而且時間也非常經濟，這是舉手之勞的事物啊！」

於是，外星人發動了複製機。只一下子工夫，立刻製造出好幾千萬張的支票了。

「這一些差不多够了。我們也該回去啦！趕快及時發動宇宙船，開始先在空中盤旋一下，然後再回去吧！這附近的居民一定會歡欣異常的。走吧！」

「啊，眞好，我們似乎做了一件極有意義的事。雖然我們此後再也不會來這個星球上，可是，由於做了善事，對這個星球倒留下了美好的回憶，這是永難忘懷的。」

他們悄悄地挨戶送錢，然後便飛回宇宙中，消失了踪影。

大謀殺計畫

我坐在酒廊裏的長櫃台前喝着酒，離我不遠的位置上也坐着一個人，一面喝酒，一面喃喃低語。

「哇，終於被放出來了，外面的世界眞好啊！又可以喝酒，又可以吸煙，而且更可以欣賞女孩子。太好了，太好了！我絕對不要再重回那個枯燥無聊的世界裏去。」

他是一位中年紳士，看起來似乎蠻有權勢的樣子。我很敏感地聽進了他的話。因爲，我也一樣，因偷竊罪被關進監獄，好不容易才剛剛被釋放出來。

我頓時覺得頗有親切感，於是上前跟他攀談。

「對不起，請問……」我停了一下，很有禮貌地換了一種口氣。「我和你是同病相憐的，我因偷竊失風而被關了三年，實在是不堪回首，高高的圍牆、鐵窗子……」

他也回答我。

「是嘛，那一陳不變的三餐，想到就沒胃口。而所謂的運動，也不過是在庭院中走一走，來回散步一下罷了。又沒有漂亮的小姐，眞是無聊。你也是這樣嗎？」

「是的，一點不錯。你在那兒幾年呢？」

「差不多有五年。」

「那你是爲什麼被送進去的呢？」

「唉，過去的事別提了。問題是從現在開始的計劃。我被奪去了五年的寶貴時間，現在必須想辦法彌補回來。你說是不是呢？」

「是的，的確如此。」

我們眞是一拍卽合，越講越投機。一面互相拍拍對方的肩膀，一面又斟上了一杯酒。

接着，他又說：

「我們去找個沒有人的地方一面喝一面談吧！我要告訴你一件大事，希望你能幫忙我。這件事做成之後，收獲是相當可觀的。」

「好哇！」

我帶他到我所住的公寓裏去。在這兒談話，是沒有洩漏之虞的。他說：

「事情是這樣的，我打算使首相大人喝下毒藥。」

這可嚇了我一大跳，我有點不敢相信。

「你說的可當眞嗎？開玩笑的吧！」

「也難怪你這麼想。」

看他的表情並不像是信口開河之樣，而是一種充滿着信心的穩重口氣。我顫抖地說：

「可是，毒殺他之後又要怎麼辦呢？這是不是一項外國的陰謀？或者能够產生革命呢？無論如何，這個忙我是幫不上的，請放我一馬吧！」

「你聽仔細嘛，誰說要毒殺他啊？我只希望讓他喝下毒藥就好。這種藥可以使臉部神經與筋肉的力量薄弱。也就是說，使他變成只能張開嘴巴，讓人看起來就像一付典型的皮笑肉不笑那種面孔。」

「喔，原來如此。要是首相變成那付模樣的話，政治界一定會引起大搔動吧！」

「是啊！我的目的就是在此。然後，我們就可以提出勒索要求了。告訴他，如果想要解藥的話，就交出錢來。這一定可以撈上一大筆的。因爲只有我存着唯一的解藥。」

他從口袋裏拿出兩個小瓶子。我猜那瓶黑色的一定是毒藥，而那瓶白色的則必定是解藥。我聚精會神地問他：

「除此之外，沒有其他治療方法了嗎？」

「也許他們召集學者專家，開會討論、研究，花費一段時間，便可以製造出解藥。可是，對於患者本人來說，當然會希望越早治癒越好。因此，如果能以金錢立即換來健康的話，爲什麼不這樣做呢？」

「你說的也有道理，可是，這件案子未免太大了一點！」

「所謂的犯罪案子，是做得越大，就越能成功的。而普通那些宵小們，却盡只是做小案子，警察們早就熟悉那些手法了，因此，往往很容易就被發現了。」

我對他眞是佩服得五體投地。同時，對做小案子的事，也不禁感到臉紅起來。

「那麼我們怎麼領用那些錢呢？大抵而言，都是兌現時被捉的呢！」

「這你大可放心。只要準備充分，則必不會有證據，說是我們讓他服毒的。而且，爲了萬全起見，我們不妨把錢滙到外國銀行去。然後我們再以觀光名義出國去玩，再把錢取回來。」

他對計劃的說明，可眞充滿自信與魄力。聽了他的話之後，不覺也使我認爲，一定會做得很成功的。而且，又想到卽將有一筆錢能飽入私囊，眞是令人雀躍。我不禁躍躍欲試。

「嗯，這可有賭一賭運氣的價值。那麼，我應該幫忙些什麼呢？」

「計劃與指揮統統由我來負責。勞煩你準備一切。現在還需要幾位值得信賴的幫手與運動資金，請你去調度一下。」

「好的，我會盡力而爲。」

於是我開始着手進行。我去找了幾位以前的老搭擋，拉攏他們一起進行計劃，同時，也籌借了資金。我非常熱中於此事的奔波。

另一方面，我們也開始調查首相每日的工作課程，以便配合行動。準備工作正如火如荼地在進行着。

可是，有一天，當我和他兩個人正在商討大事的時候警察出現了，並且給我們看一些記事册，確實令我們出乎意料地大爲震驚。這必定是那一個怯弱的同伴臨陣逃脫，並且去告密的。

「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想發橫財的夢也落空了。而且，偸鷄不着反蝕一把米，現在又得重嚐鐵窗之味了。」

我深深歎息着。他也說：

「眞遺憾。又要被帶回那單調的世界中啦！而且，說不定還得被通上電呢！越想越忍受不了哇！」

「啊，是啊！你是指那種電椅吧！不過，雖說我們這行動也許是大罪行，可是尚未付諸實行，大概不致於被判死刑吧！」

我有點不明白，似乎墮入五里霧中一樣。不久，警察終於開口說話了。

「這個人不太正常呢！他經常會想入非非，患有妄想症，曾經住院五年。本來以為他已經治癒了，因而讓他出院；沒想到他又發作，離家出走。他的家人非常着急，要求警方代為搜尋。因此，我才找到這兒來的。」

經過警察先生的說明，我才總算了解眞相。

「是這樣啊？」

「聽說他好像把砂糖裝在小瓶子裏，帶出門了，但是，不曉得他想做什麼呢？看來他必須再入院，接受電療才行了。嗯，對了，剛剛你好像在說重嚐什麼味道，是不是？你是什麼意思呢？」

「不，不，沒什麼。」

我情急之下，結結巴巴地騙了他。如果我據實以告的話，也許會被他送進去坐牢，或者被他取笑一番，反正我不得而知。但是，我可以明確地知道，我實在是做了一件愚蠢無比而且毫無意義的事。

人家說，被人愚弄還不如愚弄人好吶！

感性電視

「這是我所發明的劃時代電視機。我們目前所使用的電視機如果與此相比較的話，就等於變成了老掉牙的東西一樣啦！」

F氏宣佈著說。但是，乍見之下，這個所謂的劃時代電視機與目前使用的電視機並沒有多大差別。如果要說不同的話，就只有在機體上方，多了一支天線而已。

各個受招待而前來的產業界人士以及新聞界有關人員們，看了以後，就問：

「這電視機看起來好像與普通彩色電視機並沒有兩樣，到底它的特徵在哪裏呢？」

「外表上是看不出特徵的。這乃是以電學、生理學、心理學，以至於藥品學等等，所有科學的高度結晶製造出來的成果。所以，當我們欣賞節目時，會有身歷其境的感覺，而且能够產生共鳴。這也是我製作它的理想與目標。」

「好啦，好啦，你也別儘在那兒自吹自擂了，還是儘快顯示給我們看他的性能吧！」

「好的，這也正是我邀請各位光臨指教的原因。」

F博士發給每一位客人一個像手錶一樣的東西，請他們戴在手腕上。

「這是什麼東西呀？」

「這裏面裝有各種藥品。而依照電視機的小天線裏所發射出的電波，可以指示某種藥品注入手腕的靜脈之內。」

「這會不會是注射器……」

客人中有的顯出了警戒的表情。博士又加以說明。

「請各位放心，這是不會痛的。至於說到它的作用，我們可用喜劇節目來做比喻。由於促進發笑的藥品被注入體內，於是，看著電視節目的人就會自然而然地哈哈大笑。」

「可是，必須藉著藥物才能笑，並不是眞正的快樂啊！」

「不是的。如果以人工或者其他方法來促進笑，這當然是不應該的。我可以更詳細地說明一下。譬如哭吧，當我們悲傷或難過時，如果能流淚的話，那麼就會覺得很痛快。同樣道理，藉著感情與節目的相乘作用，往往可以使快樂增加到兩倍，甚至多倍。」

「是這樣啊？」

「百聞不如一見，我們就來試試看吧！」

於是博士將準備好的電視帶裝置的插頭導電，接著電視畫面上便開始有了節目。這時天線配合著節目的進行，發射出指示電波，送往每個人手腕上的手錶型裝置裏去。

於是，提昇喜怒哀樂等等各種感情的藥品，也被注入了體內。更正確地說，藥品應於何時發生作用，也被算得好好的，指示電波是比節目的進行還要稍爲早一點發射出來的。

觀衆們都被畫面吸引住了。看到悲傷的場面時，他們便會鼻酸，因而自然地流出了眼淚；同時，不僅感情方面具有逼眞感就是當畫面出現一大片花園時，每個人體內的藥品也會刺激到嗅覺神經，於是可以聞到花香。而節目演到劇中人吃完飯時，觀衆們也會跟著有了飽的感覺。

當主角被人毆打的時候，觀衆們會眞正地感到痛；而當畫面出現溫暖人間或充滿愛的鏡頭時，觀賞的人也自然而然的激動起來，心跳不已；幕落之後，每個人都充滿了銘感五腑之情。

每個人都佩服地說：

「的確名不虛傳，太令人讚佩了！我們由衷地欽敬你。不過，這些心情的變化，眞的不是藥品的作用嗎？」

「確實不是。而且，對我來說，如果是因藥力而受尊崇的話，我是高興不起來的。」

博士得意地笑了。又有一位客人提出問題。

「如果是實況轉播的時候又怎樣呢？」

「這就不能完全有與影片或電視節目一樣的效果了，可是，假如是運動那一類實況的話，還是能够像現場觀看者一樣的有身臨其境的興奮與狂熱。」

「原來如此。」

「將來我還打算把這種裝置更小型化，製成像膠囊一樣的形狀以便服食入體內，然後，指示電波可以使藥品跑出膠囊外，以產生作用。此外，我必須得附帶說明的，就是，每一天必定會有中和劑出現兩次，所以絕對不會有副作用的。」

「喔，的確……」

客人們不住地點頭，他們只有讚歎的份。

於是，這種新性能的電視機開始大量生產，在廣受好評之下，很迅速地普及各個地區、各個角落。它比原來的電視機要有強烈的臨場感，它成了必不可缺的娛樂品。

人們可以和男女主角一起哭、一起笑、一起戀愛、一起冒險。當然，如果是主角死了的時候，觀衆並不會跟著死的，只是會充滿哀傷的氣氛就是了。

不過，有一天，發生了沒有想到的意外。原來，電視公司的廻路發生了故障。因此，節目與藥品的指示電波就變得不一致了。

畫面上明明演的是喜劇。假如在正常情況下，觀衆們會因藥品的作用而大笑不止；可是，相

反地，每個人却覺得胸口緊縮，並且哭泣起來。甚至還有人說：「踏到香蕉皮滑倒了，眞可憐啊！」眞是喜劇變成了悲劇。

失戀的場面，居然會有一股燒焦的味道產生，同時，脚部竟然會有疼痛感。

當節目上演不幸的人之遭遇時，故障仍然存在，只見每個人均在捧腹大笑。

「爲什麼不會有悲傷感呢？奇怪、奇怪、奇怪吶……」

這眞是大混亂了。一切的節目只好中斷，電視公司的負責人出現在畫面上向觀衆致歉。

「眞是對不起各位，故障仍然尙未修復。在修理妥當之前，節目暫不播出。敬請見諒！」

這時，觀衆們體內流著促進憤怒的藥品，由於電波停止的關係，其作用便一直持續著。

「什麼話嘛，剛才電視公司當局那個人，眞叫人看不順眼，態度也很傲慢，實在豈有此理。」

每個人的憤怒之情都在高漲，大家都氣得快發狂了，可是，畫面又已經消失，只有把發怒對象指向電視公司了。

每個人都走出家中，擁向電視公司去，一看到東西就加以搗毀，可以說幾乎到了狂亂的程度了。

也許由於騷動的關係，竟使得指示電波又改變了，憤怒藥效消失，變成了令人感覺清爽的藥

品。

每個人都齊聲叫道：

「哇，心情是出奇的輕鬆，好爽快喲！」

悲傷的事

這是一個聖誕夜。住在大宅邸裏的N氏，自己一個人邊喝酒邊聽收音機所播放的音樂。忽然，隔壁房間發出了聲音。

他悄悄走過去，從門縫裏偸看，只見由壁爐裏走出一位男子。這個人一身紅色打扮，穿著長統靴，背個大袋子，是一位留著白鬍子的老人，正在四下張望。

N氏判斷他一定是聖誕老人，因此跟他說：

「哇，歡迎光臨！眞辛苦你了，不過，我家不必勞煩你，雖說有小孩子在，可是，不缺玩具，舍下算是富裕的，所以請你把恩惠與溫暖帶去給那些貧窮的小孩吧！」

對方聽了，馬上說：

「今年跟往年不同，我專門以有錢人家爲目標呢！」

「咦，這是爲什麼呢？」

「因爲我來索取金錢。眞抱歉讓你誤以爲我是好心的聖誕老人，不過，也實在沒辦法。請拿出錢來吧！」

接著，他拿出一枝像手槍一樣的東西對著N氏。N氏嚇得魂飛九霄。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啊？你是聖誕老人呢？還是小偷呢？我眞搞不清楚哩！」

「我可以說兩者都是。你看，我從煙囪進來，却一點也沒弄髒衣服，這就可以證明我是聖誕老人。我的雪撬與馴鹿在外面。另外，我向你勒索，這也就說明了我是小偷。」

的確，他的衣服與他的背袋一點也沒弄髒，普通人是辦不到的。再由窗簾向外看，他的馴鹿與雪撬也確是停在半空中。N氏點點頭說：

「好像眞的是聖誕老人沒有錯。能見到你，眞是我的榮幸。可是，你又爲什麼要做這種類似强盜的事呢？是不是有什麼困難，如果有需要的話，我願意出錢幫助你的。」

「那可眞謝謝你囉。現在，請快拿出來吧！」

「請先告訴我原因好嗎？來，請到這個房間來，還有酒可以喝哩！」

N氏帶路，並遞椅子給他。聖誕老人坐下來，開始述說了。

「其實，誠如你所知，我從很久以前就是一位聖誕老人了。每年聖誕夜，我都會把禮物送到那些可憐的小孩家裏給他們。他們都會歡欣鼓舞地期待著的。」

「嗯，這眞是小孩子們的福祉，你充分地發揮了人性的光輝。」

「但是，你也知道，這些要花相當多的錢。我帶給小孩子們快樂固然值得讚賞，可是，却從來沒有人替我考慮到經費的問題。我的積蓄早在好幾年前就全部用盡了。接著，只好典當家俱與一些裝飾品，才勉强有錢買禮物。」

「這眞令人想不到。」

「接著，我開始向人借錢，用我那間位於極北地方的房子做抵押，沒錢還人，利息却又一天天地增多。後來，再也沒人願意借錢給我，相反地，討債者都逼上門了。」

「唔，聽起來眞叫人替你難過。」

「我已用盡了一切方法。明天一到，我就沒有家可住了，債主們想競相拍賣我的雪撬，同時，他們也想殺了我的馴鹿來吃。我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啦。好了，把錢拿出來吧！」

「當然我會拿錢出來，我很同情你，而且也誠心地想幫助你。可是，你爲什麼會出此下策呢？」

N氏歎了一口氣，想了想，然後又繼續說：

「的確，像你這樣的好人，流落到這種地步，難免會義憤塡胸的。越想越不甘心的念頭也必定油然而生的。」

聖誕老人對這個咬牙切齒，扭泥作態的N氏實在有點不耐煩，而且有點焦急了。

「我只想早一點拿到錢就好，並沒有多激動吶！你大可不必那麼高聲喊。」

「不，你當然有權利生氣。看看這個世間吧！人們都把你當工具似地利用、買賣，這一點我是很了解的。大家都以為你善良好欺負，便忽視了你應有的福利。我認為你應當有權利取得你的積蓄。只要你能用正當的手段，便可以獲得一筆為數可觀之款項的。這是應該的。」

「如果有這個辦法的話，助益就大了。那麼，我在哪裏可以取得這筆錢呢？」

「當然，你可以委託律師上訴你的窘境，不過，那要花上一段時間。我看就這樣辦吧，你去G百貨公司取款好了。那兒是當今最大的百貨公司，而且這次聖誕節他們也賺了一大筆錢。」

「真有這麼適合的地方嗎？」

聖誕老人站了起來，問他。

N氏點著頭。「嗯，是真的。假如今晚你進去他們金庫拿的話，就可以大大地撈上一筆的。你去吧，不必客氣。那是人們應該給你的報酬，你當然有權利去取。」

「好的，名正言順去拿的話，我的良心也比較能安下來。而且勇氣也一下子都產生出來了。多謝你的指示。」

N氏把G百貨公司的內部詳圖畫給這位聖誕老人，並且告訴他應該注意的事項，以及對警衛

人員應有的警覺。

「對了，你有沒有帶破啓金庫的工具呢？」

「有的，我全準備好了。」

聖誕老人拍拍背上的袋子，立刻有金屬工具的鏗音發出來，好像早已萬事俱備的樣子。N氏送他到門外，勉勵他說：

「加油啊，祝你成功！」

「謝謝！」

聖誕老人揚起鞭子，於是拉緊雪撬的馴鹿車浮過夜空，向著N氏所指示的G百貨公司方向前進。

聖誕老人身手矯捷，極盡登天遁地之能事，所以一定能夠成功的。而且要逃走的時候，出路就是再怎麼被封閉也不用擔心。N氏目送著他消失在夜色裏。

「嗯，做了一件好事。從此他不用再為那筆數目龐大的錢煩惱了。貧苦人家的小孩子們也將又能得到快樂了。而且對我來講，更未嘗不是一件有利的事。如果能使目前同業中規模最大的G百貨公司，因為這樣而沒落的話，那麼，我所經營的百貨公司便能取代它，而凌駕業者之上了。」

不同時代的人

日本童話故事中的浦島太郎坐在烏龜的背上，從海龍王那兒要回到陸地上來。他很小心地抱著在龍宮裏，公主送給他的寶盒。烏龜在海上游，朝著陸地方向前進。浦島太郎說：

「咦，我的故鄉怎麼了呢？」

「我也不知道哩。不過！你在龍宮快樂地生活著，倒是沒有感覺到時間的消逝，其實，你離開故鄉已經有好幾百年了呢！」

當烏龜答著話的當兒，忽然頭上不知有什麼東西飛過去，發出金屬的轟轟聲響。

「剛才那是什麼哇？聲音那麼大，震得我耳朵很痛哪。銀色的東西，好像鳥，是不是鳥呢？」

「世界上可沒有那麼大又那麼快的鳥哩！大概是誰製造出來的吧！」

「嗯，說的也是。畢竟已過了那麼多年了。昔日老友們都已死光了，現在，沒有人會認識我

。我想這世界的一切必定改變很大的。看來，往後我的餘年必會又孤寂又冷清的，我的知識與觀念又都趕不上時代，生活一定沒什麼意義的。」

「如果你不想回鄉的話，我們可以轉回頭的。」

「不，還是回去好了。思念故鄉是人之常情，人類對故鄉感懷的情緒是比什麼都強烈的。」

「嗯，是啊。喔！快要到海岸了！雖然我有一點捨不得和你道別，可是，這邊的海水味道很難聞，令我透不過氣來，只好早一點離開了。那麼，再見，後會有期。」

烏龜讓太郎上岸後，很快地便回海中不見了。

於是浦島太郎留戀地走在故鄉的海灘上。他還是和離開時一樣的年青，而且穿著古時候的短簑衣。

因爲是白天，所以他那一身裝扮惹來不少人的注目。很快地，圍觀者越來越多。有一個人走近對他說：

「請問你是不是在拍電影或者電視？是那一個頻道啊？你的經紀人在那裏呀？」

浦島太郎被問得目瞪口呆，有很多新名詞他是從來沒聽過的，根本有如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

接著，另外又有一個人問他：

「才不是呢，這個人好像乘坐一個什麼東西前來的。目前不是很流行自備道具橫渡大洋的活動嗎？他一定是參加了這一類壯舉，可是途中遭到阻礙，才漂流到這兒來的。」

「…………」

「看來你不太喜歡開口說話，這是可以體諒的。請等一下，我現在去跟報社聯絡，再過三十分鐘他們就會派人來的。不過，在這之前，請讓我拍一張特寫鏡頭吧！第一張最有紀念價值呢！」

太郎面對著這一大羣與自己裝扮相異的人，心裏開始有些慌了。有個人看出了他的不安，就說：

「各位未免想得太天真了，這個人的行動鬼鬼祟祟，我想也許是間諜呢！大家在電影上也看過，他們這類人都是乘坐潛水艇來到近海，再上岸的。即使不是間諜，也可能是亡命之徒。總而言之，是秘密入境的人就對了，我認爲應該報警，我這就去。」

此外，又還有各式各樣的說法。

「會有間諜故意穿那麼顯眼與奇異服裝的嗎？真是聳人聽聞的笑話。如果我們太騷動的話，反而讓他們目的得逞，所以請大家冷靜一點。」

「那裏是笑話啊？你沒看他一臉正經的樣子嗎？我想這個人是精神失常，要聯絡的話，應該

找醫院吶！」

「各位請安靜，請安靜，我們為什麼不聽聽他本人的意見呢？」

在這種情況下，怎麼可能安靜得下來呢？騷動只有更大了。那些聞風而來的記者們，爭先恐後地搶著問他話。

太郎終於說話了。他那古代的口氣與接近幻想的談話內容，引來周圍人羣的歡呼。

這才是人們所歡迎的人哪！他與現實那些輕薄、淺見、勢力的現代人眞是大不相同。

太郎莫名其妙地，被安排了一些簡直令他要發瘋的課程表。

早上他得到電視公司的新聞專題中接受訪問。

播音員問他：

「你那寶盒內裝的是什麼東西呢？」

「我自己也不知道。海龍王跟公主他們都叫我不能開。」

「嘿，我眞想瞧瞧到底裏面有什麼東西呢！」

然後，警察調他去接受訊問。

「你入國的目的是什麼呢？」

「我不是入國哪，我是回國呀！我的目的就是要回國。」

調查工作毫無進展，於是要他下次再來。接著，換神經科醫生的診察了。醫生說：

「你得了一種妄想症，以為自己曾經在海底生活好幾百年，我只能說，你是電視看得太多了。這種症狀實在令人費解，希望你能合作，讓我來慢慢加以研究，而且也請你能讓我測一測腦波。」

到了傍晚，仍不能有自己的自由。電視製作人來與他洽商演出的交涉，雜誌社等等也來為他拍照刊登於封面。

此外，還有出版商請他寫回憶錄、有宴會、而且稅捐處的人也來向他解說納稅的事。有人要他樂捐，有人要他為政治運動簽名。也有人自稱是他的親戚而來找他。當他想睡覺的時候，卻被帶到電視公司晚間節目現場去唱歌。

本來，他預測自己將會有難以忍受的孤寂，而且也已經有了心理準備，卻沒想到事實恰恰相反。現在倒是忍無可忍的忙碌喧囂了。

最初三天，糊裏糊塗地過，接著的三天則答謝周遭的歡迎熱忱，再接著的三天則有氣無力地度過了。十天以後，浦島太郎終於悲哀地喃喃哀歎了。

「哇，不行了，我已經筋疲力盡了。我的餘年的精力，大概在這十天裏都已消耗殆盡了。我看我的精神也許都殘廢了。吃的儘是一些奇怪的食物，同時呼吸的是烏煙瘴氣，內臟必定衰老

啦！我想把公主給我的寶盒打開來看看，也許有什麼可以救助我的東西。」

他期待著地打開盒子。只見裏面有一隻烏龜。烏龜跟他說，

「我就是送你回陸地那隻大龜的孩子，因爲好奇心的驅使，所以躲藏在盒子裏。可是實在叫我害怕，這個世界好恐怖，我不能適應。所以我要回去了。你要不要跟我一道走呢？我身體雖然小，可是游泳耐力却不會輸我爸爸的，你儘管放心，如果你願意和我一起回去的話，我自信可以讓你坐得舒舒服服的。」

浦島太郎的腦海裏浮現了往日在龍宮裏每天無憂無慮、沒人打擾的逍遙日子。他覺得相當懷念。而且還有龍王、公主，大家相處在一起的時光是多麼快樂啊！不像這裏，高高的房子，抬頭都看不到頂；而走在外面也提心吊膽，恐怕那會發出普普聲音的黑馬會撞上自己。唉，還是龍宮好。於是他便騎在龜背上回海底去了。

溫情滿人間

有一個盲眼的小女孩，從出生開始，就完全看不見任何東西。但是不幸並沒有環繞着她。因爲她脾氣好，又善良，又純潔，所以周圍的人都喜歡親近她，而且對待她很好。

那一些花天酒地的壞蛋，或者被警察通緝的人犯，或者憎恨人類的悲觀者，以及專門詐騙男子的壞女人，都只特別對這個小女孩很照顧。

他們常常送小女孩幽香的花朶，或是好吃的點心，如果沒事的時候，也會拍拍小女孩的肩膀，溫柔地對她說話。

小女孩每一次都打從心底由衷地感謝他們。

「謝謝喔，我好高興啊！」

小女孩成了人們善良與溫馴的焦點。她就好像一面美麗的鏡子，反映出人類善良的一面。也因此，每個人對這位天眞無邪的小女孩都更加的疼愛與照顧了。

有一天，小女孩聽到遠處傳來驚叫聲，那是好幾個人的驚叫，聲音裏夾雜着强烈的震撼。接着，那些叫聲越來越大，而且漸漸地接近這邊。小女孩說：

「發生了什麼事呀？」

「我替妳去看看！」

旁邊一位男子就跑向街角那邊去了。可是，小女孩等了好久，都不見他回來。會不會被捲入騷動的人羣裏，無法脫身了呢？

盲眼的小女孩有一點擔心了，於是她慢慢摸索，走向街角去探個究竟。忽然，她覺得好像有東西接近她，這是直覺上感受到的。

事實上，的確是有物體漸漸在接近她。這是一種從沒看過的生物。高度和人類沒什麼大差距，但是有四隻腳，而且前後左右都各有一隻手，一共四隻，上面並有像吸盤一樣的東西。頭爲球形，嘴巴突出，全身是黑色的，兩個銀色的大眼睛又閃呀閃的。

一般人一眼看到，必定會發出驚叫聲音而昏倒，這是理所當然之事。可是，盲眼的小女孩並不知道，她沒有逃開。而且一點也不會感覺有任何敵意存在。她不會想到，對方是有危險性的。

她站着等。而那個奇怪的生物走近她，用笨拙的語氣說出剛剛努力記住的話。

「妳好！我是從波普星球來的。」

小女孩對這個奇怪的語調並沒有加以取笑，她用普通說話時那種天眞爛漫的口氣回答說：

「啊！你好！請問你，波普星是在哪裏呢？」

「是星星的一種。」

可是，小女孩並沒看過星星。

「星星是什麼呢？」

「每天晚上一到，佈滿天空而閃閃發亮的，不就是星星嗎？就是那裏面的一個。」

「喔，那一定很漂亮的吧？我眞想看看呢！」

「如果妳想看的話，我就設法讓妳看到吧！不過，在此之前，我希望妳先幫我一個忙。」

「好的，只要我能做得到，一定盡力幫你的忙。」

「妳做得到的。妳只要回答我所問的問題就行了。這個請妳拿着。」

那是小型而性能極佳的測謊器。波普星人說，他是爲了調查這個叫做「地球」的星球，上面的居民而來的。他想知道一下居民的性格是和平的呢，還是需要加以警戒的。可是每個人看到他就昏倒了，使他沒人可問而感到非常煩惱，幸而正好遇到了這位小女孩。

盲眼的小女孩回答說，這裏每一個人都是善良的喔，大家都很穩重、很溫和，從來沒讓人有過討厭的感覺。

波普星人一面看着測謊器上的指針，一面發問。他聽了小女孩的回答後，不住地點頭。看來似乎眞如她所說一般。嗯，就登記在和平這一欄的表格上吧！回去後就報告說，我們對地球不必採取任何措施。

然後，他向小女孩謝謝她的協助。

「多虧妳的合作，使我的工作這麼快就完成了。爲了答謝妳，我帶妳去我們星球上玩一玩好嗎？」

「好的。」

周圍的人都還沒淸醒過來，所以沒有人阻止小女孩說危險，不要去之類的話。而對別人完全信賴的小女孩，則是一心希望碰碰星星。

當然，波普星人也不是凶險的，他並不想欺騙小女孩，也不會說要帶她去玩而却在半途丢下她的。他是誠心誠意地要答謝小女孩。

小女孩受到親切的照顧，平安無事地抵達波普星上。同時這個星球上的人民對她非常歡迎。這些人覺得小女孩各只有兩隻手脚，實在很可愛，因而特別愛護她。尤其當他們確知小女孩是來自愛好和平的地球上之時，更是熱誠地招待着她了。

「這裏的每個人，也都那麼好，可惜我的眼睛看不見，實在很遺憾。」

「這倒是好辦！」

居民們答應小女孩，要讓她實現看見萬物的願望。因爲施行這種小技術，對波普星上的精進科學力來說，實在是易如反掌之事。

小女孩的眼睛第一次感受到光線，能够觸及外界的景物了。這是自己出生以來一直憧憬與盼望的事。我終於看得見東西了，我已經不再眼盲了！她高興得雀躍三丈。

波普星上的粉紅色小草，尖形的建築物，黑漆漆的居民，……無論看到什麼都覺得好快活。這就是看得見的世界。

可是，小女孩很快地就有了隱憂。因爲她看得見了，她便發現長相與周圍的人都不同，這樣，她覺得很難爲情，因此開始哀聲歎氣。

她的臉上掠過了從來沒有的憂鬱表情，而且越來越深沉。

波普星人知道了她悶悶不樂的原因之後，便爲她實施整形手術。以這個星球的高度科學力來說，此項手術更是簡而易行的了。

手術結果，非常成功。小女孩也變成了波普星人的形狀。也就是說，全身漆黑，有四隻手，四隻脚，是標準的波普星人了。

她被包圍在善良的人羣中，過着充滿溫馨與快樂的日子。可是，對地球上的人們也無法忘懷

，因爲地球上也有親切溫柔的人們。

於是，她告訴波普星人說，很想回地球。波普星人便絲毫不厭煩地帶她坐上宇宙船，飛回地球，達成她的願望。

這以後的情形就沒有很詳細地繼續記載了。

因爲，她似乎對人世的憧憬完全地破滅，人類與她所想像的並不一致，所以，她用自殺來結束自己一生。

從回到地球以至她自絕爲止，前後只不過才三天的時間！

黑色的棒子

氣候悶熱的南部有一個村落，位於叢林環繞的平地上。女人與小孩子算進去，也僅僅不過住了五十人。

這地方沒有老人。人們在快老的時候，就會因生病或被猛獸吃掉，或者被毒蛇及鱷魚咬到而死去。因爲這是文明未及之地。

在一個以乾草覆蓋成屋頂的小屋裏，波吉酋長睡醒了。他起床之後，並不刷牙洗臉，也不換穿衣服。因爲他們的生活是，無論睡覺或起床，都赤裸着的。

波吉酋長正在吃着水果的時候，有一位年輕人走了進來說：

「報告酋長，我爲了捉動物而跑進叢林裏去。忽然，有一個銀白色的大圓型東西出現，接着，從那裏面走出來綠色的人。因此，我把他抓回來了。」

「眞的嗎？」

波吉酋長覺得難以置信。既然是人類的話，皮膚顏色就應該跟自己一樣才對。雖然，曾經有人說，在那遙遠的地方住着白人；可是，却沒聽說過什麼綠色的人……。

無論怎樣，去看看就可以知道了。於是他走出小屋，向遠處眺望。他確實看到了年輕部下所說的一切。那個不知來自何處的人類，穿着銀色衣服，非常整齊，可是，他的臉和手的確是綠色的。

年輕人問目瞪口呆的波吉說：

「報告酋長，這個人要怎麼處理呢？他看來很稀奇，所以，砍下他的頭，剁成一小塊一小塊的，好嗎？」

「嗯，這樣也好。喔，不，等一等，你先叫占卜師來。」

因爲沒有前例，所以還是先占卜一下比較妥當。不久，占卜師來了。他先用草的汁液在臉部塗得很鮮艷，然後燃燒一種有奇怪味道的東西，並且還高唱一些誇大其詞的咒文，做出各種祈禱之樣，最後對波吉酋長說：

「這個人是神派來的。最好要招待他，再讓他回去。卦上的顯示就是如此。」

「喔……」

於是，波吉命令手下準備招待他。然而，這時候，那個綠色的人開口講話了。

「請不用招待我沒關係，我現在正在煩惱着。我想要某種物質。」

他的聲音並不是從嘴裏發出，而是由掛在脖子下面的一個小盒子裏發出來的。那是高性能的翻譯機，只是波吉並不知道。不過，他認爲神派來的人大概都如此，所以也沒有特別感到驚訝。

「你想要什麼東西呢？」

「是一種透明的石頭……」

他反覆說明了幾次，波吉才斷定就是水晶。波吉知道附近洞穴裏有，於是叫年輕人去拿給他。不久，年輕人抱了滿懷水晶回來，波吉便交給對方。

「這些夠吧？」

「喔，夠了，夠了。這些水晶就足以讓我把故障修理好，我也可以繼續我的宇宙旅行了。我不會忘記你的恩惠的。爲了報答你的好心，我想送你禮物做紀念。不知你要什麼東西？」

「不要客氣，我並沒有缺少什麼。」

波吉是酋長，所以什麼東西都有。如果他知道這世界上有着汽車、彩色電視機以及冷氣機之類的奢侈品的話，也許他會想要，但是，他並不知道。這些東西對他而言，只不過是屬於幻想之物而已。

「如果你不接受我的禮物的話，我會感到過意不去的。難道你從沒想過，某一件事情希望這

樣，或者希望某個東西能改變現況嗎？我可以使你達成願望，請你儘管講。」

波吉酋長想了一會兒，然後說：

「我希望能支配整個世界。」

對方聽了，似乎稍有驚嚇之狀。

「支配世界？嗯，我認爲還是不要這麼想比較好。」

「你叫我說出願望，所以我就這樣說了。」

波吉所說的世界，只是指比這附近再稍爲廣濶一點的地方而已。可是，那位綠色的人却以爲是全世界。

「嗯……好吧！話講出來了就要算數，我不能讓你認爲我是說謊的人。不過，以後將會變成怎樣，我無法預測，所以也不能保證。好，這個請你拿去。」

他把掛在腰部的一枝黑色棒子拿在手中。一按下鈕的話，就會發射出强烈的光線。刹時間，叢林中便出現了一條道路，而樹木都消失了。

波吉接過手裏，向着遠處的山頂按一下按鈕看看，一瞬間，山頂的某一部份就粉碎了。

「用法簡單，所以你想必沒有問題的。現在我再給你另一樣東西。」

綠色人走回他所乘坐的用具上，拿了個東西出來。那是個小型直昇機狀的東西。把它附在背

上，就能够自由自在地飛來飛去。使用方法既簡單又安全。波吉因爲經常穿梭於叢林中，攀着樹藤從一棵樹飛向另一棵樹，運動神經非常發達，因此，他立刻便知道這個小玩意兒的使用訣竅。

「它們的能源幾乎都接近永久性，如果你能將這兩個東西善加利用的話，便能够支配世界了。好吧，我也該走了，時間已不早……。」

綠色人向波吉酋長告別。眞幸運，實在沒有想到會這麼順利就找到需要的材料，幫助太大了，而且，雖然把隕石破壞鎗與空中飛行器送給了酋長當謝禮，不過，自己手邊還有備用的，所以沒關係。

只是，那位酋長眞的想支配這個世界嗎？唯有隨他去了。反正這個行星我不會再來，大可不必爲它擔心。讓他去吧！綠色人用水晶把乘坐物修理好，然後飛走了。

至於波吉呢？他也是迫不及待地付之實行。從此可以自由自在地在空中飛行了，能够像小時候一直就很羨慕的小鳥一樣了。

他一面飛，一面隨興之所至把按鈕壓下。片刻間，光線所及之處便立刻化爲烏有。眞是好玩而有趣的遊戲。

不久，飛到了海上，有一艘大船在海上航行着。波吉不知道那是船，所以用棒子向它一指。一下子，船便立刻毀損而沉入海底。

又過不久，有一羣銀色的大鳥，也就是飛機的編隊迎面而來。波吉也將它們打落了。那些飛機在落海前，從機翼下發射出飛彈反攻，不過，波吉因爲在叢林中追慣了猛獸和鳥，所以視力很好，神經也很快，躲過了飛彈。飛彈在他跟前不遠處爆炸了。

越過廣濶的海，他看到了許多灰色四方型的大物體並排着。他並不知道這是高樓大厦密集而且人口衆多的都市，只覺得一切似乎頗不自然，充滿邪惡，又隱藏着災難似的。這是他長年以來的直覺。唯有酋長，才會有這麼敏銳的感覺。於是他順着心裏的那一份衝動，毫不猶豫地用黑色棒子指向這個大都市，然後壓下按鈕。

謎一般的青年

這是都市裏會有的一幅畫面。住宅區房子林立，住宅以外的空地就是大馬路，路上汽車熙來攘往。因此，附近的小孩子找不到遊玩場所，只得在光線不佳的窄室裏，一個人靜悄悄地看着電視。

有一天，出現了一位青年。他穿着很樸素，一付很懂事的樣子，表情也很認眞。他站在街道上，由窗口問房子裏的小孩說：

「這附近沒有任何供你們遊玩的場所嗎？」

「嗯，沒有。我們同學所玩過的捉迷藏，蒙眼捉鬼，還有跳繩、官兵捉强盜等等，那些遊戲，我們這附近的小孩都沒玩過呢！」

「喔，眞可憐，就是做一個小小的公園也可以呀，爲什麼不做呢？」

「大人們也這樣想過，可是，去跟政府機關交涉，却沒有結果。因爲地價太高，沒有人拿得

出錢來買。」

小孩好像很死心地回答。

可是，青年充滿信心地向小孩說：

「好，那麼，我來做給你們。」

「哇！眞的嗎？好高興哪！每個人都一定會非常歡喜的。不過，這不是像演電視劇，說過了就不算數的吧？」

「不會的，我說的是眞話。」

這確實不是謊話，青年不知道從哪裏拿來了一筆款項，將土地買下來，剷平地面，再種上一些綠樹。然後裝設鞦韆，以及安全設備。完成之後，他對齊集而來的小孩子們說：

「從今天起，這裏就是你們的天地了。你們隨時都可以自由地遊玩。」

「哇！太好了！好高興啊！」

小孩子們欣喜若狂，在溫暖的陽光照射下，盡情地叫跳，痛快地盪鞦韆，捉迷藏。跟在後頭過來的大人們也都非常感激。

「我們眞不知怎麼說，才能表示內心的感謝。請問你貴姓大名？我們打算以你的大名做爲公園的名字，以示永誌不忘。」

可是，這位青年臉上絲毫沒有驕傲或得意的表情，同時搖着手，很謙虛地回答說：

「請各位家長不要客氣，我只是做我應當做的事而已，只要能讓大家快樂，我就很滿意了。至於我是誰，那並不重要，請各位不要記掛在心。」

有人打算爲他照相留念，可是青年不知何時早已不見了。每個人都覺得像奇蹟一般，事情發生得實在太突然了，而這位青年又來無影去無蹤，似乎會變魔術一樣。

這位青年也曾出現在舉目無親的老年人面前。

老人一生勤奮不懈地工作，年輕的時候倒存了一些積蓄，可是却由於物價的變動，使得那些積蓄價值驟減，如今老了，僅能勉强餬口而已。

「我眞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四處旅遊，只要能有一次也就心滿意足了。可是這也不過是我的奢望而已。」

他每天都如此歎息着，日復一日。青年來到他的住處，對他說：

「老先生，這是旅行周遊券的整本票，另外這個是預定好旅館的收據，還有一筆零用錢。請儘情地去旅遊吧！」

當然，老人的臉上出現了不敢相信的表情。

「看來你並不像是信口開河的樣子，我非常感謝。可是我跟你素不相識，沒有理由接受這麼

厚重的禮物呀！」

「請一定要接受才好。你不妨把它想成這是應該享有的權利好了。因爲你一生認眞勤勉地工作，必須要有個最低限度的報償啊！」

老人感動地流着淚，高興極了。

「是嗎？我可以受之無愧嗎？那麼我就不客氣地接受了。這眞有如做夢一樣。如此一來，我也死而無憾了。你實在可以說是現代的救世主耶穌基督……」

「那裏，你太誇獎了，我只是一個平凡人而已。我所做的都是自認爲應該做的事。好，那我走了，希望你有一個愉快的旅行。」

青年在老年還沒有致謝完以前，便悄悄地回去了。

除此之外，青年還出現在許多地方。

他也出現在因交通事故而喪生者的遺族家裏，送給他們一筆錢。因爲肇事者逃逸，這些可憐的人無從要求賠償，生活正陷於困境中。

他也曾把那些準備賣到國外的古代美術品買回來，匿名捐給博物館。也曾出錢整修一些遺跡，使不致於崩毀。

同時，他還經常捐錢給經費拮据的育幼院以及造惠於人的公共設施，以免他們遭受關門大吉

的厄運。青年也投置大量資金給殘障機關，讓他們購入更多更便利的設施，造福人羣。凡此種種，眞是多得不勝枚舉。

承受過青年恩澤的人們，除了衷心感謝之外，還紛紛猜測他的來路。到底他是誰家的兒子呢？他家裏大概很富裕吧？還有，……。

可是，沒人知道他來自何處。他的錢都不留着自己用，只一味地爲世人付出。這種人太偉大了。他們認爲青年一定還會繼續他的善行的。

然而，繼續善行已不可能了。終於到了這種善行應該結束的時候了。最先注意到的是這位青年的上司，也就是稅捐處處長。他把青年叫到跟前說：

「你怎麼搞的啦？我深信你是脚踏實地的青年，因此提拔你位居金錢管理的重要地位，沒想到你有虧職守，發狂似地濫用公款。這是什麼意思？你到底用在什麼地方了？」

「事情是這樣的……」

青年據實以告。處長聽了大發雷霆，咆哮着說：

「反了，反了，眞是豈有此理！稅金是善良的國民信賴政府而繳出來的，就連議會或官廳也不能亂用，而你竟……」

「是不可以用的嗎？」

「那當然了，你的腦筋有毛病是不是？」

「您是不是說我精神錯亂，而其他的議員和公務員都是正直的？」

處長並不同答他這個問題。這一件重大的事如果不妥當加以處理是不行的。如果相關單位提出檢擧的話，痲煩可就大了。於是，他强迫地把青年當成瘋子而送他進入精神病院。

專利品

在一片廣大的原野中央，有人發現了奇妙的物體。長度有二公尺，外側堅靭，爲一種圓筒狀的金屬。這似乎不可能是有人故意丟棄於此偏僻地區，所以，發現的人都認爲是由空中落下來的。

可是，寫在物體表面，有點類似記號的東西，却沒有人看得懂，也沒有哪一個國家使用這樣的文字，因此，只能承認那也許是來自地球之外的東西。

於是，這物體被運往研究所，讓一羣有必死決心的學者們去研究。因爲這物體裏面，不知何時會出現何物，說不定還會爆炸呢！

研究學者們聚精會神地苦苦研究，終於打開了一端。裏面似乎裝着什麼東西。拉出來一看，原來是一張紙。當然，這張紙的組成材料，和地球上的紙並不相同，它是白色而且薄薄的。

看來像是一張圖，上面寫着許多註解文字。學者們端詳地研究着。有一個人便說了。

「看來好像是設計圖之類的東西呢！」

可是，誰也無法看懂，到底這是哪個星球的什麼設計圖，並非那麼容易就可以理解的。

另一方面，學者們也對物體本身加以研究調查。由其推進與誘導裝置看來，可以知道，並不是故意對準地球送過來的，很可能是在太空中遇到了什麼亂流之類的意外才掉下來的。

學者們覺得很在意，因此，便試着依照該設計圖做做看。這是謀求答案的一個好方法。進行過程並不容易，但是當製造完成之後，對文字的意思總算有了了解。不僅如此，就是對圖面的理解，也更加深了一層。因此，使得研究工作又有了進展。看起來，那像是一種電氣製品。

依其說明來看，這是一種快樂裝置。試作品終於在不久之後完成了。可是，他們尚沒有勇氣立即試用看看。對別個星球快樂的東西，對地球人說不定會帶來痛苦呢。於是，他們先對動物做多重實驗，到最後，總算有人志願當實驗品了。一切都依照着使用方法進行。

「怎麼樣？心情如何？」

周圍的人摒住呼吸觀察受驗者的變化。而那位躺在長椅狀裝置上的受驗者回答說：

「我現在的心情出奇的好，有說不出的快活，這是以前從來沒有感覺過的。電流由手通向頭部，再由頭部通往脚部，流來流去，產生一種微妙的痲木感。比一面聽音樂，一面享受着美酒佳

餚而陶醉在溫柔鄉裏還要舒服好幾倍哩！」

「看來好像對生命沒構成任何威脅的樣子。」

「啊，請不要拔下插頭，讓我多享受一下。」

「那可不行呢！」

受驗者被詳細地診察着，但是並未發現任何不良影響。那和痲藥類不一樣，並無任何有害的副作用。於是，接着又有幾人加以嚐試，他們也都說有着難以形容的快樂。

「原來是這麼一個東西。看來並沒有壞影響，那就可當新娛樂用品囉！」

「嗯，要怎麼處理好呢？」

「我看就大量生產，大量暢銷如何？既能帶給人們快樂，又能因此獲利，皆大歡喜，何樂而不爲呢？」

看來大家都無異議，同時，它的效果經過報導，公諸於世之後，羣衆們也高喊着要加以嘗試，氣勢磅礴，看來不製造也不行的了。

可是，忽然有人報告說，那圖面文章經過周詳地解讀之後，發現記載有「專利」字樣。

「這樣一來，可就不得任意製造啦！」

「可是，我們並不曉得這是哪一個行星的發明。乾脆就以地球人獨創的名義製造吧！只要不

寫專利就行了。」

每個人都贊成適當地製造，只要把設計和裝備稍加改變，效果既相同，就是有了糾紛也理直氣壯。

生產量不斷地在增加着。效果廣獲好評，所以也非常暢銷。製造者偶爾也會對無視於專利存在的態度感到不安，可是，由於價格高昂，獲利甚鉅，這也就足以讓不安拋到九宵雲外去了。

漸漸地，產品開始薄利多銷，普遍流傳了。管他什麼專利，早已不當成一回事兒啦。

日子一天天地過去。經過幾年之後，有一天，一座宇宙船降落在地球上。從裏面出現的宇宙船人，對周圍圍觀的地球人說：

「我是凱列星人。」

「歡迎光臨！地球人由衷地歡迎你來。」

「其實我來的目的不是別的，因爲我們運輸用的機器人有了故障，而把一張圖表丟失了。我認爲有可能掉在這兒，所以來找找看。」

地球人聽了，個個相顧失色。擔心的事終於降臨了，應當如何解釋才妥當呢？當初價格高昂，尚未普及的時候，或許可以敷衍裝蒜，然而，目前已經大量普及，想隱瞞也隱瞞不了的了。

於是，他們對這件事的處理有了兩種說法。有人認爲乾脆就敷衍到底，而另外的一種說法則

認爲應當致歉比較妥當，因爲據凱列星人的友好態度看來，只要坦白地向他解釋，必定能獲得諒解的。

有一個抱定決心要犧牲的人，被派爲代表與凱列星人交涉。

「事實上是這樣的，那張圖表的確流落到地球來，由於好奇心的驅使，我們便加以試作，實在是相當有意義的裝置。」

「喔，原來如此。可是，既然你們會製造的話，想必也就看得懂上面的文字了，在那圖面上不是寫有專利字樣嗎？你們這樣無視於它的存在而觸犯原則，也未免太……」

地球代表人低下頭來。他加以解釋說，打算以巨額的錢數補償外星人，不知是否可以獲得諒解。或者如果外星人不肯原諒的話，就只有任憑處置了。

那位代表畏怯地問：

「我們眞是罪該萬死，不知你將要如何處理呢？」

外星人質問說：

「到底你們流傳得多廣了呢？」

代表人告訴他，已經普及整個地球了，於是外星人回答說：

「既然已經普及了的話，我就不收取費用了，沒有關係的。」

「哇！那眞太感謝了，可是，這又爲什麼呢？」

凱列星人很出乎意料地回答說：

「這是一種星際之間的文明戰爭手法。那個裝置在別的星球裏，足以造成他們文明進步的停止。因爲嚐受到甜頭之後，就再也不想離開它而且如痴如狂地經常需要它，這麼一來，對別的事情也就不會顧到了。我們已經在幾個其他星球上做了試驗，這些星球的文明本來都遠遠凌駕我們之上，而今，他們的文明已經衰退，被我們趕過了。這的確是很有意義的裝置。不是嗎？」

充滿裝置設備的時代

早晨N氏在床上醒來，一由枕頭上抬起頭來的時候，掛在耳上的耳機狀小型說話機便低喃起來。

（您早！您的睡眠已十分足够了，能够精神飽滿地度過這一天！）

這個小型擴音器透過枕頭內的裝置引發聯絡而通知人們睡眠的程度爲何。一當有睡眠不足情況的時候，便會提示注意；或者在人們輾轉難眠之際，教導應該服用什麼藥品較好等等。的確是相當便利。這種東西的發明，恐怕古時候的人連做夢都不會想到的吧！

N氏與太太共進早餐，在吃着飯的當兒，耳機又細聲響起。

（咖啡喝那一些就好，接着請喝牛奶，乳酪麵包也要切細一點）。

原來，天花板上的電視攝影機乃是凝視着餐桌的，並且計算應該吸收的食量，再把結果以指示聲音傳達出來。

N氏遵從其指示而行事。他就是因爲一直遵循指示做事以致能有如此好的體格，同時身體相當健康。他既不會太胖也不會太瘦，營養經常維持着平衡狀況，內臟也一切正常。說來，這些裝置設備確是太便利了。這恐怕又是古時候的人連做夢都不會想到的吧！

吃完早餐，N氏便馬上到浴室去刷牙，然後再將一微小的裝置放入口中含五秒鐘。這個裝置是檢查口腔狀態的器具，可以查看細菌的有無或者是否蛀齒，以及酸性程度等等。

（你的口腔中沒有異狀）。

擴音機提出了報告。

刮過鬍鬚、洗過臉之後，N氏再拿起另外一個小型裝置，撫摩自己的頭，這個裝置便是「頭髮狀態檢查器」，如果一發現有異狀的話，便馬上會發出通知信號。它還能提醒人應該洗頭的時刻，而且指示使用適當的髮臘。由此種種，頭髮便可以經常保持着最優良的狀態。

N氏又進入厠所。這裏面也有裝置，可以分析排泄物，以便有任何變化時可以立刻通知。同時，既能調查消化狀況，也能提醒用餐上該注意的要點，而且，還可以告知是否應該服用藥物。就有如去醫院接受精密的檢查，並且接受指示一般。

剛開始不久，覺得一切都很不對勁，彆扭極了，不過，現在習慣之後，倒反而覺得非常省事了。如果有任何病症的話，可以早期發現，絕不致於有過慢的情形。而且，表面雖無異狀，有些

人却煩惱着可能也屬於某種病，這種現象一經使用調查裝置來測探的話，便不會有任何隱憂了。同時，可以免除飲用不必要的藥物。在所有可以使人增長壽命的裝置中，這倒可以算是數一數二的重要工具了。

無論如何，這確是太便利了，這種東西的發明，恐怕古時候的人連做夢都不會想到的吧！

N氏剛由厠所出來，電話鈴正好響了起來。

「喂，喂……」

他們彼此交談了一番。在電話機旁接續着一個小型設備，可以讓通話對方的名字與臉部相片顯現於銀幕上。

這個裝置可以憑對方說出的一句話；來分析聲音特色，再由記錄檔案中選出來，以指示出這個打電話來的人究竟是誰。只要在第一次打電話時說出自己的名字，則第二次以後，便可以僅僅說「喂喂」就好了。既簡單又正確，而且節約時間，同時也不可能發生模仿聲音之類的欺詐案。

已經到了該上班的時間了，N氏便用自動擦拭機來將衣服乾淨，再使用領帶選擇器依照當天的氣候與衣服選擇配合得當的領帶。然後，遺忘物檢查器便開始全身檢查起來。

N氏正要出門，太太便跟他說：

「收據保存器有了故障，煩你上班順便帶去街上修理，好吧？」

構相當精巧。這種超微粒膠卷，也可以被採用來當法庭中的證據。

那是保存着經過攝影而成爲超微粒膠卷的收據之裝備。外型相當微小，可以將文件分類，結構相當精巧。這種超微粒膠卷，也可以被採用來當法庭中的證據。

以前往往付過物款之後，忘了取收據或者經常丟失以致引起紛爭的現象，自從這個裝置出現以來，一切都免除了。的確是太方便啦！這大概又是古時候的人連做夢都不會想到的吧！

他太太把這個小型裝備交給他之後說：

「對了，昨天拿去修理的關門確知裝置，今天下午應該可以修好才對，請你下班後順便去拿回來吧！」

他太太所講的便是在外出或臨睡前，用來確知門窗是否關妥的裝置。有了它以後，再不會發生忘了關門而遭小偷潛入的情形；也不會再有雖然關了門，却又不能確定，必須由床上爬起來，去檢查一遍的必要。

的確太便利了，這種東西的發明，恐怕也是古時候的人連做夢都不會想到的吧！不過也因爲方便，所以一有了故障就必須立刻拿去修理才行。

太太送了N氏出門之後，便使用萬能故障發現器來全面檢查家中的所有裝置。只要裝置稍爲有了故障的趨向，發現器便會產生聲音以提醒要準備修理。

要是有了必須修理的裝備的話，太太一定會在第二天N氏將上班之時託他帶去修理。這已成

了每日的例行工作了。

N氏帶了應該修理的裝備，在上班途中經過百貨店時就會拿到修理部門去檢修。由於這一類裝備構造精巧而且複雜，所以一般外行人不可能利用假日的閒暇來加以修理。畢竟，這種商品太專門化了些。如果技術不佳而却亂修的話，反而壞事。無論如何，修理的工作必須要交給專家才是應該的。

大部分的用品都保證可以用三年，絕對不會發生故障，而事實上，也的確如此。甚至還有買了之後使用五年以上還沒有故障過的。積了五年下來，物品可眞多了，種種合計起來，家中所用的裝置已有了一千種以上。也因此，一旦產生故障的話，麻煩可就多了。

由於裝備太多，每天裏至少有一件或兩件會損壞，也因此，每天必得在出門上班時順便拿一兩件去修理，下班後再拿回來，等於變成了例行公事，所花的費用也逐日增多。

原本認爲方便異常的發明，因爲修理費的支出太大，於是唯有在這個時候，N氏才會在心中吶喊着：什麼便利？這簡直又是古時候的人連做夢都不會想到的吧！

祈願的小槌

有一位學者帶着兩名助手，到深山裏去。他專門研究歷史，認爲這一帶一定曾有過村落存在，所以來調查看看。

他四下張望，發現了一塊像崩裂過的牆壁的石頭。

「哇，好啊，果然有住過人的形跡。我們把這附近挖掘看看，說不定能發現什麼。」

學者命令一下，兩位助手立刻遵辦。不久，又發現一些飲食用具以及其他成套器具之類的碎片，於是精神爲之一振，再努力地挖掘。

忽然，一位助手叫了起來。

「老師，我發現了這個東西！這會是什麼呢？」

那個東西有點重，柄短短的，形狀像鐵槌。學者接過來，拿在手上端詳許久。

「嗯，眞是罕見的東西，不像是日常用品。」

他把污泥揩拭掉，露出了黃金色的表面。看起來是有點神秘感，可是仍然看不出是什麼東西。學者若無其事地搖動它，精神很集中地喃喃自語：

「我眞希望能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話未說完，腦海裏馬上浮出好像有人在回答的聲音，說（這是祈願的小槌）。

學者聽了，就對兩位助手說：

「我知道了，這是一支祈願的小槌。就好像神話故事中一樣，想要什麼或想怎樣的時候，只要跟它一說，馬上能達成願望的。」

助手們覺得不可思議，他們難以相信這種東西會在眞實生活中出現。

「眞的嗎？老師怎麼知道呢？爲什麼這樣肯定呢？」

「是眞是假，我們來試一試就知道了。嗯…，要叫他變什麼出來好呢？」

「變酒出來好不好？如果是眞的，就可以立刻舉杯慶祝了！」

學者點點頭，一邊搖動小槌，一邊將精神集中，腦中想像着威士忌的模樣，然後說：

「我想要威士忌，請變出上乘的威士忌來！」

話才剛剛說完，便立刻出現了威士忌。助手們看了都非常吃驚。

「哇，這可是眞品哩！」

「我們喝看看吧，這是否爲我們的幻覺，只要一喝便知道了。」

於是每個人均交杯而飲。酒的味道香醇，加上酒精使喉嚨產生快適的刺激感，不久之後，他們都有了醉意。

一位助手說：

「哇，眞爽快呀，這酒是眞的，那麼這小槌也是眞的了！」

「嗯，依照理論上來說，應該如此沒錯！」

學者點着頭說。接着另一位助手又喊了起來。

「嘿，太稀奇了！這不就像夢一樣嗎？能不能讓我用一下呢？我以前就一直希望能有運動車，還有遊艇，還有…」

「不，等一下，別急！在這種深山裏，根本用不上那些東西，我們必須先冷靜考慮一下比較需要的優先。」

「那麼先從什麼開始呢？」

「嗯。這種祈願小槌應該是什麼都能變出才對，不過，如果不小心遺失了的話，可就太可惜了，所以，我看最好先要它再變一支相同的槌子出來吧！」

學者於是在心中想着這個願望，然後揮動小槌，果然又出現了一支。這支新的小槌交給助手

，而助手又變出另一支新的來。

現在三個人都各持着一支小槌了。變出來的小槌也同樣具有與原來那支相同的功能。當然，外表也完全一樣。

他們每揮動一次小槌，小槌的數目就又增加了。

「爲了預防萬一，還需要再多一支比較好……」

「這眞是有趣又奇妙的事啊！」

「嗯，眞是難以相信，不過，我覺得像這種稀罕的東西，應該只有自己擁有，才會更顯出它的價值，所謂物以稀爲貴，因此，如果變太多支出來，恐怕就失去意義了呢！」

「那麼，我們是不是可以再發揮一下它的威力，讓小槌變不見呢？」

「不，這樣未免太濫用它的威力了！而話又說回來，獨樂不如衆樂，多變一些出來讓大家享用，也是一件造福大衆的善事呢！」

「唔，說的也是。」

於是，三人均熱衷地讓數目增加。一些路過的登山者看到了，都羨慕地跑來圍觀，同時這項消息也就不逕而走，到處流傳。都市裏的人都來探一探究竟。有不少人向他們提出要求。

「能不能轉讓一支給我呢？要多少錢我都付。」

「濫用金錢又算什麼呢？這種小槌，一支在手的話，要多少就會有多少的。」

「那麼，今後你有什麼打算呢？」

「如果我只以個人利益爲目的的話，就不會變出這麼多支來了。我希望能因此而造福社會。如果大家都能以正當方法加以使用的話，則所有一切不必要的紛擾就都可以避免了。」

「哇，這想法太偉大了。你的意思是說，願意公開了？」

因此，有相當多支增加出來的小槌被運往大都市。

這些祈願小槌分發給經過審查而合格的人，每個人都分別要求了他們的願望。

助手希望有一輛運動車，另外有人希望要電子計算機，也有人要大鑽石，或者希望能有完善設備的醫院等等。其實，希望有完備醫院的人，倒不如祈求健康要來得經濟實惠。而且祈求大鑽石的人也未免虛榮了一點，可是，這乃是人之常情，原本無可厚非。

照理說，這些祈願應該都會一一出現才對，可是，居然沒有一個願望能夠達成的。不，說正確一點的話，是有一張紙出現，每個人搖動小槌的結果，都是出現一張紙。

紙上面寫着字，學者仔細研究一下，把它譯爲現代語的話，意義如下：

（小槌所具有的魔力次數已經終了，長久以來，承蒙使用，相信必定有所助益吧！）

每個人看了，面面相對，許久說不出話來。他們就是再怎麼用力揮動小槌，也沒有任何東西

出現。於是大家才想起，這一定是在不斷地增加小槌之際，把權利都用盡了。

精粹小組

K公司是一家規模相當大的企業，所以新進人員的數目也非常多。公司裏對這些人，早在進入公司前就已測驗過了，但是，最近又精密地檢查了一次體格與個性。有關智能方面，也召請了專家來詳細調查。

新職員們都認爲這是一種分階級的能力測驗，因此很緊張地等待結果的揭曉。

不久，有四位優異者的名單被發表出來，那些榜上無名者都非常失望，以羡慕的眼光投視著四位上榜人。

上司把這四個人叫去，向他們宣佈說：

「你們四個人，由各方面來說，都是衆所公認的優秀人材，也就是我們公司的精英。因此，公司有意將你們安排在最重要的部門。」

這倒不是一件壞事。四個人似乎有點受寵若驚。

「這眞是我們的莫大榮幸，我們一定竭盡心智，努力而爲。」

「薪水與獎金都是相當多的，同時你們如果有任何要求也儘可以隨時提出來，需用錢的時候，也請儘管用，絕不必顧慮到應否節省的問題。」

「那太感謝了，這到底是什麼任務呢？我們躍躍欲試哩，請儘快賦予我們任務吧！」

「什麼事也不用做！就是這麼一個任務。有關公司生產方面的事，一概不能參與。」

這眞是令人難以置信之事，每個人都覺得不可思議地質問說：

「這是哪一門子的玩笑啊？」

「這並不是開玩笑，而是公司的命令，如果你們不願意接受的話，也就只有請便了。」

的確是奇異的命令，但是也總不能因不做此事而辭職啊！所以四個人便遵命行事了。

上司的命令並非謊話。在一處氣候良好的海岸，K公司擁有一棟海濱別墅，專門供給位居要職者使用。他們四人被送往該處生活。裏面有管理人員，專門替他們打雜，也就是說，他們四人連鎖碎事都可以不用做。

但是，成天無所事事的話，實在於心不安，尤其一當想到其他同事們都勤奮地在工作著，而自己却遠僻在海邊享受奢華的生活時，便不禁感到有點對不起同事們。

他們提出申請，希望能研究企業方面的工作，可是管理人轉達上級的意思說不可以，而且這

一類的書都不能看。可是，如果說是小說或漫畫之類的書，則無論多少都可以買來給他們看。

四個人沒有辦法，只好以釣魚或做一些柔軟體操來打發時間。可是，這也未免太無聊了，一點刺激也沒有。他們於是想到要玩撲克牌、下棋、圍棋等活動，而戰戰兢兢地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情，再向管理人提出申請。這一次管理人倒是沒有反對，馬上就送來了道具。此外，他們四人要求請一位圍棋老師，也被允許照辦。

也許是一種無事可做的不滿，也許是對太空閒的抗議，使得他們在一種奇妙的氣氛下，開始刻意地計劃一些遊戲的花樣了。於是四個人又申請要麻將用具、要飲料、要美酒、要豐盛的大餐。這些無論什麼都獲得照准。

他們連續打了一個月的麻將，終於厭煩了。而高級酒雖然應有盡有，喝得很痛快，可是事實上，他們並沒什麼酒量，所以也都喝怕了。

所謂的任務依然沒有要交付下來的趨勢，目前的命令就是要他們仍然維持原狀。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我們又爲什麼會落得這種地步呢？」

「不知道哇，眞的是不知道哪！」

四個人接著又任意地要求各種屬於吃喝玩樂之類的東西。既要撞球台，又要彈子台，而且還要求做游泳池，做射箭的道具與靶場，以及許多體操用具。這些要求，上級也都照准。

世界上所有的遊戲器具都已齊備了。他們四個人對每一種遊戲也都相當精通了。不久，他們習慣於此種生活再也不會焦急不安了。像這麼優越的環境那裏去找呢？這麼特殊的身份那裏有呢？他們下定決心，要快快樂樂，心安理得地享用一切。

他們奉命不准結婚，但是可以自由地和女子出遊，而且只要提出申請，就會送來自己希望的那一種類型。這等於是古時候的王侯貴族或者大富翁的生活嘛！

「我們這一生，是否就如此生活下去呀？」

「我們每天倒是過得很愜意，可是，難道沒有更好玩的遊戲了嗎？我對這些現有的遊戲已經感到厭膩了。」

「嗯，的確如此，要是能够有其他更愉快的方式來打發時間的話，那日子豈不是過得更有意義嗎？」

四個人隨意躺著，在遊戲後的閒暇中談及這個問題。

他們像這樣的生活，已經持續了好幾年。每個人都對期待命令一事感到死心了，因此一味地遊玩。

終於有一天，他們發明出一種玩意兒很新穎的遊戲。那就是在地面上畫出複雜的圖形，以人當作象棋中的馬，再利用球一起玩的遊戲。這種遊戲充分混合了運動與知識以及賭注的長處，也

是積長久以來的遊戲經驗而發明出來的。他們四個人總算有了新鮮項目可以玩，因此興高采烈。

這時，很難得地，總公司派了一位要員來了。

「你們總算做到了。管理人來報告，所以我急忙趕來的。」

「你說做到了什麼哇？我們什麼也沒做到呀！成天儘是在玩而已。」

「不，你們這種新發明的遊戲，不就是嗎？你們已經爲公司創造了新的遊戲花樣啦！這就是我們公司的目的。」

四個人聽了，都很不滿地抱怨說：

「既然這樣的話，那麼從一開始便告訴我們，不就行了嗎？」

「不，這樣是不行的！目前的運動與遊樂，幾乎全都是十九世紀以前的產物，而今天這個時代，卻是相當需求新型遊戲的；可是，人們孜孜鑽營，缺少創造的靈感與精神上的餘裕，所以根本不可能產生。所謂有趣的遊戲，並不見得挖空心思就能製造出來的，而且，淺薄的想法也是無法使其發揚光大的。」

「有這種事嗎？」

「是的。腦子裏沒有生活上的煩擾，思考力才能專一而抵達某一種境界。貴族都是源自大富翁，不是嗎？因此，把你們這些優秀的青年才俊，放置於古時候有閒有錢人的環境裏，便足以創

造出優異的新構想了，我們公司正是在等待這個新構想產生的一天。你們總算做到了。對於將來必定產生的休閒消遣問題，我們公司已經搶先地企業化了，到時候一定能夠獲得莫大利益的。你們四個人是公司的大功臣，所以，只要你們提出願望，任何報酬都可以付給你們的。請不必客氣，儘管說好了。」

四個人吞吞吐吐，後來不約而同地說：

「如果可能的話，拜託請讓我們恢復普通的職員身份，做一般正常而平凡的工作。因爲我們認爲還是那樣最有意義。至於叫我們天天遊手好閒地玩嘛，對不起，實在領教够了。」

黃昏的活動

每天傍晚一到，他就會出現在街上的任何一個地方。有時候是出現在街角，有時候出現在商店前面。今天則來到一個住宅區前面。

在他出現之前，大家都會預先知道。因爲他會大聲亂吼。如果仔細聽的話，有點像在唱歌，可是音高的時候就像在狂嘯一樣，而當音低之時，却又像濁水在往河中流一般。所以也不能說他是在唱歌，倒不如說這是嗓音還來得恰當些。

他那種像歌的聲音，不知道是自己脚步不願意配合，或者配合不上，總之，他的足音會不規則地作響。也因此，大家都知道他已經接近了。

只要一聽到他的聲音，任何人都會立刻緊張地躲起來。就是在庭院裏遊戲的三、四歲小孩子們，也會趕快躲進家裏去。

在街上行走的人，會要求附近的人家讓他進去避一避，屋子裏的人，雖然不認識這些行人，

却也會很好心地讓他們進去。

此外，對於重聽的老人以及視力差的人，大家都會熱心地伸出援手，帶他們到安全的地方去。每戶人家的大門都上了鎖，窗簾也都一一拉上。

整條大街頓時人煙絕跡，變得一片寧靜。接著，他步履蹣跚，搖搖幌幌地走來了。大聲吠叫著的狗看到他之後，立刻發出悲鳴聲，掉頭而逃。

他戴着一付黑眼鏡，頭上一頂豪華漂亮的帽子歪歪斜斜地帶著，讓人覺得有點討厭，身上穿的則是不整齊的衣服。他一面走，一面不時地搖擺手腕，大聲叫嚷著說：

「喂！你們這些人哪！我是偉大的人物啊！大家都快出來見我！」

可是，一點回聲也沒有。每個人都摒住氣息地期待他及早走過。他們從門縫裏或者窗簾下方不斷地偷看，畏畏怯怯地祈禱他能够不搗蛋地快點走開。

對於他的呼喊，當然不會有人出來回答的，因爲他是機器人。他以堅刄的金屬製成，不容易損毀，人們也不會與他對話。

這個機器人終於走到一間房子前面停住了。無論再怎麼禱告，他還是來了。總會有幾家運氣不好的，必須被他碰上。

機器人敲起門來，並且用令人討厭的聲音叫嚷起來。

「喂！我想要錢，快拿來給我！」

眞是豈有此理，太不像話了。裏面的人沒有回答，於是他叫嚷得更大聲了。

「我說我要錢，聽到沒有？快拿出來給我！混蛋！」

他越罵越難聽，同時也敲門敲得越激烈，簡直快把門敲破了。裏面的人沒有辦法，只好把錢給他。他們不敢打開門親自拿給他，所以只好從門下面的縫隙中丟給他。

機械人拾起來，一面呈現他的醜態，一面邁開脚步走了起來。

「什麼？只這麼一點點啊？不過，總算給了，謝啦！」

他一走開後，剛才那一家人才鬆了一大口氣。可是，他又往別家去了。機器人連續向幾戶人家要了錢之後，來到一家賣酒的商店面前，開始大叫起來。

「喂！我要喝酒，我有的是錢，我是客人哪！」

附近並沒有酒店，也沒有酒廊或餐館，但是他認爲沒有區別，只要有一家商店賣酒也就行了。

最後，屋子裏的人還是乖乖地把酒遞給了他。因爲，與其拒絕他，而讓他毀壞房屋，那還不如聽他的。此外，他們雖然獲利不多，却也不敢多發牢騷，否則，機器人如果轉回頭的話，又不知道會做出什麼事呢！

機械人喝下酒之後，開始又嚷叫起來了。走路搖幌不已，東倒西歪，而且每亂撞一下，街旁的房子或多或少都受到了損毀。

「這些人眞沒出息，膽小如鼠！」

他好像很愉快的樣子，到最後，由口中吐出了一大堆髒東西。那並不是他所喝下去的酒，而是具有令人厭惡味道，而且顏色奇妙的東西，到處飛散。然後，他隨便躺在街旁，亂吼著讓人聽不懂的話。

這時，剛才那些躲在屋子裏發抖的人，再也忍不住了，因此，一個個跑出來。他們認爲苟且偷安實在是羞恥的事，每人都深切地感覺到了。

不過，這裏面的大人很少。這些人大半都是十來歲的純眞小孩子。其中也有女孩子，也有十歲以下的兒童。他們每個人手上都拿著自己專用的武器，有的是彈弓，有的是長棍。每個人臉上都充滿著憤怒與憎惡的表情。

「打死他！」

「不要放過他！」

他們用各種東西丟機器人，有的用破碗的碎片，有的用空瓶子，有的則丟積木或粘土等等。

這時，機器人幌幌蕩蕩地站起來，蹣跚地走著路。

「看我們的厲害！」

在小孩子們的嘲笑聲下，機器人很快地便開溜了。

於是，一切告了個段落。不久之後，大地便恢復了平靜，夜幕下垂，萬家燈火。

這一連串發生的事，都是遊戲。機器人一開始便被製造出來，當惡勢力的象徵，每天傍晚出現在街頭。對這個極其平穩的社會來說，這是娛樂的一種。

但是，這也不盡然全爲娛樂。其費用是相當大的哩，也就是說，必須把對小孩子們的教育效果也加進去計算，讓它有形地呈現出來。

大家通力合作，驅除破壞社會秩序的敗類和被大衆公認爲憎惡的人，這就是一個典範。在這些遊戲中，小孩子們無形中受到啓示，增加新知，獲益非淺。同時，協力追趕惡勢力成功之後，可以感到無上的痛快。

另一方面，小孩子能分辨善惡，誰也不願意當社會敗類，長大以後，自會循規蹈矩，眞正做個脚踏實地的國民了。

免費的電話

望著牆壁上的月曆，N氏好像想起了什麼似地，喃喃自語說：

「啊，對啦！應該已經到了他朋友還錢的時候了呀！」

大約在半年以前，N氏借給朋友一筆錢，那位朋友向他借錢的時候，曾經聲淚齊下地哭著說，商店的經營資金不足，所以想借錢周轉一下，當時並講好必定會連本帶利一起送還的。

拿出借據一看，期限已經過了三天，可是對方至今不但尚未歸還借款，甚至連任何聯絡都沒有。

N氏生氣了，這個人眞沒有信用。必須來向他發發牢騷，催促一下才行。打個電話給他吧！

他拿起桌上的電話，正想撥號，忽然想了一想，又放下話筒，決定使用房間角落那一座漂亮的電話機。

那一架電話機放在銀色的四方型盒子上面，外形和普通的電話機沒有兩樣，可是上面畫著黃

色的花朵和白色的蝴蝶，以及藍色的星星。看起來就有點像小孩子的玩具。

N氏撥了號碼，等上好一會兒，對方才出來。

「喂，喂，是我！」

N氏報上名之後，對方好像非常惶恐地回答說：

「啊！眞是抱歉，眞是抱歉！我實在不知應該從何解釋起才好………」

儘是講一些沒有意義的話，想拖延時間。看來對方的腦筋似乎在焦急地思考著什麼好聽的奉承話，要來討好自已的樣子。

這時候，電話筒裏傳出來既不是N氏的聲音，也不是對方的聲音，那是第三者，一位年輕女子所發出具有魅力的嬌嬌聲。

（這個電話的電話費，完全由巴普公司負擔，請不用客氣，慢慢地講，輕鬆地談話。只是，請讓我們能在途中挿播廣告。）

銀色盒子上的漂亮電話機就是這麼一回事。巴普廣告公司是一家新開幕的廣告媒介，由於聽電話者一定會聽到其中所廣告的一切，所以效果就像他們原先所預期的那樣好。

前幾天，廣告公司的人來找N氏，希望能够將這座電話機放置在此，N氏認爲既不必花錢，也沒有任何損失，所以就答應了。

於是，這一次N氏就利用此座電話試試看。他心裏覺得向別人討債的時候，使用普通需要電話費的電話，實在有點不智。

當廣告聲音播完之後，N氏言歸正傳地說：

「喂！你到底還不還錢啊？期限已經過了呀！你不是很明確地約定過的嗎？」

「………」

「喂，你講話啊！你有沒有在聽哪？你聽到了沒有？」

N氏想繼續說下去，可是他的話不得不被打斷，因爲廣告聲音又開始了。

（如果聽不到，需要助聽器的話，請選購品質優秀的青光電器製品。青光電器製品由低音到高音，均能自由調整而且外型超小，携帶方便。）

廣告聲音過去之後，對方總畏畏縮縮地開始辯解說：

「當…當…當然，我並沒有忘記借錢的事，那些錢我全用來改裝店面，可是，經營成果並不如預算一樣如意，這實在是人算不如天算……」

他要繼續接下去講，可是廣告又挿播了進來。

（如果想要洽商買賣，請利用馬琪經商服務公司。無論橱窗裝飾，或者商品陳列，甚或勞務管理，他們都能爲您出好主意。他們構想新穎，足以讓貴公司營業欣欣向榮，月月盈餘。）

廣告時間大約有三十秒鐘，結束之後，N氏便對著話筒，提高聲音，並且加强語氣說：

「你做事太不負責任了，敷衍塞責，而且自己的事一點計劃也沒有，實在不像話哪！」

「是，是，眞對不起！我眞該死！」

「你可不能想要惡性倒債呀！我已經有了心理準備，如果你太過份的話，我也會對你不客氣囉！」

廣告又開始了。

（如果你想到要用槍的話，請到拿古運動器材行來。這裏的獵槍是世界一流的，樣式應有盡有……）

對方顫抖地回答說：

「拜託你能幫我一個忙。你要生氣也是難怪的，可是，請你能再寬限一段時間。因爲最近小兒有了鍾情的對象，極欲結婚，我不能不爲他張羅準備一番。」

廣告聲音又出現了。

（結婚儀式請到賈拉克西會館擧行，這裏有高級豪華的氣派，而且價格也能配合您的預算。）

N氏接著說：

「喔，這件事我倒是不知道。如果令郞眞的要結婚的話，我就不勉强你了。可是，即使如此

，你也應該在還債期限未到以前跟我聯絡，說明一下啊！」

廣告聲音又插播進來。

（如果你送禮物給人的話，任何人都會歡迎的，請選購香味公司的糖果與點心，這是最適合的隨身禮品。）

對方不住地道歉，並且解釋說：

「是的，是的，照道理說，我是應該如此的，可是最近身體不適，也許是上了年紀的關係，肩膀時時酸痛，而且容易感覺疲勞……」

他的話又被中斷了，這一次插播的是廣告歌曲。

（消除疲勞，肩膀酸痛，請服一粒克補。克補是綜合營養劑，每一粒裏面都有使您充滿活力與青春氣息的成分……）

講了這一番話之後，N氏的心境比較緩和了一些，但是氣仍未消。

「你如果因爲身體不適，無法外出的話，也應該打個電話或者寫封信給我，交待一聲啊！做事情必須要負責到底才行吶！你處理事情應該得再積極些啊！」

N氏爲債主，所以講話理直氣壯，想怎麼說就怎麼說。可是對方理屈，只有一面哭泣著一面挨罵的份。

「我也曾試圖積極振作起來，可是經營太慘澹了。請你能夠體諒我的苦衷，社會是個險惡的大戰場呀！假如政府對中小企業能夠稍加輔導的話就好了！」

這時候，廣告聲音又插播進來了。這一次是粗壯的男人聲音，他反覆地喊了幾次自己的姓名之後，說：

（為了促進社會的繁榮與進步，我這一次報名出來競選，敬請各位親愛的父老兄弟姊妹們，多多支持，多多幫忙，惠賜您神聖的一票，拜託，拜託！）

回家的時間

N氏在夜深人靜時才回到家。已經快十二點了，他從來沒有這麼晚歸的。每天公司裏的事一做完，便立刻提起公事包往家裏跑，差不多六點左右，便已到家了。

他戰戰兢兢地按下大門的門鈴。門鈴響了很久，可是一直沒人出來。後來，總算從裏面傳來他太太不開心的回答聲音。

「是誰呀？這麼晚了來按門鈴，不太好意思吧？」

語氣似乎不太高興，N氏以惶恐的聲音說：

「是我啊！妳的先生吶！我回來太晚，真不應該。因為我臨時脫不了身才晚歸的。請快開門，讓我進去吧！」

「我才不管呢！我先生才不會這麼晚回來呢！所以，這麼晚回家的人，不會是我們家裏的人的！」

她明明知道，却不加理睬，絲毫不賣人情。N氏費盡心思地解釋、道歉，又哭着請求她，好不容易才開門讓他進去。太太面無表情地不說一句話。

N氏進門之後，鬆了一口氣，放心地問：

「有沒有可以吃的東西呀？我好餓喔！」

「我不知道。現在才回來，到底你做了什麼事？不從實招來的話，我就不理你。」

太太的態度很强硬。N氏沒有辦法，想了一下，編了一套好理由。

「是這樣的，我在回家的路上碰到了學生時代的朋友，以前受過他的照顧，他要我奉陪聊天，我總不能拒絕，因此就跟他去了。你不分清紅皂白就對我生氣，不開門讓我進來，實在不應該呀！」

可是，他太太瞪着大眼睛說：

「騙人！你如果眞的陪他去閒聊吃飯，怎麼回來以後還會喊餓呢？那個朋友是誰？我打電話問問看，就可以知道了。」

「這……」

「你看！馬脚露出來了吧？你身上還有女人味道呢！你去風流了吧？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我要回娘家去，並且要辦理離婚手續……」

他太太吃醋了，講話聲音越來越高，N氏自覺理屈，看來是騙不過她啦！只好告訴她眞相。

於是他臉上浮過一陣痛苦的表情，開始說出原委。

「好吧！我坦白地告訴妳眞相，這是我一直不便告訴妳，而隱瞞着的。這是極爲機密的事，所以，妳千萬不可以對旁人說及，好嗎？」

「什麼事嘛？別裝模作樣了，好吧，好吧，我不說出來就是了。你說吧！」

「其實，我每天上班的公司，外表上看來，只不過是一個小貿易公司而已，但來，事實上是一個情報機關。所以，我是一個秘密的情報人員……」

N氏向太太說出一切眞相。本來是不應該說的，可是，不說的話，太太又吵又鬧，看來就要釀成家庭風波了，只好一五一十地向太太解釋。

N氏外表只不過是一個極其平凡的人，可是他具有解譯暗號的才能。每天上班之後，他就走進自己負責的資料室裏，按下桌上的按扭。這時候，牆壁會分開來，出現電子計算機。他的工作就是利用電子計算機，做解譯工作。幾乎每個國家的暗號他都能解譯出來。

可是，身爲秘密情報部門的一員，普通必須僞裝得就像平凡的職員一樣，絲毫不可洩露身份。因此，N氏遵守着規定，一直僞裝本身身份，從不爲外人所知。

他的太太就這樣，不知道他的眞正身份。附近的鄰居們也都認爲他只是一個平凡善良的公司

職員而已。

可是，他的身份仍然瞞不過外國間諜。今天傍晚，當N氏像往常一樣，下班後，走出公司之時，一位女間諜便追踪他，然後走到無人之處時，便從後面用槍抵住N氏腹背，並且說：

「請你不要聲張，乖乖地跟我來。」

於是，N氏被帶上預先準備好的座車裏，載往敵方駐在此地的聯絡處。那位女子是某國的間諜，她脅迫N氏告訴她，對自己國家的暗號能解譯到什麼程度。

但是，N氏寧死不屈，對方再怎麼要脅，他都是硬骨頭一個，絕不妥協。因此，那位女子焦急起來了。

N氏把握時機，趁對方稍一疏忽，立刻奪過手槍，並且殺了一個人，再叫其他的黨羽舉起手來。他很快地與情報部的隊員聯絡，然後把善後留給他們去處理。

事情告一段落之後，總算能回家了。

「……就是這麼一回事。所以，我半路上無法與妳聯絡電話。希望妳能體諒才是。」

N氏把實際經過情形詳細地告訴太太，可是他太太大笑起來。

「哈哈哈，我真沒有想到，你這麼會說故事。你一定是間諜小說看得太多了，像在愚弄人一樣！」

「我說的是眞話呀！」

「我會相信的話才怪！你有證據嗎？」

「這個嘛……」

N氏無話可說。表面上他是徹徹底底的普通公司職員，當然不會有秘密情報人員的證明書。而且，即使叫太太去問上司，上司也絕不會回答說「是」的。這是徹底機密的機關。

太太看到他爲難的樣子便說了：

「你看吧！說不出話來了吧！你與其編造那些沒根據的謊言騙我，還不如從實招來。只要你答應我不再犯第二次的話，我就原諒你。」

這個情勢實在非常不利，N氏只好決定這樣做了。

「的確就像妳所說，我欺騙不了妳的，妳往往立刻就能識破。今天我確實是受到別的女人邀請而一起去玩的，不過，我並沒有做對不起妳的事，請妳原諒。」

N氏低下頭來，他的太太這才覺得滿意了。

「是嘛，我也知道你絕對不會做對不起我的事。下次可別再夜遊不歸了喔！而且，以後也絕對不要再講那些什麼情報人員之類的話了。讓別人聽了，還以爲你是神經有問題呢！」

事實上，N氏的確是超羣而傑出的情報人員，可是一回到家裏，便身價大貶，只不過是一個

平凡的丈夫而已。

有助益的建議

有一天晚上，宇宙人出現在某大國元首的房間裏。

元首面對着桌子，想事情想得正出神，忽然覺得似乎有點不對勁而回頭一看。這可把他嚇得差點喪膽。因爲站在他旁邊的宇宙人，只有小孩子一樣大小，頭部呈細長的三角形，綠色而發出亮光。

「哇！你是誰啊？」

「我是從伊魯星來的宇宙人。」

「喔，原來是宇宙人，嚇了我一跳。不過，這會不會是我太疲倦所產生的幻覺呢？或者是哪一個人在惡作劇吧？」

「這也難怪你不相信，不過，你可以摸摸看。同時這也不是惡作劇，因爲，如果是普通人的話，怎麼可能瞞過警衞的耳目，進到這兒來呢？」

元首用手摸摸對方，覺得有微溫感，同時，光光滑滑的，非常奇怪。他點點頭說：

「嗯，的確是眞實的形體，那麼，你老遠地來到這裏，有什麼目的呢?」

「我是乘坐你們所稱的飛碟，越過宇宙的廣濶空間而來的，我着陸在這個建築物上方。由於我的飛碟上裝有雷達偵測不出的設備，所以誰也沒有發覺到。我來的目的，不用說，當然是友好的。」

「喔，原來如此，那我就安心了。我們當然也極力贊成與別的星球保持友好關係。可是，地球本身，目前仍然存在着許多棘手的問題……」

元首講到這裏，臉上出現了煩惱的表情。外星人聽了，點點頭說：

「我可以想像得到。我在着陸以前也曾經觀察過。地球上好像有敵對勢力存在着，由這一點來說，對我們也構成煩惱的。因爲，如果地球內部不統一的話，那麼，即使有些國家願意和我們保持友好關係，其他的國家却不見得會如此，這樣一來，星際關係就不能進行得圓滿了。」

「想起來實在慚愧。我就是這樣，才每天困惱不已的。剛才你的出現，我本以爲是幻覺，這也是由於太疲倦的緣故。可是，我認爲這種不統一現象，應該會持續下去，不可能改變的吧!」

「爲什麼呢?」

「因爲國力强弱不均，差距太大了。要是我國能够稍爲富强一點，而別國，也就是與我們敵

對的國家能弱一點的話就好了……」

元首感到遺憾似地說。他認爲宇宙人好不容易地來到，自己就不應該坐失與外星人締結友好關係的良機。

宇宙人鼓勵他不要失望，並且提出一個建議。

「請你不用灰心，我絕不會撒手不管的。如果就這樣回去的話，未免太沒意義了。我願意助你達成願望。」

「喔，據你這麼說，是打算要如何做呢?」

「是這樣的，我們的科學還蠻精進的，所以我打算利用這一點幫助你，也就是說，要讓你的敵對國家衰弱一點。」

「你是說……」

「我現在手中所拿的，是具有絕對防禦性能的裝置的圖，外形就像高高的天線一樣，可是，只要把它一矗立起來，則任何東西都無法通過它所架出來的空間。」

「喔，是這樣啊?」

「換句話說，這是一種張在高空中，肉眼所看不見的堅强布幕。你可以把它架在國境上。如此一來，無論噴射機或者飛彈，都無法入侵的。」

元首聽了伊魯星人的話以後，高興極了。

「哇，那太好了。這樣一來，再怎麼强的敵國，也能和他們交涉了。不久之後，世界也將能統一啦！」

「是的。那麼，這個設計圖交給你，請儘快地加以生產，儘快使用。地球上到處有着所謂的間諜這種人，如果你行動太慢的話，就有被敵人知悉秘密的可能。再說，我也不能在這裏呆太久。」

「好的，我明白。」

「另外，有關我的事，請你別公開出來，以免外星人介入，造成更大的混亂。如果能够等到統一之後再發表的話，大家就可以比較冷靜地接受事實。」

「嗯，好的。」

於是，元首立刻召開最高階層的秘密會議。大家都沒有反對，因爲這可以促進國家的利益，而且，如果能因此而與其他星球締結友好關係的話，對地球也是有益的。

他們儘快地加以試作並利用，發現的確任何兵器均能防止。這樣一來可就安全了，於是大量生產。

接着，因爲有了絕對的自信，所以開始向他國提出强硬的交涉。可是，對他國來講，覺得提

出來的要求等於是强迫性的，所以他們態度家也很强硬，雙方便因此相持不下。至於敵對的國家，也不願接受他們的任意擺佈而產生了許多反對的主張，絕不妥協，於是，雙方的嫌隙更爲加深，關係更加惡化，終於點燃了戰火，爆發戰事。

元首本來是志得意滿，洋洋得意，可是，意外的報告上來了。

「大事不好了，敵人的飛彈越過國境射來了，我們損失太慘重了。」

元首慘白着臉，匆促地下令應戰。然後焦急地問身旁的伊魯星人說：

「這……這是怎……怎……怎……怎麼一回事啊？你會不會攪錯了呢？」

伊魯星人也好像感到很意外地回答說：

「我也沒有想到會落得這種地步啊！我本來以爲絕對可靠的呀！這眞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眞遺憾、太抱歉了。看來我的這一着棋沒有下對。我只好回去了，再見啦……」

「喂，喂，你這樣也未免太不負責任了！這可不是開玩笑的呀！現在外面戰火連天，而你却要一走了之……」

伊魯星人並不理睬元首的抱怨，而坐上他的飛碟出發了，然後，他去會合等在太空中的另一飛碟。只聽得太空中傳來他們的交談聲音。

「眞掃興，我本來對那個防衛裝置充滿着自信呢！」

「我倒是感到欣慰哩！因爲我不遺餘力所發明出來的新武器總算發揮了最佳效果。我的發明就是任何東西都無法防禦的飛彈。我讓地球人使用，的確充分地發揮了功能。」

「唉，我認輸了。依照原先的約定，你的任何條件我都接受。」

「不過，撇開打賭不說，我們的確是很聰明的呢！我們創造新武器，然後讓其他星球的人民使用，巧妙地煽動他們爆發戰爭，以當作我們決定勝負的試驗戰場。這是很合理的事呢！也由於這樣，使我們星球能夠維持長時間的無戰爭狀態。而且從此以後，我們也能夠得到永久的和平了！」

漫長的人生

世事變幻莫測，其中比較不易起變化的，大概就是酒吧！從古時候起，人們只要心中一有鬱悶，就一定像這樣的大飲特飲，現在也是一樣的，而且，恐怕將來也會是一樣的吧！

N氏坐在酒廊的櫃枱上，一面喝酒，一面這樣想着。他是一個大公司的職員。回到家裏，有妻兒在等待着享受天倫之樂，而且，最近他又喜獲孫兒，照理說，應該很快樂才對，可是，他下了班却不想立刻回家。

「唉，眞沒意思，太無聊了，人生就這麼沒有意義嗎？」

N氏再斟上一杯酒，有了一點醉意。旁邊坐着一位男子，靜靜地聽着他發牢騷，然後過來對他說：

「這位仁兄對不起，恕我打擾了，不過我想勸你不要再繼續亂喝下去了。」

「不要緊的，請放心，大可不必爲我操心的。」

N氏這樣回答他，可是那位男子並不就此罷休。

「那麼，你把你的煩惱都說出來聽聽可好？只要把心中的困惱說出來給別人聽的話，心情就會輕鬆多的。」

「嗯，說得也有道理。好吧！其實，我的不滿都是因爲一直無法昇遷而起的。我畢業於一流大學，然後進入現在這家公司。幾十年來，並沒有犯過任何錯失，時時都很勤勉地工作。可是，却一直當着股長，無法昇遷。」

「那你今年幾歲呢？」

「都已五十五歲囉！」

N氏無可奈何地回答，然後又擧起杯來，一飲而盡。而那位男子却一面點頭一面說：

「喔，是這樣啊。不過，這不是很平常的事嗎？一般公司的職員還有過了六十歲左右才當股長的呀！你也未免太古板了。大概古代小說看太多了，以前的大官才有可能昇遷得那麼快的。」

的確如此，他說的沒錯。現在這個時代，醫學上已有了驚人的發展，科學也日新月異，永無止境，這一來，使得許多疾病絕跡，衰老的日子也向後延遲，加上環境衞生的改良，以及意外事故的減少，使得人們壽命大幅度地增長。

N氏繼續喝着酒，並且說：

「這算是好現象嗎？以我們公司來說吧，能當科長的話，大概都得等到九十歲了，而要昇爲襄理的話，恐怕需要一百二十歲啦，至於當經理的話，平均年齡需爲一百六十歲，當董事的話，則要到兩百歲以後了。」

「我從事自由業，所以不太明瞭你的情況，不過我認爲這也不怎麼壞，反正將來的生活也能一樣安定，難道這還不够好嗎？」

「一點也不好。那些上司們因爲藉助老化防止劑而身體健康，精神飽滿；同時又因爲有思考柔軟藥，所以再怎麼傷腦筋也不會迷迷糊糊；另外，再加上意欲劑的飲用，使得他們求知欲加强，會勤奮求上進。由於這種種原因，這些經驗豐富的上司們，就永遠高居其位，永遠不會退休了。我每次一想到此後的漫長人生路程，就感到厭煩。」

N氏繼續發着嘮叨。忽然，那位男子好像想到什麼似地，向他說：

「啊，對，對，對了，剛剛我還看到新聞報導說，最近好像又發明一種新奇特殊的電磁裝置，可以返老還童，年輕數倍，聽說效果非常良好。這樣一來的話，人類壽命又將延長五十年左右了……」

「啊，是眞的嗎？哇，那我可能永遠沒有辦法昇遷了。那些霸佔着高地位的人，絕對不會讓位的。我這幾年來，努力不懈地爭取好考績，眼看就要向課長的職位邁進了，誰知道……，唉，

看來，高職位是離我越來越遠了，唉，唉……」

N氏聲音變得沙啞了，又擧杯把酒一飲而盡。旁邊那位男子很溫和地拍拍他肩膀說：

「你大可不必說得那麼絕望。」

「不必安慰我。你不是上班的人，所以不會了解我心情的。對我而言，昇遷是最具魅力的事，可是你無法體會。唉，我簡直與奴隸沒有兩樣了。我永遠無法翻身了……」

「不，絕對不可以放棄希望！打起精神來，船到橋頭自然直！」

「難道說，你有任何能夠幫助我的方法嗎？」

男子小聲地對叫嚷起來的N氏說：

「嗯，你聽我說。就這樣，假定說，你的直屬上司，例如課長，或者襄理等等，他們在工作上發生了重大的差錯，那麼，對你來講，這豈不是能造成極爲有利的結果嗎？」

N氏立刻明白了他話中之意。

「對呀！好！就這麼辦！你願意替我出力是不是？萬事拜託了！我一定會重重酬謝你的。這對公司也是一項有益的革新哩！因爲課長那個討厭鬼，根本是個不中用的人……」

N氏開始批評課長的缺點。接着，又講到襄理的壞話，然後居然乘興又說了董事們的短處。

他必須爲這個計畫套上一個名正言順的理由才會感覺心安。

男子不斷地點頭，然後加强語氣說：

「我明白了。那麼，就這樣辦，至於結果如何，請你稍爲等待一些日子。結果將會很有意思喲！」

此後好幾天，N氏過得很快活，他想到，再過不久，他的上司就要喪失職位了，因此心中雀躍不已。

然而，再過不久所發生的事，却完全是相反的情況。他竟然接到降級的命令，資格被降成普通職員。因此，他不服氣地提出抗議，才知道有一位沒透露身份的人寄了一捲錄音帶給經理，內容完全是N氏在酒廊中罵上司的話。

這時，他才明白被騙了，但是，已經來不及啦。他的確是發了這些牢騷沒錯，所以無從辯白起，眞有如啞巴吃黃蓮一般。於是，過去幾十年來的心血都白費了，他回到了出發點，再從小職員做起。

代替N氏出任股長的男子，歡欣鼓舞地擧杯慶祝。和他一起喝着酒的，不是別人，正是那個利用巧妙手法把N氏所講的話，錄音下來的男子。

新股長感激地向他致謝。

「這一次承你幫了一個大忙，我居然五十歲就能當上股長，實在像夢一樣，難以相信。」

「你可別客氣，到底我們是學生時代最要好的朋友啊！今後，只要還有我能幫得上忙的地方，我還是會盡力而爲的。」

「好的。再過十五年，我們又可以使用同樣的手法來拖垮課長。到時候，他必定急着希望昇遷，所以也會很容易墮入陷阱的。如此一來，我六十五歲便能破例地當課長了。人生的確太漫長啦，如果我不這樣做的話，一定會感到厭煩無比的。」

職業牢騷

我從公司下班後，在回家的路上，專程走進酒廊去喝酒。

「這職業太沒意思了，眞是沒意思的職業。爲什麼我就非在這公司裏做這麼沒意思的工作不可呢？」

一面喃喃自語，一面又斟了一杯酒。鄰座如果有人的話，我就向他發發牢騷，有人聽自己牢騷的話，講起來總是比較有意思，而且心情也會開朗一些；不過，自己要發牢騷給人聽時，也就必須要聽對方的牢騷才行。

這樣做，究竟有什麼好處，我自己也不太清楚。可是，我想是差不到那兒去的。我又斟了一杯酒，如果能藉着酒精使我醉倒而忘了公司雜事的話，那就太好了，我想，這些使得酒廊變得高朋滿座的客人們來此的目的，也都是一樣的吧！

這就是我的日常生活。我已經每天這樣，持續好幾年了。只有在星期假日裏，我才沒上酒廊

去。可是，一到了那時刻，身體裏就會開始產生對酒精的需求，於是，我只得喝起早就買好的酒來。似乎上癮了一般。

當初我並不是一下班就直接往酒廊去報到的。我下了班之後，先到公園散散步，玩一玩，打發時間，然後順路經過酒廊，才進去坐一坐的。

可是，慢慢地，我養成了直往酒廊跑的習慣。因爲，我發現總會有一隻粉紅色的大象適時出現，一直追趕着我要進入酒廊才罷休。

當然，那不過是我的幻覺而已。只要我體內一產生對酒精有所需求的時候，那隻大象便會變爲幻覺而出現。又由於那是幻覺，所以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妨礙。如果我要和那隻幻覺中的大象玩的話，實在沒有關係；可是，因爲我討厭大象，所以極不習慣，牙齒恨得癢癢的。

爲了把這討厭的龐然大物從腦海裏消除起見，我就除了喝酒以外別無他法了。因此，只好急急忙忙地衝進酒廊內。

在酒廊裏，同病相憐者到處都是，我們一面喝酒，一面以此爲話題。

「請聽我說，我的幻覺裏有一隻粉紅色的大象，眞是討厭哪，我必須大量喝酒才能暫時使它消失於腦海中呢！」

「那可比我好哩！我的幻覺是很多很多的蝴蝶，而偏偏我又討厭蝴蝶。每天就是會有成千上

萬惹人嫌的蝴蝶在眼前飛來飛去。說來，我倒是很羨慕你呢！」

「哪裏的話，我才羨慕蝴蝶呢！可能的話，我希望我的象能換成蝴蝶哩！」

我們相互抱怨，然後又斟上一杯酒，喝了下去。

有時候半夜醒來，會感到枕頭旁似乎蹲着大象，這時雖然明知那只是幻覺而已，却也會覺得相當討厭。

於是，我得借重安眠藥了。只要我能睡着的話，那一瞬間便可以不受粉紅色大象的騷擾了，這也是僅有的安寧時刻。

然而，不久之後，這也行不通了。睡着的時候，雖然能脫離大象的紛擾，却變成會做煩人的夢了。我夢見自己變成斑馬，在一望無垠的原野上不停地奔馳！奔馳……。到底爲什麼會做這樣的夢，我自己都不得而知。而我每天必定夢見如此，一直到睜開眼睛爲止。

我去請教醫生。

「請您一定要爲我想辦法，我夢見自己變成斑馬，不停地在奔馳着，假如這只是一兩天的短暫現象，那倒無所謂，可是，要是每晚都這樣持續下去的話，我會承受不了的！」

我很詳細地說明。醫生一面聽，一面點頭，然後說：

「這應該歸因於那一隻你所討厭的大象。因爲你一直想逃避它，所以把你的願望表現了出來

，你想不停地跑，不停地逃，就是這個原因。」

「嗯，的確如此。那麼，我應該怎麼辦才好呢？」

「首先就要讓幻覺中的大象消失掉。也就是說，只要戒掉酒就可以了。如果你住院一段期間，我就會為你治癒你的酒癮。」

「哇！那太好了！不過，我又想請教您一下，就是我戒了酒之後，下班後這一段時間，我應該要怎麼過才好呢？」

「這得由你自己做決定，最好是什麼都不要做。」

「喔……」

我很不滿意。像這樣的事我不能列入考慮。當我下了班之後，是不能不做任何事的。幻想粉紅色大象與斑馬的夢，都還算好一些，都還有救。

我不入院，仍然繼續着我那每天必有的課程。

早上，我由斑馬的夢中醒來之後，便去上班了。

我坐上辦公椅，面向着辦公桌，然後機件設備開始操作，一刹那之間，所有工作項目便自動地各自完成。周圍的文件，也由於自動處理，而能做再分類、檢討、統計等工作，並且遇有疑難之處，便會被檢點出來，然後再產生一項計劃，再被送往其他的部門。

此外，任何工作也都能順利而正確地在機件操作下被處理妥當。這種裝置與設備，非常特別，辦公椅就是揷座，只要負責人一坐上去，就開始操作。也卽是說，當擔任該工作的本人沒坐上去的話，它便不會操作的。而一當這個人在操作中站起來之際，電源馬上切斷，不再操作。

我上班時間就是這樣，一直坐在椅子上，然後，應該處理的公務便會一件件自動地完成。我只是靜靜地坐在椅子上發呆而已。這就是我上班所擔任的工作。

不僅我如此，整個大公司的同事們，上上下下也都這樣。同時，任何一個公司也都一樣。科學的輝煌成果造成了這種情勢。勞動力減輕，又沒有人失業，看來，再也沒有像這麼好的事了。

如果要往好處想的話，就是這樣。可是，我覺得實在太沒意思了。無聊的工作令人悶得發慌。實在難以忍受吶！可能我所有發生的事情，就是都起因於此吧！

每個人都想酗酒，使幻覺儘快產生，也都是由於這個單調得令人發慌的工作所造成的。下班以後，再不做任何事的話，就沒辦法控制幾近發瘋的情緒了。如果再不做任何事的話，可能就要變成神經病了。

我仍舊是一下班就急忙鑽進酒廊裏。如果我不喝酒的話，我就有被那隻令人心煩的粉紅色大象追上之虞，所以，我必須繼續喝下去。

當我喝得醉醺醺回家之後，再服下安眠藥，然後就開始做夢，夢見自己變成了斑馬，不停地

在奔馳、奔馳着。

如此，總算保住了我的正氣。

超車

陽光普照大地，高速公路平坦地伸展着。

他駕駛着流線型的轎車，在高速公路上飛馳着。車子是嶄新的，性能優越，所以駕駛起來精神愉快，尤其今天，他要往市郊去拜訪那位新結識女朋友的家人，心情自然分外愉悅。每一想到現在這位活潑大方而又會撒嬌的新女朋友，他的嘴角就會浮現得意的微笑。

「交女朋友就要像駕駛轎車一般，應該不斷更換，而且越新越好，那種古典保守型女孩子是會讓人感到乏味的。熱情大方的女孩既刺激又有新鮮感，在一起玩才會有意思。」

他一面這樣喃喃自語，一面加快速度，清爽的涼風從車窗縫隙滲透進來，他不覺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車身的輕快振動，使他想起了以前那輛舊跑車，那是在不久前才拍賣掉的，就好像不久前他不動聲色地甩掉舊女朋友那樣乾脆，毫不留戀。講到舊女朋友，他倒又聯想起了他們分手前的那

一幕。

「你不喜歡我了嗎？眞的是這樣嗎？」

當他向她提議分手之時，那位當模特兒的女朋友非常吃驚，雙眉緊縐而失去理智地這麼問他。

「不，不是這麼一回事……」

他回答得很曖昧，可是女方的態度非常認眞。

「我不願意和你分手嘛，請別甩掉我！」

「可是，我們如果再這樣繼續交往下去的話，對彼此都不會有什麼意義的。」

「要是我以後再見不到你的話，我就要尋短見了。」

這種話是經常可以聽到的。女孩子在和情人分手的時候大都是這麼說的。可是，往往在分手以後，她們仍然都會活得好好的，而且也將逐漸淡忘舊情。因此，他根本不理會她的話而與她一刀兩斷了。同時，他也很快地又對另外一位女子迷戀得如癡如狂。

但是，那位舊女友眞的死了……。

她是自殺死的。每當他想到這一點，心裏就會起疙瘩。當然，任何人對於曾和自己有過一段情的人之死，總是不會覺得好過的。而他則更有一層痛苦的心理負擔，那就是分手前，對方所說

的一句話。

「我在死了之後，也打算和你見面的，無論何時何地，一定要想辦法和你見面。那時候，請你至少要和我握一握手，好嗎？」

到底她有什麼打算呢？怎麼會說那種話呢？每想到此，他就不禁打個寒顫。他對這句話一直難以釋懷。

「唉，有什麼好擔心的？這只不過是一句脫口而出的話罷了，何必那麼介意呀！」

他這樣地自我安慰着。同時，爲了甩開心裏頭的陰霾，於是把速度開得更快。不久之後，已逐漸迫近了前頭的那輛車子。

本來他想超車而過，可是他忽然減低了速度，因爲，他發現前頭那輛車子後座上的女子，姿態像極了那位已經香消玉殞的舊女友。這一驚眞非同小可，他繼續緊跟那一輛車，並注視那位女子，許久之後，猛烈地搖搖頭，認爲絕不可能的。

這一定是錯覺，這一定是錯覺，今天到底是怎麼搞的呀？她已經的的確確地死了嘛！我一定是剛才一直在想着這件事，才會把別的女子看成是她。現在不趕快把這個念頭消除不行，要想消除這念頭的方法也是很簡單的，只要超過前頭那輛車，看清那女子的面孔，就可澄清疑雲了。

於是他再次加快車速，逼近那輛車子，在超越的時候，他很仔細地端詳那女子的臉。

「哇!」

他發出一聲驚叫。那很明顯地不正是舊女友嗎?而且對方正向着他伸出手來。

「請和我握個手吧!」

他聽得她正這麼喊着。這使得他嚇破膽似地放開了駕駛的雙手，掩臉大叫。

× × ×

「看情形是當場死亡的，不過，到底爲什麼會造成這麼悽慘的事故呢?目擊者是否注意到任何奇怪的情況呢?」

前來調査車禍的警官，一面在登記簿上寫報告資料，一面詢問目擊者，也就是被超車的那位男駕駛員。

「我也莫名其妙，只覺得在我後頭的這輛車忽然超速地越過我的車，然後竟往安全島撞上去。我還以爲他突然發瘋了呢!」

「喔，原來如此。」

警官闔上登記簿，然後若無其事地看看這位男駕駛員的車座內部。

「咦，你車內後座那位女子，好像有點怪怪的……。」

「喔，那是一座蠟像，我是專門在製做蠟像的廠商，今天剛好要送這個蠟像到一個展覽場所

去，沒想到會在路途中碰到這件不幸的事。」

「嗯，做得眞是維妙維肖，簡直像眞人一樣。」

「嘿，這都是那位模特兒與我合作的成果。那位模特兒工作認眞，頗有敬業精神哩!可是，很遺憾，她被男朋友遺棄，因而在不久前自殺了。」

法網恢恢

晚上九點鐘左右。夜市正是繁鬧的時刻，可是這個住宅區附近却寂靜無比，行人稀少。一個年輕人在路旁走着，有些蹓手蹓脚的模樣，帽子戴得很低，還豎起外套衣領。

他不時地回頭望，雖然無人跟踪着他，可是他仍不放心，深恐被誰追趕上一般。事實上，他確是在被人追踪着。約在一個月以前，他順利地搶奪了一家銀樓，造成一陣騷動。後來，根據目擊者的指證，將他的特徵描畫出來，拼成剪輯照片，跟他本人甚爲相像，於是警方便依相片追緝他，使他不得不避人耳目，四處潛逃。

他來到一戶小住宅門前，停住了脚步。一面警覺地四下張望，一面輕輕地敲門。這是他唯一的朋友家。當然，並不是說他沒有其他朋友，而是在這風聲緊的關頭裏，這個朋友是他僅可信任的一個。

朋友在裏頭問道：

「是誰呀？」

「我、我，是我……」

聽出了是他的聲音之後，朋友趕快開門，並以驚異的表情對他說：

「哎呀，怎麽啦？這種時候來？快、快、快進來！」

「眞對不起，打擾你了。我想，這個月來，你從報上也知道了不少有關我的消息，我被錢沖昏了頭，觸犯法令，所以一直在逃亡着，我唯一能信任的朋友只有你了，希望你能替我想個好辦法。」

「這個……，幫忙好友，當然義不容辭，可是，警方似乎已接到密報，了解你我有交情，因此經常在此地附近監視着。開始前兩星期，整日輪班監視呢！大概想伺機抓住你的樣子。最近還好一點，只偶而一天來轉一圈。不過，你若是被發現的話，必會馬上被抓的。」

年輕人聽了，不覺緊張地顫抖着。

「那我可無法久留了，你有無好方法，請指示我一番吧！」

「我也沒什麽好主意，依我看最好還是去自首比較穩當，法網恢恢，疏而不漏，一直逃下去總不是辦法。何況自首後，可以從輕發落哩！」

「你別跟我開玩笑啦！監獄中可一點也不好玩呢！既不能抽煙、喝酒，也不能玩女人，更無

法自由自在地過自己想過的逍遙生活，我就是爲了避免進監獄才不停地逃亡的。」

「那該怎麽辦好呢？」

朋友也有點困惑，明知自己好友觸犯了法律，却又不忍告發他，這也許是人之常情吧！而且自己也勸過他，却無效，只好極力幫忙他了。

「請你務必協助我……」

「這眞爲難呢……啊！對了！你等一等……」

朋友似乎想到了妙計而叫出來，這位年輕的逃犯眼前一亮，趕快追問道：

「你有好方法嗎？」

「我想，你唯有整容才能瞞得過別人耳目了。」

「喔，對！這是個好辦法。我也可就此開始我的自由生活，不必再東藏西躲了。不過……你有熟識的業者嗎？」

「嗯，有的，他的技術是一流的，我先聯絡一下院長，這是住址……。」

朋友把整容醫院的地址寫好交給他，年輕人高興地接到手中，可是又想想，覺得不妥，便問道：

「不行呀！手術時，我的面孔就要暴露了，他們一報警我就得被逮捕歸案哪！」

「這大可不必擔心，院長是個通融的人，只要紅包大一點，他就能爲任何人守密的。」

經朋友一說，蔡新雄這位年輕的逃犯才稍稍鬆了口氣。不過，他又顯得沮喪地向朋友說：

「你有錢嗎？我的那筆大款項早在逃亡時都花完了，只爲了想避人耳目，就往往需要不少額外花費哩！」

「唉，那眞不巧，我當然願意借你，可是我也沒錢呢！最近剛好手頭緊，否則……」

「喔，那就不用了，我也不希望太麻煩你，我自己會想辦法的。你已經幫我太大的忙了，我得快走……」

於是，蔡新雄匆匆離開朋友家。

他又步行在夜路上了，兩手空空，如何去整容呢？希望與絕望不時地交織着，心中眞是百感交集。

不過，一會兒之後，他却止住了脚步。因爲他正站在一座大宅邸之前，他在向裏面張望的同時，也暗中下了決心。對嘛！再搶一次！這個緊要關頭，金錢是最重要的。要下手就得趁早，刻不容緩。於是他越牆而入，溜進屋裏。

客廳中正坐着一位四十歲左右的女人，一面飲着茶，一面在看電視。她的悠閒樣子顯示了生活的富裕。蔡新雄快速衝進去，在對方還嚇得目瞪口呆之際便搶先說道：

「快把錢拿出來！」

女人張大眼睛，以恐懼顫抖的聲音回答說：

「請別傷害我，別毀壞任何物品，要錢的話，在那皮包裏有，請你拿了就快走。」

「嗯，好！」

蔡新雄找來一條繩子，將女人手脚綁住，並且用布條塞入她的口中，使她無法叫喊。

他把桌上的皮包打開一看，裏面的確有相當多現款。他統統放入自己口袋中，再迅速地離開房間，翻牆而出。女人手脚被綁住，想報警的話，是需要費相當多時間的。至於自己的眞面目來不及掩飾，被女人看到了，那也不成問題的。因爲，再過不久，就要和現在這個臉孔說再見了，有什麼好怕的？想想，心裏便輕鬆起來。

第二天，蔡新雄按址前往整容醫院，該醫院是位於鬧區的大廈中，生意鼎盛。他在掛號處報了朋友的名字，要求見院長。裏面的人經聯絡之後，便帶他進去。

「請在這兒稍候一下，院長馬上來。」

這一切都進行得很順利，蔡新雄不禁深深地吸口氣，臉上呈現出許久以來未曾展露的笑容。口袋中儘是昨夜到手的鈔票，只要把錢給院長，手術就能進行了。錢的力量，幾乎可壓倒任何事情呢！

此後，再也不用爲躱避別人耳目而東逃西藏了，前程一片光明，自己將能自由自在地爲所欲爲啦！

他正沉醉在幻想中，忽然，門被推開，院長進來了。

「讓你久等，眞不好意思……」

院長的話只講了一半便止住了。蔡新雄也正好抬頭看院長。他本想客氣地說些奉承院長醫術的話，可是却結巴地說不出話來。

因爲，他怎麼也想不到，院長竟是女的，而且，更想不到的是，院長居然是昨夜被他搶錢的那個女人！

新總經理

沈先生是一個中年男子，他是一家專門販賣到宇宙（太空）旅行用皮包公司的課長。他正坐在自己的辦公桌前批閱文件。

忽然，桌上的對講機傳出秘書小姐的聲音：「沈課長：總經理有請，好像是要聽你報告最近的業務概況。」

「好的，我立刻就去！」

沈先生一面站起身來，一面在心中駡道：「眞是的！」反正，對任何人而言，總經理的召見都不會是令人痛快的事。尤其換了這個新的總經理之後，對老沈來說，更是一件苦差事。可是又無處可逃，唯有硬着頭皮對付了。

他把所需公文全帶在手上，走向總經理辦公室去。途中與製造部門的經理擦肩而過。由這位經理臉上所顯現那悶悶不樂的表情中，可以推知他也一定剛由總經理辦公室挨訓之後出來的。

沈先生走到門前，立定站好，先做了一下深呼吸，然後再敲門。

「進來！」沈先生推門而入。

「聽說您叫我來……」

他端正姿勢，鞠躬爲禮，他記得前次曾被老總刮了一頓，說他頭點得太低了，因此，這次特地只輕輕點了一下頭。可是，坐在大椅子上的總經理看了並不滿意，仍是發起了脾氣。

「你啊！頭還得稍微向下點，上體要向前傾三十度，因爲我最喜歡這個角度，你先改正一下！」

「是，眞對不起！」

老沈改正了姿勢。總經理面無表情地注視着。「這究竟把我當什麼看待哪？如果能稍微有人情味一點不是很好嗎？」他心裏縱使這麼嘀咕着，却仍然照着總經理所喜歡的三十度敬禮。

「很好！這樣就對了！不要忘了這個訣竅，以後多注意。好了，接下來，報告工作概況吧！」

「是！我先說明一下這一期預定實施方針與前一期的比較……」

沈課長順着文件次序說明着。總經理邊聽邊點頭，聽了一半，忽然做個手勢打岔說：「等等，你剛才說百分之五十五，不會有點不對勁嗎？」

沈課長心裏一急，趕快仔細查資料，發現總經理所指出的地方確實出了差錯。

「眞是對不住，應該是百分之五十四才對！」

「這種差錯不容發生哪！」

總經理毫不留情地大聲責備着，沈課長則提心吊膽地不斷道歉。

「是，是！是我計算錯誤！不過，總經理您不必那麼大聲斥喝嘛！只是百分之一的小差錯……」

「總是錯誤啊！」

「是！可是人非聖賢，孰能無過……」

「你這種念頭不可以有！五個星期前你不是也有過類似的錯誤嗎？也許你心理上有點什麼障礙，呆會兒去看看醫生吧！」

「是，遵命！」

沈課長再做了三十度的巧妙敬禮。這次總經理不再挑剔了。

可是注意力却轉移到另外的地方。

「對啦！最近你交際費花得太多了，這又爲了什麼呢？」

總經理好像任何事都看穿了，竟連這種細微的芝蔴小事都注意到。怪不得他能當總經理。想

當個企業主管，的確非有優於他人之能力不可。沈課長連忙辯解說：「這……這是爲增進銷售量造成的現象。因爲必須招待經銷商，請他們喝點酒，在談生意時比較順利嘛！我交際費所以會用得多，就是因爲……」

「大可不必如此，一切費用應花在提高產品品質之上……」

「是，的確如此。但總經理您有所不知……」

「不必多說。我的意見絕對正確。今後有關招待什麼的，一切停止，這是命令。知道嗎？知道就好！」

「是！那麼，我回去辦公了！」

沈課長再次鞠躬三十度，然後走向門邊。

「喂！你等一下！」總經理突然又叫住他。

「是！還有事嗎？」

「眞抱歉，我的耳朵好怪，能否痲煩你清除一下耳垢？」

「好的，樂於效命！」

「那麼，痲煩了，用具在這裏。」

沈課長走到總經理身旁，彎下腰，準備開始。但是總經理馬上告訴他說：「不是這樣，必須

先拆下我的頭罩！」

「噢！是！」

沈課長拿起螺絲錐，小心翼翼地拆下不銹鋼製的外罩。然後以小型清潔器把收音裝置附近的灰塵吸掉。

他一面做，一面興起了無限感慨。小時候，總是常聽大人們夢想似地說，在未來的時代裏，人人可以任意地利用機器人做事，人類也可安閒度日。

但是事實上現在又如何呢？現在恰恰好相反，自己正在依照機器人命令，絲毫不可有所違背地工作着。

你聽，總經理又說話了：「怪了，那一邊的電晶體收音裝置似乎壞了一個，請你爲我換一下，小心一點喔！」

「是……」

向內一望，總經理的內部構造可眞精緻，有許多積體電路板的記憶裝置集結着。藉着這些作用，無論多小的事情，只要被收入記憶中便永遠不會消失。

再沒有比這種總經理更令人討厭的了。沈課長不禁懷念起以前那位同爲人類的總經理。縱使經常被罵，也是心甘情願。現在眞想把這位總經理的頭用東西來撞破，可是這樣做的話一定非受

罰不可。畢竟它是耗費鉅額資金做出來的。大資本家們聚集一起，竟會擁戴這個東西當總經理！

古今中外，高價品總是由上等社會開始啓用而再普及於下層社會的吧！

女機器人

這個機器人做得維妙維肖，是個女機器人，由於是人工做出來的東西，因此，說有多美，就有多美。而且，嬌滴滴的，惹人喜愛。

製造這個機器人的，是「天一酒廊」的老板。他閒來無事喜好操作機械，費了五年工夫，總算做成了這個自認爲傑作的女機器人。如果換了別人，恐怕連想都不會想到做什麼機器人的。因爲，人們總覺得，製造一個與人類做同樣工作的機器人，實在沒有意義，而且，如果能有這麼一筆驚人費用的話，又何必耗費在這方面?若能造出一些更有效率的機器豈不更好?

但是，對於這位張老板來說，他自己雖不嗜酒，却把酒視爲買賣工具，凡是喜歡用錢買醉的人都會在某個時間不約而同地齊集到這裏來。日子一久，錢賺多了，時間又多的是，因此就製造了這個人見人愛的女機器人出來。

由於他經過精心製造，使得這個原本是人工創造出來的東西，看來就像眞人一般，皮膚，臉

部表情等等，都絲毫看不出是創作出來的。當然，一見之下，人人都以爲她是個活生生的女孩的。

不過，機器人的頭腦幾近是空的，對於問話只能做簡單的回答，而且，也只會做喝酒的動作而已。張老板就是再聰明，也只能設計到此種地步，其他則無能爲力了。

張老板做好機器人之後，便把她擺在櫃台後面站着，當然，他可以放在客人的桌席間，可是，怕萬一露出馬脚讓人看出是機器人，就會興致大失了。

客人們一看到酒廊裏多了一位女服務生，都非常興奮，爭相來找她聊天，而當她被問到芳名與年齡時，她能對答如流，可是每遇到困難一點的問題，往往就會難倒她。

「小姐，妳叫什麼名字？」

「我叫嬌嬌。」

「妳今年幾歲呢？」

「我還年輕呢！」

「到底幾歲呢？」

「我還年輕就是了。」

「那麼，到底……」

「我還年輕嘛！」

這個酒廊的顧客，大致都具有紳士風度，因此也就很少再追問下去。

「妳今天穿得很漂亮！」

「我今天穿得很漂亮？」

「妳喜歡什麼東西呢？」

「嗯，我到底喜歡什麼東西呢？」

「妳要喝酒嗎？」

「嗯，我要喝酒。」

她酒量很好，再怎麼喝也不會醉。

由於這酒廊有了一位年輕又美麗的少女，長得又嬌滴滴，而答話往往模稜兩可，使人更感到她的神秘。於是一傳十，十傳百，顧客們都聞風而至，想一睹風采。他們排隊輪流與嬌嬌聊天，一面暢飲，一面也請嬌嬌喝。

「這麼多客人當中，妳喜歡哪個人呢？」

「唔……我喜歡哪個人呢？」

「妳喜歡我嗎？」

「我喜歡你。」

「下次一起去看電影吧！」

「一起去看電影嗎？」

「哪一天去好呢？」

遇到回答不出來的時候，她就有暗號傳給張老板，於是老板趕快過來解危。

「這位先生，請別太爲難她。」

說着，由於要求合理，所以客人也就笑着走開了。

客人當中，有一位年輕人對嬌嬌特別具有好感，日久生情，竟然狂熱地愛上了她，因此，也就經常賒賬，到了債台高築之時，被他父親知道了，怒不可遏。後來他父親籌了一筆款項交給他，說：

「拿去還人家吧！不過，以後可不能再去了！」

年輕人拿着大筆款項來到酒廊，心想以後不能再來了，於是自己暢飲一番，同時爲了臨別留念，也請嬌嬌暢飲。

「以後我不能再來了。」

「以後你不能再來了？」

「妳會感到難過嗎？」

「我會感到難過的。」

「我看不見得吧！」

「大概不見得吧！」

「這世界上再沒有人比妳更冷酷的了！」

「這世界上再沒有人比我更冷酷的了？」

「我可以殺妳嗎？」

「你可以殺我的。」

於是年輕人從口袋中拿出一包藥，倒入杯子裏，再拿給嬌嬌。

「妳敢喝嗎？」

「我敢喝的。」

嬌嬌在他的面前，毫不考慮地喝了下去。

年輕人把大筆款項放在櫃台上，頭也不回地走了出去，一面走還一面說：

「妳安息吧！」而嬌嬌也一邊說：「我要安息了！」一邊還把錢收好，交給老板。

老板賺了大錢，高興極了，便對着還在店裏的其他顧客說：

「現在是我請客的時間，各位請盡情地喝吧！」

「哇，老板請客！」

「好啊！好啊！」

所有的顧客都痛快地喝了一杯又一杯，而平日滴酒不沾的老板也破例地喝得酩酊大醉。

這天晚上，酒廊裏燈火通明，收音機繼續在播放着醉人的音樂，客人一個也沒走，可是都早已爛醉如泥，一個人的聲音也聽不見了。

夜深了，收音機播出「魂斷藍橋」、「何日君再來」之後，也不再播放了；唯一沒喝醉的是嬌嬌，聽到收音機講出她所熟悉的幾個字後，像遇見熟人般的興奮，也重複低語着：

「今宵離別後，何日君再來……」

然後，她一臉茫然地望着橫躺在四面八方的酒客，似乎在等待哪一位顧客會接着與她對話。

虎父虎子

曾紹其自己一個人走在黃昏的街道上，心中煩惱異常。他是個剛過五十歲的中年人，在某大紡織公司當會計主任，地位可說不算低。

他的身體健壯，乍見之下，應該不像是會有煩惱的樣子才對，可是，仔細觀察他的一舉一動時，的確不難發現他在無意中流露着困惑。

「……這位先生，這位先生……」

他忽然聽到有人在背後叫了兩三次，因此停下脚步來向後看，只見一位卜卦者似乎剛由店裏出來，站在路旁向他招着手。

「咦……」

曾紹其喃喃自語，不解地望望周遭。附近並沒有其他人，那麼，卜卦者是在叫喚自己了。果然，那位仁兄又拉高嗓門叫道：

「是的，先生，我是在叫你。我發覺你似乎有着偌大的煩惱似地，不知說對了沒有？」

曾紹其聽了，心裏頭一驚，隨即心服地回答道：

「是呀！我的確煩惱極了，而且百思不解。你可眞靈通呢！」

「這是我的本能，別忘了我是靠這吃飯的呢！其實，現代這個社會裏，幾乎可說找不到沒有煩惱的人，所以，只要我一叫，對方往往都會停住脚步的。」

「原來如此，你倒也蠻會抓住人的心理，而且說話也蠻風趣的哩！」

曾紹其一面苦笑，一面走向前去。

「不過，我認爲先生你似乎有着超乎尋常的困擾呢！是不是有什麼難以下決心的重大事情？」

「是的，你說對了。」

曾紹其歎了一口氣，並且點點頭。卜卦者接着說：

「能否和我談一談呢？我除了正式做生意之外，也經常接觸人生的深刻觀點，說不定可以給你一點建議，幫你一點忙。」

「多謝你的好意，可是我的心事，恐怕外人幫不上忙……」

「是什麼事呢？能不能說說看？我可以不過問尊姓大名，這一點請你放心。」

曾紹其起初有點猶豫，但是隨後便開始敍述了。

「也好，讓我慢慢道來給你聽吧！其實我在自己公司裏的職位並不算低。」

「這很好哇！」

「我家裏有一位嬌妻，還有一個正在唸大學的兒子。」

他想到闊少氣派的兒子，那是他和太太結褵多年的唯一愛情結晶，望子成龍之心，古今中外，人皆有之。他希望兒子將來比自己更强，因此盡一切能力去呵護他、栽培他，並且極力供給兒子所需之物。

「這也是令人稱羡的典型小家庭，不是嗎？」

「話不是這麼說。也許是我太過於寵他們了，以致於讓他們恣意揮霍，如此一來，我就是家財萬貫，也有坐吃山空的一天呀！我現在已感不勝負荷了。」

「這樣可不行的呐，你必須要他們節制花費才行！」

「可是，我由衷地愛着妻與子，不忍苛責他們，所以唯有任由他們去了。如果我的收入也能跟着俱增的話，倒也無所謂；問題是事實並不可能，於是我只好向人告貸。如今已經債台高築，幾乎動彈不得了。」

「嗯，那總歸一句話，還是爲了錢的問題啦！」

「是的。看來我必須想點方法發一筆小財才行了。那怕是以不正當之法竊取……」

「那麼，你有何打算呢！」

「沒有。喔，不，也不能說沒有。公司裏的保險箱中，當然有不少鈔票了，而且我也最熟悉開啓方法的。可是，我去竊取的話，手法不免乾淨俐落，因此很容易被察覺出是內賊所爲。這對我可就頗爲不利了。因此，要是能有兩全其美的方法就好了。」

「嗯，這的確是個難題。不過，也並不沒有好方法。」

「咦？難道說，你已成竹在胸？」

曾紹其挨近身去問。

「嗯，我可以替你做不在場的證明。我到別處去，把那兒所發生的景物一一全部做下記載，你只要背誦起來，便能堅持那個時間裏是身在該處了。」

「嗯，這辦法很有意思。」

「可以的話，我們就付諸實行吧！何時開始行動好呢？」

「現在就開始行動吧！嗯，麻煩你在這兒站上三十分鐘，把這時間內所發生的事情全部記載下來。」

「好的，沒有問題。」

於是曾紹其付給卜卦者一筆可觀的費用，然後自己到公司去，將計劃付諸實行。

自己對每日的工作場所，當然瞭若指掌。因此，來去自如，無論潛入方式，或者開啓保險箱的方法等等，都比普通的高明慣竊還要老練。

他巧妙地將鈔票一疊疊地放入上衣裏袋中。當然了，這種手法很明顯地是內賊所爲，可是，藉着占卜者的幫忙，他有着不在現場做案的證明，因此，自己絕對可以最先被免除懷疑的。

最後，他還檢視一下確實未留指紋，才從容地離去。

「眞是謝謝你，一切都進行得極爲順利，這點小意思請你再收下。」

對曾紹其而言，現在，那點小錢已經不算一回事了。

「謝謝。這是剛才三十分鐘內，此處所發生的所有事情的記載。剛好，在前面那邊，曾經發生過一件交通事故。」

「是什麼事呢？」

「轎車撞人後逃避的事件。那位車主撞到人後，以高速度從我面前逃逸，不過，由於我正在做記錄，因此剛好就把他的車牌號碼記下來了。」

「喔，那太好了，我立刻去報警。如此一來，警察還能爲我做不在現場做案的證明，這樣對我就更有利了。」

曾紹其急忙去警察局報案。

「我剛剛目擊撞人逃逸事件，所以即刻趕來報案。」

警察眞如曾紹其的預想那樣，很客氣地迎接他進去坐。

「這太好了，請你詳細地說清楚一點，眞謝謝你。我們警民若能充分合作的話，社會治安就能更有保障了。請你先告訴我時間與地點……。」

「約在二十分鐘以前，發生在距此不遠，稀少的道路上……。」

「這可眞是好消息。剛才曾經有人來報案，可是車主早已逃之夭夭，我們正感棘手呢！那輛轎車有沒有特徵或什麼的？」

曾紹其神采飛揚地由上衣小口袋中拿出記錄來，一面看，一面對警察說道：

「我爲了避免忘記，因此馬上記了下來。那是一輛漆着黑色的轎車。」

「其他還有沒有明顯的……，比如說車牌號碼等等，足以辨認的特點？」

「啊，有的，有的……」

曾紹其慢條斯理地要把車號唸出來。可是，他只唸了兩三個字便停住了。

奇怪，這個號碼好熟呀！趁緊再把自己的記事册翻出來一看，這就是了，號碼完全一樣！

上個月，禁不住兒子的苦口要求，讓他買的那部小轎車，就是這個號碼！

目擊者

有兩位慣竊來到江思家門前，指著屋內說道：

「就是這一家，聽說有錢的主人外出旅行去了，只留下一位重聽的老僕人看家哩！」

「喔，那可太好了！這家主人是經營本市兒童樂園的主要負責人，據說最近景氣相當不錯，賺了不少錢。我們去行竊的話，必定可以大大撈上一筆的。」

「那就不能錯過這個機會。我們要及時下手才好。」

「嗯，就決定今晚做案吧！速戰速決，否則再過一兩天，主人回來後可就不好辦事啦！」

等天色暗下來之後，兩人便翻牆而入。他們走近老人的房間，只見老人家早已就寢；敲敲玻璃，沒有反應，這太好了，便於行事。

兩位小偷像吃了鎭靜藥一般安心，大大方方地潛入放置保險箱的房間。用手電筒一照，立刻看到了保險箱。於是，他們一面言談着，一面開始作業。

「這個保險箱雖大，可是却與上次那位女演員家中的保險箱類似，所以，對我們來講，並不難開啓。」

「我們也開啓過不少保險箱啦，如果這一座又開啓成功的話，就剛好十次了哩！」

「嗯，你我一向行動謹愼，從未被人目擊過，而且手脚乾淨俐落，從不留下任何破綻，果若能如此繼續下去的話，相信是永遠也不會被抓到。」

保險箱輕易地被打開了，其中一位高興地拋掉螺絲錐，情不自禁地歡呼起來。

「哇哈！好多的現金呀！」

螺絲錐被拋往角落，不知碰到什麼而發出響聲，然後掉到地上。兩人這才如夢初醒般地面面相對，安靜下來。等到他們確信重聽的老僕人絲毫無所察覺與動靜之後，便又興高采烈地裝起鈔票來。對嘛，根本不會有人聽到的啦！他們鬆了一口氣。

可是，就在這時，不知從那裏傳來了聲音：

「這是得意的傑作呢！」

男人的說話聲，使得兩人嚇了一大跳，急忙用手電筒四下照射。

他們發現，在房子角落裏，有一座機器人，圓圓的眼睛，細長的嘴巴，一副討人喜歡的面孔。可是，他們兩人不但無心欣賞，反而緊張起來，不知是該逃走好或是該採取攻擊步驟。只聽得

其中一位說道：

「這機器人是做什麼用的呢？爲什麼放在這兒呀？」

「他對著我們說道『這是得意的傑作呢』，想必對我們一擧一動看得清清楚楚了。」

「我想，這一定是擔任守衛的機器人。怎麼辦才好呢？」

他們焦急地走近去對機器人重新觀察一番。機器人的眼睛閃閃發亮，內部似乎嵌著透鏡，透過那鏡片，剛才的犯案過程可能都被目擊，並且被紀錄下來了。同時，現在靠近一看，臉孔說不定也被記住啦。

此外，透過它的耳朶，方才的談話也可能被錄了音，如此說來，這一連串的惡事都將被一一抖出來囉！那麼，偉大的第十次成功就……。

「無論如何，我們不能讓它這樣放著。」

「嗯，對，不如用力把它撞壞。」

於是兩人用盡力氣敲撞機器人。然而，機器人絲毫無所破損。

「好堅固呀！我們總不能任它紀錄下一切，至少也必須將內部構造破壞一點才行。」

「嗯，當然！」

他們想把機器人分解，可是，這兩位開啓保險箱的能手，對機器人却只有束手無策的份。因

爲，機器人不但是以堅固金屬製成，而且似乎還經過高溫處理，所以，並非一般人可以拆解的。

「看來是無法破壞了，不如把它帶走吧！」

先帶走再慢慢拆解，或者將它沉入海裏，或者埋在地底都行，只要不留在這房間內當目擊者就好。可是，機器人相當重，他們根本搬不動，就連想抛起來，由窗口丟出去都辦不到。兩人用盡辦法，却無計可施，眞是心灰意懶。

「對了，機器人應該會走路嘛，我們應該讓它起步，這樣就可以和我們一起回去啦！」

然而，無論他們怎麼命令，機器人動也不動，敲搥、打、踢，都完全沒有作用。

他們唯有搖頭歎氣的份。

「沒辦法了，我們所做的惡事，都已經全部被這個傢伙洞悉了。只要它一把資料報告出來，警察立刻能循著線索逮捕我們的。怎麼辦好呢？」

「我看再也無其他捷徑好走了，只有去向警察自首囉！先把偷來的錢放回保險箱再去吧！相信這樣是可以被從輕發落的。」

兩個人雖然有點不甘心，可是想想，仍然以自首爲最好的解決方法。於是，蹣跚地走向警察局。

第二天，受警察聯絡而漏夜由外地趕回來的江思，覺得不可思議地說道：

「聽說我不在家時，小偷來光顧了？可是，我的錢一分也不少，保險箱雖然開著，現金却沒有被偷，而小偷反而來自首了，眞令人想不通呢！」

警察解釋著說：

「這都該歸功於你那個機器人，因爲那兩個小偷說，放置在房間角落的機器人是目擊者，他們無所遁逃，才來自首的。」

「喔？我更想不通了！那個機器人是我最近花了鉅資與精力，請專家製造出來，打算放在兒童樂園裏，替客人照相用的自動機器呢！只要由嘴巴放錢進去，再按一下鼻子，十秒鐘之後，便能照好相了。照好後，它會說『這是得意的傑作呢！』接著，相片會由嘴巴送出來。」

「原來如此，我想小偷一定以爲機器人在挖苦他們開保險箱偷錢是得意傑作，所以嚇着了。所謂做賊心虛，惡人往往會聽錯話的哩！」

警察邊笑邊點頭。江思又說道：

「嗯，大概他們不小心按到機器人的鼻子，或者使用儀器沒注意，碰觸到，才使得機器人開口講話的。不過機器人體內既還未裝底片，小偷也不可能丟錢進去，所以不可能照出相片的，只會說話而已呢！哈哈，沒想到機器人還有捉賊妙用，這眞有趣哪！」

的確有趣，兩位小偷仁兄如果知道實情的話，不知將要多麼懊惱哪？

驚人的計畫

有一位名叫余天郎的青年，去應徵聯合公司的就職測驗，當他正等待着結果發表的時候，忽然有一天，聯合公司的總經理來訪，使他驚惶失措，一面覺得不可思議，一面說：

「哎呀！有勞總經理大駕光臨，眞使我受寵若驚。如果我考試及格的話，那麼寄一張通知單來，也就可以了呀！是不是特地來通知我不合格的呢？」

「不，你以最高分被錄取了。我們公司要託付你重要任務，所以我特地來找你。」

會是什麼重大任務呢？天郎按捺住心中的興奮說：

「只要我能力所及，一定盡力而爲！」

「事情是這樣的，我們要你假裝沒被本公司錄取，而去參加中央公司的招考。我深信，以你的成績，一定會被錄取的。」

「咦？中央公司不是與貴公司競爭最激烈的公司嗎！而且，對方稍有領先的趨勢呀！難道說

，以我微薄的力量，可使形勢倒轉嗎？這……」

「我們對你充滿了信心。所以，要請你擔任這個角色。就如你所說，我們公司不斷的努力，但一直都無法追上中央公司，因此，極需要一位專員竊取他們的業務機密，回來報告。」

「啊哈，原來要派一位間諜潛伏進去呀！」

「是的，我們認爲請你擔當這個任務，一定足以勝任的。如果成功的話，你要什麼報酬都可以，就是立即讓你擔任高階層職員也可以。這工作沒有時間性，沒有人會催促你，所以請你別急，儘可慢慢來。至於一般的小機密，普通不必報告也沒有關係。希望你做得稱心，得心應手。」

「好的，既然受您看重，我一定全力以赴……」

余天郎接受了託付。於是，這個驚人而雄偉的計畫就此展開了。一個月後，他去參加中央公司考試及格，正式成爲這個大機構的一名職員了。

當然，最初進去的一年之內，不可能接觸到什麼重要業務的。可是，天郎並不着急，仍然埋頭苦幹。他認眞地工作，並以獲取上司與同事的信任爲第一目標。

在下班後，他也潔身自愛，小心謹愼，避免暴露一些壞習性。他不願被周圍的人認爲行動怪異。爲了要達成當一個產業間諜的目的，就必須及早獲得有利的地位才行。

如果是普通職員，通常在第三年的時候，大都會產生倦怠感，疑東疑西，認爲自己能力不够

，或者對工作減低了興趣，反正效率一直提不高就對了。

可是，天郎却仍然保有部份對工作執着的熱誠。因爲，無論如何，他是負有重大使命的。他和別的同事不一樣，而他的身分也不爲人知。他覺得再沒有比這種事更有趣的了。

每次想到這裏，他就禁不住快樂起來。既不會產生不滿，工作又那麼有趣，因此，如想抑壓臉上的笑容都不容易呢！

像這種人，對中央公司來說，自然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於是，天郎得到了破例的昇遷，當了課長，與機密接近了一步。不過，他一點不露聲色地繼續努力。如果在這時候露出馬脚的話，那可就前功盡棄了。

他繼續在職位上奮發圖强，有時，他也揭發一兩位收取別的公司賄賂，而洩露自己公司機密的部下的卑劣行爲，然後毫不考慮立刻予以革職。他認爲如果讓這種職員呆下去的話，那麼爲了要完成自己的遠大計畫而當間諜的苦心，豈不前功盡棄了？

由於這種種盡忠職守的功績，使他更加受到公司的器重。有一天，一個上級主管來替他的女兒向他說親！

他想，這時如果拒絕的話，一定會被認爲不知好歹的，天郎能够了解這一點。而且，更進一

步想，這正是一個大好機會，可以掩飾自己的身分。所謂不擇手段，一個間諜應該將所有可以利用的東西，都毫不遺漏地加以利用的。此外，更重要的是，上司的女兒既漂亮又溫柔呀！

於是，他結婚了，而且儼然是一個好丈夫的樣子。他經常提醒自己。要想殲滅敵人，必須深謀遠慮才行。因此妻子每次回娘家，總會由衷地對天郎讚不絕口。當然，這對他是有利無弊的。

他好像永遠不會感覺勞累似地，勤勉地工作，因此不斷的獲得昇遷，已經接近了中央公司的中樞部門。而且，雖然年紀輕輕的，却已有資格參加高階層會議了。

現在，他考慮到，自己幾乎已掌握了中央公司的全貌，應該可以整理妥報告，回聯合公司去，讓一切都告一個段落了。

可是，這時他又想，既然好不容易地到達這個高位，如果能再稍微用點心，花點工夫的話，也許將能獲取更大的收穫呢！因此，他決定再等一陣子。

終於，他替聯合公司達成目標的日子到了。他已經完全掌握了中央公司的全部機密了。也就是說，他當了總經理。

同業都對他讚不絕口，而且刮目相看，畢竟完全靠自己苦幹而登上大公司總經理之位的年輕人，眞是少之又少。更何況，他現在不僅知道全公司的業務，他還能隨心所欲地經營哩！

「在中央公司操掌生死大權的人是我，如果我就此巧妙地使個手段讓它破產，那我就能完成

使命地回聯合公司去了……」

他喃喃自語。

「可是，我又爲什麼非讓它不可倒閉呢？我辛勤地花費心血，努力了這麼多年，光拿那點微薄的報酬，實在不划算。而且，如果我回聯合公司當職員，做起事來必定不會起勁。卽使讓我當總經理的繼承者，也不及現在的地位。」

他深深地考慮著，這次是爲自己着想了。

在另一方面，聯合公司那邊正爲着卽將來臨的成功而歡欣鼓舞地期待著好消息。可是，日子一天天地飛逝，却絲毫沒有任何進一步的消息。只好，暗中派人去與天郎聯繫，而得到的竟是冷冷的敷衍式的答覆。

憤怒之餘，聯合公司便四處散佈謠言，說：

「中央公司的總經理，是我們公司派去的間諜」。

這本來是事實，並非單純的謠言而已，可是却正好招到反效果。

中央公司的職員們聽了這項傳聞，個個憤憤不平，於是在新總經理的領導下，大家發揮自己的潛力，繼續激烈的產業競爭，最後，終於使聯合公司破產，宣告倒閉了。

過敏與大意

詹姆士在懷於自己任務重大之餘，不知不覺地便抵達了某國首都。他被派來當間諜。從小時候他就憧憬着這一份職業，幾經努力，好不容易終於達成了願望。此次爲他初次上任。

一股工作熱忱像火焰一般燃燒着，同時勇氣充塞於心胸中，而神經確也頗有幾分緊張。可是，他並沒有聳着肩膀，以一副來勢洶洶的狀態出現，因爲，如此一來的話，便立刻會被另眼相待。

他必須以極其平凡的姿態出現才可以，如樸素的衣着、不顯眼的動作等等。表面上，他充當一位古代美術研究家，這個頭銜應該可以給人溫和的印象才是。

詹姆士抵達該國之後，便決定租一間附帶有家具的公寓定居。不過，進到房間以後也不能立刻就安心下來，也許什麼地方會懸著竊聽機呢！而且，說不定還藏有超小型的電視攝影機這一類的監視裝置。

因此，詹姆士開始徹底地檢查室內各處，還把餐桌及床舖和椅子的脚拆開來看，並且將收音機分解，又打開電話機內部，同時拔下花瓶內的花，檢查內部以確定情況。此外，他又分解了通風裝置與洗澡間設備，同時捲起地毯看，然後又檢查椅墊及枕頭之內，並察看鏡子內面是否有人窺伺等等，凡是應該檢查之處，絲毫未曾遺漏。

可是，這樣仍然談不上完備，他再敲敲牆壁、天花板以及地板，聽聽看回聲以測察有否任何裝置埋設於內，反正，他盡了所能，一處不漏地各處查看了。

在這時候，外面有了敲門的聲音，似乎有客人來，於是，詹姆士擺好架勢，問：

「是誰？」

「我是這個公寓的管理員。」

是個中年婦人的聲音，非常熟悉。

「有什麼事嗎？」

「別的房間的人在發牢騷說你把牆壁與地板東敲西敲的。到底你在做什麼呢？請開門，我是管理員，我有責任確定裏面在做些什麼，以便向房客有所交代，這也是我的責任。」

如果拒絕她進來，反而會被她懷疑，甚至唯有帶來大騷動而已，因此，沒辦法，詹姆士只好打開門讓她進入了。

這位女管理員一進到室內，看到了凌亂的景象，不禁瞪大眼睛，她認爲，即使是粗魯的小孩子也不致於如此胡鬧才對。

「怎麼啦？難道說是遭小偷啦？」

「不，這個……」

詹姆士覺得解釋不出所以然來而感到焦急與狼狽。

「如果是故意搗蛋的話，我可不會原諒你。要是下次你再這樣的話，我只好請你走路了。這些受到損毀的東西，請你負責賠償。」

詹姆士被訓了一頓。

第一天的傍晚，詹姆士到公園去散步，他必須將附近的情勢了解透徹才行。

這時，一個皮球滾過來，對面一位少年也同時喊著：「請接住喲！」

詹姆士伸出手來，但是，只在一瞬間，便轉身伏在旁邊的樹叢影子之下。說不定那個皮球是炸彈呢！我是一位間諜，想除去我的敵人，任何地方都可能躲著，但我自己却不知道。而且，他將以什麼方法來對付我，我也無法預料。說不定，在若無其事的情況下，他會利用我的疏忽乘隙而入呢！

可是，一段時間過去了，而皮球却沒有爆炸。那位追着皮球而來的少年，以不理解的表情直

望着詹姆士，因爲他奇怪這樣一位堂堂的大男人居然會怕皮球呢！

詹姆士走出公園，到飯館去吃晚飯。但是，正想把食物送入口中之際，却猶豫地想了一下。說不定這裏的服務生是敵方的間諜呢！如此說來，就不能不防著點了。

這時，另有一位貴婦人牽着狗進入店裏。詹姆士切了一小片肉試着餵狗看看，以探虛實。狗看了很高興地吃了，而却平安無事，可是婦人却責備他這樣做有失禮貌。

「你想怎樣呢？」

「這隻狗太可愛了，所以我忍不住……」

「承蒙你褒獎，固然是値得高興，可是你隨便給牠東西吃却會有麻煩呢！」

詹姆士感到有點畏懼。他走出飯館子，小心翼翼地行走着，不久進入一家酒吧裏。當他喝着酒的時候，隔壁一位男子便跟他說話了：

「你在何處高就？」

「我研究古代美術……」

詹姆士一面回答他那掩飾身分用的好職業，一面嘴巴含上香煙。

對方於是爲他點火。可是，他立刻把對方的打火機碰落到地上。他認爲說不定會有毒氣從打火機內噴出來呢。

「怎麼這麼沒有禮貌啊！」

對方生氣乃是當然的，一場打架似乎在所難免了。

可是，正好這個時候，酒吧內進來了一位年輕女子，她說明那人與詹姆士同屬一個組織的間諜，也就是彼此原爲同事。他們說好在此碰面的。他代詹姆士向那位陌生男子致歉，因此，一場騷動總算得以平息下來，未再擴大。

詹姆士與該女子一面在夜路上步行，一面商討工作上的問題，並一直送該女子到其所住的公寓門前爲止。

女子慫恿詹姆士說：

「請你不必客氣，進來喝一杯紅茶再走不遲。」

「那眞謝謝了！」

女子端來了紅茶。他心中又想著，對方的的確確是同事，可是，又怎能斷定她不是被敵人收買的雙重身分間諜呢？多加警戒是絕不爲過的，間諜畢竟是一種無情的職業。

因此，他便乘著女子不注意的空隙，把茶杯調換過來，一喝下去，馬上感覺昏昏欲睡。

等到次日早晨一覺來，該女子很驚訝地望著他說：

「怎麼搞的呢？爲什麼喝了我的紅茶呢？我因爲患有失眠症，因此在睡前一定要喝放入安眠

藥的紅茶，誰知……」

不久之後，詹姆士被上司命令回國。由於公寓女管理員大肆宣傳他是奇怪的古代美術研究家；同時公園裏的少年們聽說了他的事之後，都以碰球爲趣事而交互喧嚷著；此外，他也被飯館與酒吧拒於千里之外。他又經常把來拜訪的推銷員誤認爲敵方間諜而加以毆打。凡此種種，都使他成了受人注目的人物，因而目標太明顯，不適於工作了。詹姆士回國之後，便決定此後只要做一般性的事務就好。至於說到繼任詹姆士的間諜，則選出了一位不拘小節者。然而，該男子忽略了被裝上一個很大的竊聽機，因此，身分很快地便暴露了。而且，他接受了陌生人所餽贈的餐點與糖果，高興之餘，心無防備地吃了下去，於是，立刻被人所毒殺了。

妙計

有一天，張坤山去找一位靈媒。所謂的靈媒，就是具特殊能力，可以與死者靈魂通訊息的人。他找靈媒的目的，並不是要解決心裏頭的任何大疑難，而是由於每天過得太平凡枯燥，想體驗看看，有沒有什麼新鮮刺激一點的事情以換換胃口。

靈媒是一位胖胖的中年婦人，對張坤山表示了歡迎之意後說：「首先，你希望與誰的靈魂通話呢？」

「這個嘛……」他自己也覺得迷惑，因爲事先並沒有想過。他左思右想好一會兒，終於決定請出三年前死去的父親的靈魂。他知道有很多馬馬虎虎，以騙人爲業的假靈媒。如果請出自己父親靈魂的話，立即可以辨別出這個靈媒是真的還是招搖撞騙之徒。

「要是所請的並非父親的話，事後大可吹毛求疵一番而不要付錢給他」。

計議已當，心中暗自高興。

靈媒顯得一副神聖不可侵犯之樣說：「那麼，就這麼辦吧！你父親的靈魂將會附到我體上，請你儘量跟他說你想要說的話！」

說完之後，她便開始熱誠地祈禱。她閉目合掌，吟唱著一些旁人聽不懂的字句，精神也集中起來了。不久之後，樣子稍爲有了改變，接著，發出男人的聲音開始說話了：「是誰叫我出來的……」

聽了這句話，可讓坤山大大吃驚了，這的確是父親的聲音！看來，這個靈媒是眞的啦！他一邊感到對父親充滿懷念之意，一邊說：「爸爸，是我，您的兒子坤山呀！」

「喔，原來如此，你總算沒把我給忘了。最近如何了？」

「如您所知，跟三年前一樣沒有改變，仍然在公司宣傳部做著事。」

「從那以後有否再昇遷呢？結婚了沒有？我雖是死了，對你的事卻仍一直記掛在心。」

「由於沒有什麼突出的工作表現，所以一直未能昇遷，也因此，薪水未提高，目前也還沒結婚。」

「你眞是沒出息的傢伙，跟以前一樣，一點也沒有改變。」

父親的靈魂這麼歎息着。忽然，坤山好像好像想到什麼似地說：「爸爸，您是否可以助我一

臂之力呢？在您生前是否任何忘了說出的藏私房錢處所，或者有沒有人向您借錢一直未還的呢？能不能指示我？……」

「你說話可眞隨便吶！一下子便又想依賴別人了！你這種個性如果不改過來的話，是不會成功的。你必須要自己努力，下功夫去工作才行，知道嗎？」

「喔！……」

父親眞的與生前一樣，毫不留情地生起氣來了。在這當兒，與靈媒通話的時間也到了，於是坤山只好付了錢，踏上歸途。

父親的話使他銘刻在心，的確如此，自己目前的生活實在太隨便了。唯有靠自己去花腦筋，自己去努力，才有成功的一天。此後必須改頭換面，重新做起才行。

坤山在再三思考之餘，有了一個相當好的主意，他自認如果這條路行得通的話，要獲得昇遷是絕無問題的。

他到公司之後，把這個主意向宣傳部主管提出來，並說出他去找過靈媒的事情。

「事實上我前幾天就是經歷過這樣的事。這個靈媒是如假包換的。我認爲我們可以在宣傳上利用。也就是說，請出昔日有名作曲家的靈魂，叫他爲我們公司作廣告宣傳歌，相信一定賣座的！」

「嗯，很好的構想，別的公司尚未這麼做過，這確是個新企劃！不過，我尙做不了主，必須請示總經理才行！」

看來，主管也有點興奮，但却無法自作主張批准。不過他由總經理辦公室回來後，顯得雀躍地說：「我已獲取總經理的同意了，我們可以開始着手。至於金錢的花費是在所不惜的。」

「我的提議承蒙您採用，實在感激不盡。那麼，我們決定請出誰的靈魂呢？」

「我把計劃向總經理說明過後，他便問我誰是歷史上最偉大的作曲家，我回答是貝多芬。於是他馬上要我們找貝多芬的靈魂來進行這個構想。」

「哇，眞棒！只要是貝多芬作曲的廣告宣傳歌，一定可以成爲世界性流行歌曲。那麼，趕快去拜訪他吧！不過，請派一位精通德語的同事跟我一起去。」

坤山與一位懂德語的同事一起拿了錄音機，再度地去拜訪靈媒。靈媒像以前一樣地繼續祈禱之後，過了不久，便發出操著德國口音的男子聲音說：

「我是路德威基・班・貝多芬。」

「哎呀，好棒！請出本人來了！說實話，前輩，由於心血來潮，有一新構想，打算拜託您……」

同事這麼開口提出之後，貝多芬的靈魂說話了。

「你說什麼？我死了之後，我的偉大被世人所公認了嗎？我想也是吧，時勢上也必須如此才可以！」

「不，不，實際上我們的公司想拜託前輩您爲我們作一曲……」

「喔！你是在說最喜歐我的弦樂四重奏曲嗎？承蒙誇獎！」這簡直是牛頭不對馬嘴的對話，關於想請求的事一點也沒有任何進展，就這樣通靈的時間也到了，不得不停止。

在歸途中，坤山與同事互相討論著這件事。

「到底是怎麼搞的呢？眞令人費解。你的德語不是很在行的嗎？」

「不，問題並不出在這裏。……啊，對啦！也許是因爲如此！」

「你似乎想到了什麼似的？」

「對了，貝多芬中年時期便重聽了，到最後是根本什麼都聽不到了，因此，他的靈魂想必也是如此吧！」

除了這麼想以外，再沒有其他理由了。

坤山於是又重新立了計劃，這一次請的是別的作曲家之靈魂。

然而，大作曲家以不願做貝多芬的替身爲藉口而拒絕了，小作曲家則顧慮到會觸怒貝多芬，也不受請託。

坤山賓在後悔，要是當初不請教貝多芬多好，然而爲時已晚，後悔來不及了。

看來再沒有任何人比藝術家更難講情的了！

破落戶人家

我任職於電視公司，擔任紀錄片節目的製作人。對一般人來講，也許會認爲這個工作必定多彩多姿、逸趣橫生，其實不然，對我而言，這個工作在無形中會有一股莫名的空虛感。

縱使我再怎麼下功夫去製作節目，到頭來也只不過擴散成電波，僅留下瞬間性的影像，然後便消失不見了。因此，我眞想試著製作可以永久留住形像的節目呢！

爲了排遣種種的空虛感，我只有以酒解愁，同時也玩撲克牌，如此一來，金錢都胡亂地花掉了，然後又換來更大的空虛感。同時，在現實生活中，眞正具體「留住形像」的，竟是逐日增多的負債。這使我感到非常納悶，明明社會上經濟情況甚佳，爲什麼只有我是例外?日復一日，我的潦倒情況一點也未能轉好。

有一天，我在街上溜躂著，正在思索有沒有什麼可以做爲節目製作題材的生活景象。

我停住了腳步，發現正身在古老骯髒住家的密集地域。這附近的住屋在未來計劃中，是屬於

要被拆除和重建爲現代式建築的範圍。我想到：一般的繁榮情況，總是因爲使用强力，才能慢慢美好起來的。

嗯，說不定這個過程正是一個好題目。因爲如此可以具體理解都市的再開發內情。不過，如果只有建築物的話，對於紀錄片節目的效果，恐怕不够理想。所以，爲了增强效果起見，必須再有人物的襯托才行。

我正在尋求適當的居民做爲人選以充實題材之際，剛好碰上一個人，對我有所啓示。

他說：「對啦！在這附近的一個角落，好像住著一位老人，很久以來便過著清苦不堪的生活呢！」

「喔，那眞幸運，越可憐越好！那麼，他住在何處呢？」

「這個嘛……」他也不知道，眞是難題。可是，我並不灰心，仍然努力四處打聽老人的下落，經多方奔波的結果，總算被我找到了。

這附近的建築盡是破舊不堪，而其中以老人的家最爲破落，而且又最小，實在談不上是一幢建築，而只是簡單的小屋罷了。

「有人在家嗎？」

我把頭探進門內詢問。可是老人以冷峻的聲音回答說：「請你回去，千萬不要進來，我不想

見任何人！」

我看見了一位老人，一見之下便能確知是貧窮至極的老人。這是好題材。我內心欣喜異常，因爲憐憫之心，人皆有之，羣衆都富有同情心，所以必定喜歡這個節目，我是節目製作人，因此自然先想到節目的製作。

我問：「您老人家沒有親戚朋友嗎？」

「沒有！」

「有任何生活上的保障啊？」

「這類事我根本不懂？」

「這究竟這麼回事？爲什麼您能安於這種比最低程度還要差的生活呢？」

「因爲我不希望讓一般人看到我的落魄樣子，而且，我也絕不向人求助，因爲這會違反我自己的信條。」

老人家反復地强調這句話，他的人生觀眞是奇妙。

在跟他交談中，我深深感覺到，單以這個老人的生活情況，便足以製作一個節目了。生活在太平盛世、經濟情況甚佳的人們，總是樂於觀賞令人同情的眞實故事。也就因爲如此，我才經常四處搜求較爲悲慘性的社會現象做題材，不過，最近却有材料缺乏的傾向。而今天，這個老人却

又是一個很好的專題材料，因爲他確是貧窮的典型。甚至貧窮得連樣子都可以畫出來。

「你願意在我的電視節目上出現嗎？」

「什麼是『電視』？我是不願意任何人看到的，只想悄悄地過平靜的生活。」

「我明白，請你不要擔心，同時我送上我的謝禮，請將這一切委託我。」

老人顯得有些猶豫不決，所以我必須運用手腕使得他同意，而且，要立刻採取行動才行，否則，要是被其他電視公司知道的話，說不定會以更好的條件，來搶奪這個節目製作權。

由於這個老人對電視一無所知，因此眞是方便。在多方哄騙與恐嚇之下，我終於把他的生活景況，做成了紀錄片。

這些過程也並不違反他不讓別人看到的原則，因爲，我只帶著照相機到他家，拍下照片而已。

當紀錄片播映後，博得了廣大的好評。僅僅是老人出現於畫面上，便會讓人感到有一股悲哀堪憐的氣氛籠罩著了。

同時他的「貧困」好像可以經由無線電影管流出來似的。觀賞了之後，會重新憶起差點忘掉的貧困滋味，且深深體認現時的安居樂業與幸福。這都是我原先的期望。

由於節目太受歡迎，因此，很快地再次播出，而且，據統計得知，收視率相當的高。也就是

說，這個老人的形態已深入各個家庭之中。

我再次去拜訪這個老人，拿出酬勞謝他，並且說：「眞多虧您，使我的節目廣獲佳評，這是一點小意思，請您收下。……」

「不，我不需要錢！」

這眞是意外的回答。

「爲什麼呢？您可以利用這些錢買自己所喜歡吃的東西呢！」

「不，我並不需要吃東西，也因此，不需要有任何的生活保障。」

「怎麼？……這簡直不像是人說的話啦！」

「你說對了！我其實就是貧窮之神，凡是看到我的人都會變得貧窮的，因此，我才極力躲藏起來，在這種地方隱居的。……」

「啊？眞的嗎？」

我不知應該對他的話相信到何種程度才是。我經常地苦於債台高築，這已算是貧窮者了，因此，這位老人是否眞的爲貧窮之神，我無法明確知悉。

但是，社會情況在這不久之後，一度發生了原因不明的不景氣，政府與財政機構、評論家們無論如何絞盡腦汁，均找不出適切的理由來。

也許，這個原因只有我知道而已。我個人對這現象眞感到哭笑不得。雖然社會情況不景氣，而我却並不因此而鬱悶，因爲，在我的電視節目製作上，我達到了「在現實生活中，做出可以永久留住形像的節目」這個目標。

慷慨之家

某日深夜，王青在自家房間內看書的時候，忽然聽到門悄悄地被打開，好像有人進來的樣子。

「是誰？」

轉頭一看，原來是一位男子，臉上蒙著黑布，手中拿著刀子站著。

半晌，男子以恫嚇的口氣說：

「不要聲張，你如果叫的話就給你好看！」

可是，王青居然以穩重的口氣回答說：

「哎呀，怎麼搞的嘛，打扮得那個樣子。難道說要玩官兵捉強盜的遊戲不成？如果想玩的話，請到外面去麼？這裏是我的家呢！」

「別裝蒜了，我是看上你的財寶才來的，把錢拿出來！」

「喔，哈哈，原來是强盜哪！」

「當然。想來你也不是個好對付的傢伙。附近的人傳說你們好像很富有的樣子，所以，我事先已調查出，你的傭人晚上都回家去，只剩你一人在家，於是就這麼乘虛而入了！」

「哼！你做案前也調查一番啊？」

「你可不能說沒有錢哪，來，把保險箱打開！」

「你敢？」

「如果你不願意的話，我可會先殺死你，再用炸藥爆開金庫，不過，這樣一來，你固然沒命了，我也必須多費許多工夫，對我們來說，彼此都無益。我儘量不要這麼做，要命要錢，你自己看著辦吧！」

强盜搖晃著刀子，不久，王青點著頭說：

「嗯，好吧！你可眞懂得理論嘛！我本來想，縱使被殺也不打開保險箱的，不過，你的理論很合我意，好吧！我來爲你打開！」

於是王青旋轉了一下保險箱號碼，將它打開，裏面盡是黃金珠寶，那位强盜看了，不禁瞇起眼睛說：

「哈，這可眞太好了！」

「收集古今中外金銀珠寶，一向是我的最大興趣；不過光是讓它們保存在保險箱中沒人欣賞，也實在太可惜了一點」王青若無其事的說。

「嗯，不錯，不錯！還有沒有其他值錢的東西？全部拿出來給我！」

王青聽了說：

「哇！這可太過份！好像跟我們原先講好的條件不符合吧！」

「什麼條件的，我可不信那一套。你再嚕囌的話，我可要讓你嚐嚐刀子的滋味啦！」

「好吧！好吧！我拿就是了。你這份見機行事的厲害個性很合我的胃口，我願拿出來給你。其實，這裏也藏着不少呢！」

王青一面說着，一面挪開牆壁上的畫，隨後又打開藏在裏面的金庫。那裏面也有一大袋的金磚。强盜看了，高高興興地邊拿邊說道：

「嗯，好，好！你眞慷慨得令人難以相信！」

「如果你感到過意不去的話，現在歇手還來得及，不妨把這些珠寶放回原處，儘快回去，你看如何？」

「你別開玩笑啦，你想我辦得到嗎？既來之則取之，我非拿個清潔溜溜不可。來吧！還有什麼，再拿出來給我！」

「哇，這可讓我吃驚了，難道不太過份？」

「別嚕囌，這次拿光，下次就不會再來！」强盜一面說着，一面又把刀子晃了幾下。

王青想想又說：

「如果全部拿光的話，你就不再來第二次了。嗯，也好，我全拿出來給你吧！我這樣做的動機，完全是被你這種追求利益到底的精神所感動的！」

於是，王青又打開茶几的抽屜，只見裏面裝滿了銀幣。

强盜看了說：「可眞不少呢！」

「這可是最後的了。同時我想你大概也沒有可裝的袋子了吧！不妨用背包吧！我可以借給你用，雖然有點破舊，而且稍嫌重了些，不過倒很實用，不致於讓你在路上丢失了金銀珠寶。」

「你倒是親切得令我有點感動。」

「你若是覺得歉咎的話，不妨及早反省，改過向善，什麼也別取，快回去吧！怎麼樣？」

「眞是廢話！我拿了這些珠寶之後，便要從這裏出去，騎上我早已準備好放在屋外的摩托車上，一溜了之了。這一切都蠻順利的哩！你不認爲我這樣做很聰明嗎？

强盜一邊說，一邊便拿起裝滿金銀珠寶的背包，急忙逃出室外。

可是，並沒如他預料一般順利地能够立刻開溜，因爲，就在這個時候，門邊的地板裂了開來

，使他冷不防掉了下去

他呆立了許久，不知所措，然後拉開嗓門大叫。

「喂！這是什麼意思？怎麼回事哪？」

王青得意地回答說：

「這是我發明出來專門防盜的設備。它與重量計相連接，如果你出去時比進來時的重量增加的話，地板就會自動裂開來，使你掉下去。」

「眞是可惡的設備，快一點放我出去！」

「不行吶，我非找警察來不可！」

「等、等一下！這樣可麻煩了。我把金銀珠寶全部還給你，請你饒了我吧！」

王青從强盜那兒取回了背包，隨後說：

「刀子也給我，如果讓你放在身邊的話，你又要拿來亂晃亂晃的威脅人。」

「哎，好吧！沒辦法，只好交給你了。」

「另外，我再交給你紙和筆，你必須誠實地寫出，你來這裏當强盜想搶我的值錢物品。寫好之後押上手印。這樣一來，我掌握了你的把柄，可讓你不能反抗。」

强盜聽了，不禁口中喃喃自語地發着牢騷，可是又想，這樣總比被警察抓去好得多，於是只

好聽命行事了。等他照着做了之後，王青將他從地板下的洞穴中釋放出來，隨着又跟他說：

「我想，從今以後，我必須要求你當我的部下啦！」

「哎呀，眞是偷鷄不着反蝕了一把米。不過，如果我不答應的話，你一定會將我扭送警察的。好吧！你到底要我做什麼事呢？」

「買賣啦！做個推銷員，爲我做一筆大生意。」

「什麼買賣呢？」

「就是推銷我所發明的這種防盜設備。有關它的優越效果，我想不必再說，你已經親身經歷了。以你的精密頭腦，再加上善於把握時機與追求利益的精神，相信一定會有非常優良的成績的！」

「哇，就是這個玩藝兒啊？」

「是的！相信你的加入，一定能使我這個公司的生意更加蒸蒸日上的。本公司人才濟濟，從來沒有找不到幫手的困難。連你算在內，推銷員人數已經堂堂進入第三十個了！」

出清存貨

當我年輕的時候，曾經在宇宙中相當的活躍過。我以探險隊員的身分，對各式各樣的行星做過調查工作。這其間，遇到過不少有趣的事，但是，當然也會經常有危險的情況發生。

其後，我退休了，目前開設了一家「宇宙商業買賣公司」，這公司內的一切買賣是絕不馬虎的。

我自已本身對各行星的了解是有一相當程度，加上我擁有完備的資料以及專門人才，而且還有頗具規模的研究室，這樣所產生的可觀成績，頗使業者刮目相看，同時本公司的信用也相當佳。

我的許多顧客經常來詢問我各式各樣的問題，諸如將某樣貨品輸入某個行星是否合適，或者是不是可以跟某個行星訂立契約等等問題。對這些問題，我總能給予適切的助言，而助他們事業蒸蒸日上，因此，他們對我都相當的感激。

有一天，經營著體育用品的老趙面色蒼白地來找我。

他說：「哎呀，我們的經營太慘淡了，因此想來借助一下您的智慧，求敎一番。」

「好的，沒問題，這本來就是我們的生意。你先把事情大概告訴我，好讓我了解一下情況。」

在我的慫恿之下，老趙便把一切告訴我。

「誠如您所知，敝公司不久之前發明了一種新皮球，這是一種無論怎麼用力拍，或者用玻璃割，都不會破的合成物質。由於適逢時機因而非常流行，也使得本公司爲此而特地擴大生產；然而，現在居然發售停頓，不知是什麼原因，貨品堆積如山，使我們着急得要命呢！」

「唉，流行就是這樣嘛！」

「成堆的貨品賣不出去，丟了又太可惜，因此打算請敎您是否可以運到別的星球上去賣。」

「嗯，這看來並不是件容易脫手的物品。」

「請您高抬貴手，替我想個法子，至於手續費，我是無論如何多的費用都願意出的。」

「好的。嗯，那麼就這樣辦吧！爲了你的事，我該先做一些事前準備。」

經我這麼一說，老趙馬上變得精神百倍，驚喜異常地說：「啊！眞的嗎？實在像夢一樣，如此一來我就可以放心了。那麼，應該怎麼做好呢？」

「現在，我拿實際東西說明給你聽。」

我跟研究室聯絡了一下，要他們拿一樣東西來。那是一條蛇，有着很鮮豔的顏色。老趙看了這條蛇以後，皺着眉頭說：「這條蛇看了眞叫人噁心，對我們剛才所提到的事能有什麼幫助呢？」

「有的。這是本公司研究所的研究員下過一番努力工夫，經過品種改良而培養出來的蛇。其繁殖力特强，很快就能大量增殖，而且不輕易死去。」

「培養這種蛇可眞不合情理呢！如果任其繁殖的話，豈不太可怕了嗎？」

「可是，這種蛇要是吃了貴公司出品的皮球的話，就會因消化器官阻塞而死呢！除此之外是再沒其他方法驅除牠的！」

「喔！……」

「本來我打算將此種蛇撒播於地球上各處，可是如果被發現的話就不得了啦！因此我把牠們帶到「卡波星」上去，一旦繁殖之後，必使卡波星的住民產生大騷動的。」

「這的確是個好方法！」

老趙終於好像理解了似的。

「假使運過去的話，必能讓堆積如山的存貨暢銷殆盡，而且請你大可以高價賣出去。不過，

我希望你能將所得利益，分一半給我，以當指導費用。」

「當然當然，我一定付給你。眞太謝謝你了，好一個錦囊妙計，實在太棒了！那麼，我們趕快着手……。」

老趙把貨品裝上宇宙船，然後向卡波行星出發了。

不久之後，他回來了，好高興地向我報告結果。

「眞不知應該怎麼感謝您才好，因爲成績之好，簡直無可挑剔。卡波星上的居民被蛇困擾得煩惱極了，因此，我帶去的皮球行情大爲看漲，都以高價賣了出去，如今，存貨完全一掃而光了。」

「嗯，跟我的推測正符合。」

「他們又向我預購，同時還當我爲救星呢！我在事業上奔波多年，却從沒有過這麼痛快的感覺哩！」

老趙向我致謝，一連鞠躬多次，並拿出手續費給我。對我而言，能得到這麼大的快樂，而且還有一筆可觀的收入，畢竟不是一件壞事。

「總之，這眞是太完美了！」

「卡波星上的人在我踏上歸途時，給了我這個東西，可能他們認爲地球人會需要而打算輸往

地球上來做買賣吧！」

老趙所拿出來的東西，是一些裝在瓶子中的白色粉狀物。僅僅看其外表，我也無法看出是什麼東西。

「這是什麼東西呢？其內似乎也含有從植物中抽出來的成分呢！可是又看不出有什麼特殊之處。好吧！且讓我拿去研究室中慢慢分析吧！這個樣品就存放在我這裏好了。

「拜託啦！」

老趙的事情就這麼擱置下來了。

我的日子仍然過得很繁忙，每天接受案件，受人相託，然後從事調查、策劃戰略，再指示顧客們適當的行事方針，事成之後就收到他們所給的報酬，如此日復一日。

不久之後，地球上發生了小災害。有一種奇怪的蚤子開始在蔓延著。這種蚤子無論用什麼殺蟲劑都不能驅除。在這段時間內，我也曾被牠纏上身，雖然並無生命上危險，可是，只要被這種蚤子附上身，便全身起癢，癢得無法忍受。做事也提不起勁兒來。而且，因爲市面上所賣的藥無法殺死，因此，在處理上相當的棘手。在困擾到極點之餘，我下意識地把老趙從卡波星上帶回來的白粉撒在蚤子上試試。我原先也沒有期待會有什麼好成果，因在研究室內早已試盡了各種方法，皆無成效，剩下的就只有這些粉末未曾試用了。

奇怪的事情發生了，我並沒有付多大期望，却反而產生了效果，那些蚤子居然一下都死了。

當然，這種情況也許可以說是偶然出現的，可是，却不能不讓我聯想到，這就是卡波星上的居民在老趙回地球之際，把蚤子附在老趙身上，由他帶回來的。

這些蚤子居然能够通過檢疫而在地球上繁殖起來，實在令人費解！我只能將它想成，這乃因爲卡波星上堆積太多的白粉存貨，爲了暢銷起見，卡波星上的人才將其運到地球上來的。宇宙廣濶，有相同想法的，眞是不乏其人呢！

時來運轉

人生，什麼時候會時來運轉，開始改變一切，實在是絲毫無法預料的。

有一次，我正想把公司的工作告一段落，若無其事地離職求去，却又想到可能陷於山窮水盡，就在那時，運氣忽然降臨了。

這得從幾年前的一個過失說起。

那一次，我不小心把訂貨單裏的一個小數字寫錯，足以造成公司的損失。不過，說損失嘛，其實也不過是個微不足道的小額款項而已，同時，自那次以後，我的工作是一直做得天衣無縫的。經過了這些年之後，任何人都早已忘光了。

「我也會發生那種錯誤嗎？」

我喃喃自語，想儘快把它忘了。可是，我總覺得有一個念頭一直纏繞在腦海裏，久久不能釋懷。我仔細一想，終於有所發現。

「不行，那個小錯誤是在那個傢伙來了以後發生的……」

我發現，有一個傢伙，對我的錯誤不可能忘記，也就是說，有一個對我所犯的錯誤，老是窺探不已虎視眈眈的傢伙存在。

那就是電子計算機。它是所有一切資料都會記錄的啊！如果是它被送來公司以前所犯的錯，那就沒有關係，可是我偏偏是它來了以後才發生差錯的，我的記錄想必有了汚點。

將來，如果上級考慮到我的升遷問題時，他們一定先從電子計算機裏找出我的資料的。爲使企業能有合理的營運起見，這情形是相當正常、而且理所當然的。

但是，對我而言，却是莫大的煩惱。那座超時空、不會忘掉時間的電子計算機，必然會掀出我曾有過錯誤的底牌。就如昨天才剛剛發生過的事情一樣地，會有著明確淸晰的回答。

於是，上司們必定對我重新考核，然後搖頭說：

「嗯，的確如此。這樣說來，他也是犯過錯失的人囉！那麼，還能讓他擔任要職嗎？」

可想而知，結果是冷酷的。卽使我對該錯誤也曾痛切地反省過，而且日後縱使萬分努力，絕不再犯錯，電子計算機也不會知道的。

因此，每次有人事變動的時候，我的資料就是會如此一成不變地被報上去，而我也就永遠無法升遷了。到現在爲止，我的薪水一直無法增加，很可能就是這個原因也說不定呢！

我越往壞處想，心情就越消沉，我的神經衰弱也就由此開始，自這一天起，我對工作的熱忱就消失得無影無踪了。

偶爾我想提起勁來做事，却又馬上會浮出電子計算機的影像，這傢伙絕對不會忘記我的過失的。

如果是人在監督的話，事過境遷，容易忘掉，而且，可以將功抵過，日後的努力足以使以往的失敗一筆勾銷。然而，電子計算機對失敗是永遠記錄有案的，卽使過了多少年，也會眞實而歷歷如新地再出現。這實在太可怕了，再也沒有比這種情形更無法挽救的了。

經過幾天苦惱之後，我考慮到要向上司申請，把犯過錯的那個部份想辦法由電子計算機的記憶裏消除。如此一來，才能使心中鬱悶茅塞頓開。

可是，我又想到這個辦法行不通。我要申請的話，就必須先以書面報告呈給公司，而這份報告一定會被送入電子計算機中的，如此一來，我又被它記上了一筆。這樣更阻礙了我的升遷啦！

「這個人想申請消除以往的失敗記錄，有這種性格的人實在不足以高居上位。」

我只會招來這個批判。

但是，如果任憑此種情況繼續下去的話，我將來的前途是毫無希望可言的。因此，我想到是否應該跳槽了。不過，這個辦法仍然行不通的。

如果我要跳槽，到別的公司就職時，對方公司一定會要求我繳交過去的經歷資料，如此一來，我的資料卡與所有的記錄，就得由這個公司送到那個公司去。

無論我轉移到那裏去，都是一樣的，我永遠離不開電子計算機。這一生再也沒辦法逃脫它的糾纏了。而且，縱使我哭着去求它原諒，它也絕不會賣人情地放我一馬的。

不過，也並不是就此束手無策的。我決心要爆破這個電子計算機。既然它不能忘記我的一點小過失，我只有消滅它了。

只是，我深深了解，這個計畫要施行起來，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切設備與裝置都列爲公司內最重要的管理範圍，並非簡單地就能接近的。就是接近的話，究竟該爆破哪一部份也不知道。

同時，記錄部分很可能用堅固的金屬圍着，而且說不定還有預備的記錄呢！此外，假使我爆破行動失敗的話，這一次的行爲就會被加進去，又多了一項新紀錄，如此一來，我這一生簡直就跟被定了無期徒刑一樣，註定要接受接受懲罰了。

在絕望之餘，我的身體一天天地壞了下去。我不吃也不喝。這個病即使去看醫生也是白費的，因爲，問題並非出於我的軀體本身，而是在電子計算機之內呀！

現在，只剩下一個方法了。我想，除了自殺之外，別無其他路途可行了。

說來，人實在是很奇妙的動物，當一決心要死而用了腦筋的時候，似乎就能有意外的好構想產生。我因將這構想付諸實行，結果造成了我目前這種從來沒有過的愉快人生之境地。

我辭去了公司職務，然後，開創了我的事業。這就是電子計算機造成的神經衰弱療養院。我自創辦以來，至今已過了一年多。

在這世界上，像我一般經常受苦惱所困的人似乎爲數不少，我只不過登出了一幅小廣告而已，却招來了大批申請住院的人。

由於我自己是過來人，所以我對患者的心情瞭如指掌，也因此，患者對我都是由衷的信賴。

這是一種生意。利用這份信賴，可以適度地大撈一筆。然後，我也可以採用他爲這個療養院的職員。這裏並沒有什麼電子計算機，所以每個人都能像再生一樣地，竭盡所能，努力勤奮地工作。想想，我眞是幫了不少人的忙呢！這已足可令我喜悅不已了。當然，我的營業也是一帆風順的。

也許會有人在想，如果這樣下去的話，那豈不是入院者一個個變了職員而無患者了嗎？其實，大可不必擔心，因爲希望療養的人是一直不斷地在增加的。所以，這事業是可以永遠地擴展下去的，前途大有可爲。

看來，我眞是生逢其時啊！我現在由衷地感謝那座電子計算機。

最高的奢侈

金大元向各界發出一封邀請函。

（這次我搬了新家，雖然稍遠了一點，可是仍然歡迎撥冗光臨，我一定盡力做到最佳招待。）

金氏是一位大富翁。一般的大富翁，多是視錢如命，僅以不斷地增加財富爲最大樂趣，至於普通生活起居，則相當儉樸。可是金氏却比較有人情味。

他抱着使用金錢才能得到快樂的主義，所以，如何花錢這個問題，也着實讓他費了不少心思。

世界上的名勝古跡他都訪遍了，山珍海味、佳餚美酒也都吃盡了。也許，找個人來賭勝負，是一件有趣的事，可是，這世上並沒有人能够拿出足够龐鉅的資金，來與他對抗賭博。如今金氏爲了尋求快樂的新構想，而經常煩惱不堪。

他有一輛特製的汽車，上面有床鋪與望遠鏡，操作及駕駛也極爲特殊，所以，他可以一面躺

在床上，一面欣賞美麗的都市與漂亮的風景。

他也曾買來許多架大畫面的彩色電視機，相並地排在牆壁邊。如果全部插上電源的話，色彩便洋溢在整個屋子裏，既豪華又美觀。可是其內容卽是一成不變，他也深知這是一項敗筆。

金大元所做所爲，就有點像小孩子辦家家酒一般，不過，這樣才好，能够有著徹悟心境的話，財產對他而言，便沒什麼重大意義了，也因此，倒也產生了不少矛盾。

我接到他的邀請函之後，便想去訪問他看看。一來，我出遠門並沒有什麼牽掛損害，二來，我本身也抱著好奇心，想知道一下他的生活究竟有多快樂。而且不知他現在打算要開始做什麼新玩意兒出來呢！

看看住址，是在北方的偏僻地區。就如信上所說，的確在遙遠的地方。現在又是寒冬，我這次出門，如果在火車站下車原是可以的，但是天寒地凍，火車不開，所以這辦法行不通。

那麼搭乘計程車的話呢？不，那也不行。道路上積了一層厚雪，車子走到半途，必定會受阻而停止，假使司機問我：「要不要轉回頭去？」而我回答：「不，我必須一直下去，直到抵達才行！」這樣的話，我一定被他丟在半路上，而他則一走了之。看來，我只好靠著地圖，用步行的去拜訪他了。

北風夾雜著雪花，猛烈地向著臉部襲擊而來，又痛又凍，雖然這份疼痛很快地便緩和了些，

可是由於神經因寒冷而失去感覺，所以實際上是更痛了。

哼！什麼最佳招待？害人凍個半死！我一面抱怨著，一面咬緊牙關，努力地繼續往前走。當走到有標示的通路時，只見道路是透明的，一直通到一個圓頂建築。我告知來意之後，守門人便爲我開了門。

圓頂建築也是透明的，看起來就像一個超大型的溫室。當我才剛剛踏入裏面之時，馬上就感覺到自己鬆了一口氣。室內眞是溫暖。方才在外面凍得牙齒格格作響的情景，現在想起來就猶如非常遙遠的事一般，難以想像。

也許，稱這裏爲第四度空間會很適合哩！簡直就像另一個世界一樣。有好幾個太陽燈的强烈燈光由上方照射而下，地面下也似乎隱埋著熱源一般。

地面上種植著一片整齊的小草，同時也種有椰子樹，而且到處開著具有熱帶氣息的花朶。此外，在這一大片優美景色包圍下，中央出現一間很高級而具有西洋氣息的房子。

我一面向著房子前進，一面順序地脫下身上的外套、上衣，因爲天氣太熱了，簡直就跟夏天一樣。我熱得連襯衫也想脫。大概這溫度跟赤道的正午一樣吧！我稍一呼吸的話，鼻子就如快被灼傷一般。汗水不斷地流，直入眼裏。

我在抵達房子入口以前，有好幾次感到頭暈目眩。要是距離再長一點的話，我一定會昏倒的

。

我以顛顛倒倒的姿態，按下大門的門鈴，對講機立刻傳來主人金某的聲音。

「請進請進，歡迎之至。進來以後，請把門關好。」

我進了房子之後，立刻鬆一口氣，同時也了解他爲什麼要我關好門的理由，房子裏裝置著冷氣設備，使原本汗流浹背的身體一下子蒸散掉熱氣，眞是清爽舒適。

我在客廳裏才等了一會兒，已經馬上感覺到冷氣滲入骨髓的冰涼感，接著身體開始發抖，不住對著手掌呵氣。

我把外套放在門口，如果去拿來穿的話。當然可得到保暖之功，可是，這樣做有點不禮貌。於是我又想到要打開窗戶，讓外面空氣流一點進來，不過，這樣必定激怒主人，因爲他還特意要我把房門關好呢？我只有忍耐了，主人總不可能就這樣把客人謀殺掉的吧！

不久，金大元終於出來了。我們打過招呼之後，他說：

「我衷心歡迎你不遠千里地光臨，請隨我到外面房間去吧！一定能讓你放鬆心情，而且解除疲勞的。」

他帶我去的那個房間也裝有冷氣，不過建築得像山中小木屋一樣，有壁爐設置，爐裏的火正熊熊地發著光。

「請坐上那椅子。」

金大元叫我坐在暖爐前的椅子上，我立刻照辦，因爲室內實在很冷，我沒有其他辦法。然後，又趕快伸出手來烤火，這樣一來，我總算有了得救的感覺。

然而，高興得未免太早，我才稍爲安下心之後，馬上又出汗了。因爲暖爐的火勢太强啦。那火焰好像一面發出聲音，一面跳舞般地燃燒著，火舌高高捲起，絲毫無所吝惜一般，同時，火焰幾乎波及我的胸部與臉部，而我的衣服也差不多要燃燒起來了。

我面無表情地用手帕擦拭汗水，金大元看到了，便從房間角落的冰箱裏拿出啤酒來，倒在有把手的玻璃杯中。

「來，我們先乾杯！」

我毫不客氣地一飲而盡。天下再也沒有比酷熱時節喝下冷啤酒的滋味更美好了。啤酒由喉嚨流進胃裏，沁涼的感覺流遍全身。金大元又說：

「請別客氣，儘量地喝，不要急，慢慢欣賞窗外的景色！」

冰涼的啤酒實在非常合口味，我正前方暖爐中的火熊熊地燃燒著，而室內的冷氣又開到最大刻度。

窗子外面的人工氣候是一片熱帶景象，夏意盎然的綠色氣息，而室外則又是另外一番絕然不

同的風光，也就是說，在圓頂建築之外，洋溢著一片嚴寒的冷天景象。

金大元對著敬佩不已的我說：

「怎麼樣？心情覺得愉快嗎？」

我聽了，不在地點點頭，心裏也不禁連連地讚佩。我想所謂的「最高的奢侈」，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吧？

星際爭奪戰

不知從何處飛來一個圓的盤狀物體，靜止於地球上空。

它的顏色深黑，到了夜裏便發出紫色的光，令人望而生畏。

凡是見到的人，總會有一種莫名的壞預感。數月之後，果然壞預感實現了。圓形物體終於發出了訊息。

「地球上的居民們！我們分析你們所傳送過來的電波而知道你們所使用的言語，因此也能夠說你們的話……」

每個人都貫注精神傾聽——

「我們決定以地球為殖民地，且要徹底征服你們，如果你們不服從的話，便要利用武力使你們屈服。現在先讓你們瞧瞧我們的厲害。」

說完之後，便由圓狀物上發射出飛彈，命中了海上的一個小島，該島在轉瞬間便消滅了。看

見這景象的人，沒有一個不震驚的。如果這樣的一個飛彈落在城市裏的話，那就什麼辦法也沒有了。

「且讓我們再發射一枚致意一番。你們不妨試試看有沒有辦法防止？」

那是無論用什麼方法都無法防止的，一下子之間，又一個島被消滅掉了。

「怎麼樣？大概這樣就知道我們的厲害了吧？不過，想必你們也不可能一時回答我們，所以，我們仍會回頭，半年後會再來的。希望那時候你們能表明態度。」

說完，圓狀物體便向天空的另一方向飛去了。每個人目瞪口呆眼地望它飛奔而去，都一面歎息，一面七嘴八舌地討論日後所該面對的難題。

「唉喲，該怎麼說好呢？到底是怎麼回事呢？總覺得好不容易終於要和平了，却又發生了這件事。只有說這眞是時運不濟了！」

「如果是天災的話，善後事宜還可以重建一番，然而，現在這個情況可就不是那樣啦！如果戰起來的話，我們大有全軍覆沒之虞；如果投降的話，又必須終生被他們支配與操縱。痛苦眞是無涯的哪！無論如何，人類的命運似乎要就此被註定了！」

可是，再怎麼歎息、發牢騷、痛苦，也都沒有一個妙計出現。幾乎沒有人提出積極的建議。一想到他們武器的威力，每個人就想打退堂鼓。

可以考慮的期限只有半年，在這半年之間能够做成什麼防禦工作呢？卽使將全地球的科學技術總動員起來，也不可能創造出足以擊退對方的兵器。而且，要想大量生產以防禦對方的話，更是不可能。不過，話雖這麼說，却誰也不願意順從對方的無理要求，因爲，一旦做了奴隸，隨意受人指使的話，生活的意義便失去了。

於是人類抱着破釜沉舟的決心，向各星球發出求救電波：「任何人都可以，請救助我們！令人同情的『地球』這個行星，目前正遭受暴力威脅而陷於危險情況中。難道這種情況可以被容許存在嗎？難道宇宙之中就沒有正義了嗎？」

發出求救信號究竟能不能收效是不得而知的。往壞處想的話，說不定那黑色圓形物的同黨得悉此事之後，反而會在一怒之下跑着前來破壞。可是，除此之外，再沒其他方法了。

時光在不安之中流逝而去，在坐立不安的情況下，已經悲傷地過去了五個月。每個人都將近死心而準備做奴隸了。

奇蹟出現了，一座銀色的太空船來到地球，裏面的宇宙人用很高雅、很溫柔且充滿同情的口氣說：「我是西拉星球上的人，你們看起來好像有着困難的樣子，所以我特地趕來探望的。」

「眞是太感謝了，事實上是這樣的……」

地球上的人把詳情解釋了一遍，西拉星人聽了，點點頭說：「哼！又是這麼一回事！想必困

擾着你們了。那些傢伙實在窮凶惡極。好像只會想去破壞別的星球並加以支配而已，其他事一律不會做。以前他們也曾來攻擊我們星球，幸好我們科學發達，勝過他們，總算打敗了他們。」

「那眞太好了，請助一臂之力指導我們如何對付他們，無論多少代價我們都在所不惜。」

「當然，我願幫忙你們的，也就是這樣我才來拜訪你們的。有難同當，我絕不會束手旁觀的。」

地球上的人們聽了，都感動得淚流滿面向他致謝。

「啊！應該如何慶幸才是呢？你眞是我們的救星！那麼，應該如何做才好呢？」

西拉星人於是從太空船中運出一部裝置好像很複雜的機器來。

「你們只要使用這一座裝置着特殊電波的儀器，便足以應付他們了。如果使用這儀器的話，他們的飛彈便無法引爆，不僅如此，就是其他類似的武器也不會爆炸，如此一來他們便會死心地逃開的。我這裏正好有從他們那裏截獲的飛彈，因此，就以這個做示範，教你們使用方法。」

實驗馬上進行。就如他的說明一樣，前些日子威力奇猛的飛彈居然都受控制而爆炸不了，每個人看了都相當佩服。「眞是太棒了！好有威力的防禦武器啊！只要我們有了這儀器，地球上便永遠不會有戰爭了！請你一定要讓售給我們才好。」

「我也有這個打算，因此帶來了五十多臺，全部給你們的話，一定足以應付了。」

買賣成立了。五十多臺的儀器分配地設置到地球上各處去。買賣條件是要把地球上有價值的美術作品大量運到他們星球去。這當然不能說是一件過分吃虧的交易，只要人類能不被消滅，什麼代價都足以付出的。

「那麼，我要走了，這些裝置因爲很微妙及精巧，所以請小心收藏，並且不要碰它，否則一旦故障了，可就相當麻煩啦！」

西拉星人於是滿載美術作品回去了。

然後，半年的期限到了，全地球各處都緊張地等待着外星人的到來。可是，左等右等，那個黑色大圓形物體就是不出現。

緊張稍微鬆弛之後，每個人都開始起了疑心，因此，就把那種儀器分解來觀察看看，沒想到裏面竟是空無一物。原來他們是同謀的，科學文明在進化着，要想以武力去征服他人並將其支配，眞是不需花費太多工夫呢！

那些外星上的傢伙們現在一定大肆地嘲笑着說：

「地球這個行星上的人，也未免太令人同情與可憐了，我們只不過才運用這初步技巧而已，却會栽在我們手中呢！」

伊甸園中的勸導

在一大片盛開的美麗草叢中，一位裸體女子正陷於沉思之中。陽光遍照於她肌膚上每一處。微風輕拂過髮梢，小鳥快樂地在枝頭上鳴叫着。可是，這女子的表情却顯示出，她正陷於層層煩惱之中。

在她身旁，也有一位裸體男子正熟睡着。可是，請不必大驚小怪，他們並沒有做壞事，不會有謠言中傷他們的，其實，也沒有造謠者在場，所以不必擔憂。這兒就是伊甸園裏，男的是亞當，女的是夏娃。

可是，現在的夏娃，和昨天的夏娃有一點不太一樣。因爲，她剛剛被花言巧語的蛇所欺騙而吃下了禁果。一吃下去以後，思考馬上開始活動，感情也醞釀了起來。最先所湧出的感情是不安。

「我已經吃下去了，把那會做壞事的果實吃下去了，再也無法吐出來。以後會有什麼事發生

呢?」

現在她最想做的，就是先壓抑自己的不安，而想要壓抑不安的最好方法，就是勸亞當也吃下去。只有這樣才行了。無論怎樣，都必須要讓他吃下去。可是，要怎麼說才行呢?左思右想，都想不出好辦法。

於是，夏娃陷入了沉思之中。

另一方面，亞當臉上充滿了悠然之情。身在伊甸園中，不必有危險的顧慮，也沒有生活上的不滿，而且，並沒有吃禁果，所以，在精神上非常的平穩。他一點也不知道世界上會有所謂的煩惱的存在。

亞當心緒平靜地望望夏娃的臉，不過，並沒有開口說話，就是一句「咦?怎麼了?」也沒有問，對他而言，沉思的景象是在他所能理解範圍之外的，同時，他也想像不出什麼叫做意外。

亞當伸手去摘花，再把花拿到鼻邊嗅一嗅，眼皮愛睡地瞇成一條細縫，然後伸伸懶腰，又躺下去了。

由於亞當絲毫沒在注意，所以夏娃只好叫他：

「喂!嗯……」

「咦?什麼事?」

亞當漫不經心地回答着。

「你吃吃那個禁果看看嘛!」

「喔，妳可不能有這種想法。吃了那個的話，就會有壞事發生的。不可以吃，不可以吃。那種東西並不是說，想吃就可以吃的。那些其他的果實，好吃的多的是，妳可以儘管吃啊!」

亞當很天眞地回答着。但是，夏娃絕不會死心的。

「人家說不能吃，那是因爲太好吃的緣故，不信的話，你只要試一口就好嘛，這是你以前從沒享受過的新鮮美味……」

可是，任憑夏娃怎麼勸說，都沒有效。對亞當來說，所謂的好奇與邪念這些感情，都是尙未萌芽的。因此，卽使再怎麼威脅利誘都是沒有用的。

「妳怎麼說，都不會引起我的食慾的!」

亞當嘀咕地說着。於是，夏娃着急起來了。無論如何，都必須要引發他的食慾才行。現在應該要快點引起他的興趣，或者牽起他的手，把果實放入他口中才可以。

「你就把它當成是被騙而吃下去的嘛，太好吃了，試試看嘛!」

「可是，其他我們所吃過的，不也都是很好吃的嗎?而且我們這樣過日子也都很愜意呀!」

夏娃被這麼一反駁，倒是感到爲難了。想一味地用這個强調優點的辦法是行不通啦!現在必

須改變一下作戰方式，由其他方面來進攻才行。

「那算我拜託你好了嘛，我想，如果你吃了它，就會對可憐的我有所幫助……」

「可憐的妳？這是什麼意思哇？」

亞當到現在爲止，還沒體驗過到底什麼是可憐的滋味，所以當然也不知道如何同情別人。

「眞氣人……」

夏娃又急又氣地站了起來。但是，亞當仍然沒有任何反應。什麼氣人不氣人的感覺，他也從來沒有體會過。

夏娃走了幾步，看着那條蛇，並說：

「能不能拜託你想辦法讓亞當吃下去呢？」

「我才不要，那又不是我的工作。妳還是自己想辦法吧！不妨整天由早到晚都細聲細氣地對他耳語！也許他就會想吃的！」

「哎喲！我怎能等那麼久呢？眞欺負人！」

「儘量想辦法說服他嘛！」

講了老半天，並無助於局面的打開。

夏娃只得又走回亞當身邊。

「喂！……」

夏娃改變攻勢，不再用說的勸亞當了，她想使用一下美色來誘惑亞當，首先，對亞當眉來眼去，送秋波，並且做出一些自己都會覺得不好意思的動作。事實上，她因吃了禁果，所以，能夠意識到自己是光着身體。她又時而裝哭，時而裝笑，有時還擺出誘人的姿態。

可是，亞當仍然無動於衷。因爲亞當根本不懂得到底什麼叫做魅力，這是理所當然的現象。

夏娃非常失望。女人的武器一點也無用武之地。他强忍住裸體的羞澀，努力施展魅力，可是依然沒有效果。

她覺得精疲力盡，坐到草地上端詳着亞當，只見亞當臉部表情安詳平靜，偶而打一下哈欠。她覺得實在太沒有意思了。自己心緒正煩，而亞當却……。

於是夏娃咬牙切齒，兩眼炯炯發光，下了一個極大的決心。她拾起身旁的一個小石頭站起來，然後朝着亞當後腦勺用力丟過去。

亞當絲毫沒有警戒之心，因此，被石頭一擊中，便立刻昏了過去，身體連動也沒動。夏娃馬上乘機把禁果硬塞入他的口中。

然後，夏娃便溫柔地照顧着亞當。不久以後，亞當逐漸醒來，有點迷迷糊糊的，注意到了夏娃。

『咦?是不是發生了什麼事?』

「我是不是被流星擊中了呢?」

「到底怎麼了?·咦?·怪怪的，不太對勁。不過，嗯……管他的……。對了，妳今天爲什麼好像比平常還要漂亮有魅力呢?似乎和以前的妳不太一樣喔!嘿嘿……。」

因此，有史以來最初的、最熱烈的親熱便開始了……。

商人羅曼史

張同是一家公司的職員，談不上才華橫溢，不過做事小心謹慎而且認眞，一直都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努力着。漸漸地，他步入了中年，也娶了太太，經過幾次昇遷，倒也有了一點小地位。

他在上班途中，經常遐想着一些事。

「我自出生到現在，一直過得很平凡，尚沒有過特別新奇的經驗，恐怕此後這種平淡的日子也將一直繼續下去吧!我大概是個與所謂的羅曼史無緣的男子吧!如此一來總覺得日子多少過得太無聊了些，不過，或許這樣下去才是一種福氣呢!像我這種性情的男子不善交際，假若一旦捲入一些風風雨雨之內，恐怕只是招致不良結果吧……」

可是，有一天，他怎麼也料想不到的事降臨到他身上了。事情的產生是在他要步出咖啡廳之際，有一位女客人站在出納臺前面，正顯出爲難煩擾的臉色。

他連忙問：「是怎麼了呢?」

那女人聽了，就以快哭出來的表情說：「我因爲口渴，所以進來喝咖啡，沒想到要付帳時才發覺錢包忘了帶出來。」

「那可眞痲煩了，妳只是想喝點飲料解渴嘛！那麼，就這麼辦吧，如果妳不介意的話，請讓我替妳付款好嗎？」

「那我眞不知該怎麼感謝你好呢！幸虧得您幫助，爲我解圍。請留下姓名與公司地址，以便我能將款項奉還。」

「不，不，不要客氣……」張同口中雖推辭着，但是結果還是把地址與姓名告訴了她。因爲總覺得若是就此不能再看到她的話，多少心中有點怏然之意。

大約過了三天，那位女子到公司來拜訪他了，也因此，他們開始有了交往。這位女子約有二十五歲左右，天生一付美人胎子，講話也很文雅，服裝又不邋遢。同時，她的化粧淸淡，不像是接客營業的那種女人。

她向張同說，由於前兩天受幫助解了圍，慶幸之餘想請張同晚餐以做答謝。張同聽了，心中可有些緊張，慌了手脚，他想，對方能有感激之心固然難得，可是要請客的話也未免太小題大作了；不過，話雖如此，假使不給她面子的話，又感到太過意不去了。

他又想同來，如果自己提出要請客的話，也不太自然，因此，考慮再三的結果是各付各的錢

最適當，於是他提出此想法，女孩子表示沒有異議。張同自覺有點客嗇，但是對方並沒有表示介意的態度。

晚餐是兩個人共進的，然而對張同而言，簡直食不知味，好像身在五里霧中，又有如做着美夢一樣。至於兩人談了些什麼話，他完全記不得了。一直到第二天上班之後不久，他才完全鎭定下來。

大約過了兩天左右，那位女子又來邀他共同進餐。當然他是不會拒絕的。

張同一面飲酒，一面在想，爲什麼這位女子會對自己表示好感呢？難道說自己外表看起來還很年輕、機靈，而且瀟灑嗎？想到這裏，他不禁有所懷疑，因爲他並不是個容易沾沾自喜的人，而且他對自己也沒有太大信心。

說不定這個女子是目前所流行的所謂「產業間諜」呢！也許這就是產業間諜們所設下的圈套吧！卽使是咖啡廳相遇的那一幕，也可能是事先安排好的哩！

如果是這樣的話，就非加以警戒不可了。張同於是努力甩開對該女子的憧憬而極力冷靜下來。不過，冷靜一考慮的話，又覺得自己公司中似乎並沒有什麼稱得上機密的東西，卽使是有的話，自己也尙未到達足以知悉這些機密的地位。這麼多心瞎猜，實在是個無情的人吶！日復一日，那位女子仍然經常打電話邀張同共餐，因此他們的約會繼續着。這當然是件快樂的事，可是張同

依然沒有什麼自信。

自己並沒有任何特出之處，却有這種事發生在自己身上實在是難以相信的。如果這不是別一家公司要設的圈套的話，說不定是自己公司上級人員想出要測驗職員的方法呢！想以職員的好色與否來做爲升級的參考資料。

可是，向同事詢問的結果，却沒有一個人有同樣的經驗。同時，自己說來也還不到可以讓上級考核升遷的階級。張同又進一步地聯想到此事說不定與社會犯罪有關係。雖然這女子看起來很優雅，但是，其背後可能受地痞流氓之類的人控制着，等他們認爲時機成熟了的話，便會出現，以各種手法來恐嚇與威脅。如果不拿出錢來，就被脅迫去盜竊。凡此種種，都像極了小說的情節。

又想回來，覺得這女子不可能會做那種事的。張同於是極力打消這些壞念頭，努力去相信該女子的愛情。如此一來，他夾在熱情與猜疑之間左右爲難，感到非常痛苦。終於有一天，他悄悄地跟蹤而去，想調查女方住在哪裏，過着怎樣的生活。

結果並沒有什麼特殊的問題。對方日常生活非常嚴謹，附近的人對她頗有好評。而且似乎也未曾跟不正常的男子交往。

張同的疑惑很快地消逝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份喜悅之情。他深信對方是眞正地愛自己的，而

且他也只能這麼想。

再見到女方的時候，他大膽地提出了要求。

「這次的放假日，我們兩人一起去旅行好嗎？」

「你太太恐怕會起疑心吧？……」

「沒有關係的，我對妳是眞心的，由內心深處愛着妳呢！這種感受還是第一次有的哩！」

張同一心一意地邀約，然而，對方的回答却使他大出意料之外。

「我並不是眞正地愛着你呢！」

這眞是突如其來的打擊，張同心裏變得雜亂無章了。

他說：「那麼，妳爲什麼一直與我交往呢？」

「這是我的任務，因爲我受人之託做我的職業呢！」

「是誰會叫妳做這種奇怪的事啊？」

「你的太太吶！我的職業就是專門調查別人丈夫是否有拈花惹草的可能性的。這乃是現在最時髦的行業呢！」

張同聽了目瞪口呆，啞口無言。女子很快地離他而去了。張同心想，一切都完了，這仍然是個圈套，但是比普通圈套更過份了些。她一定不會對我太太做好報告的，哎，完啦，完啦，居然

會出現這種職業！……

被謀殺的人

「哼！你這個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傢伙，像你這種東西，簡直就與一隻掉光了牙齒的狗一樣。不，比那種狗還要惡劣，做事慢吞吞的，比烏龜還要差勁，等於人人嫌惡的鼠輩一般，再說難聽一點，還比不上那些發育不良的蚯蚓呢！」

我對着老張大發雷霆，用盡了一切惡毒的話刺傷他。這是一個衆人聚會的場合，到席者相當的多，老張在衆目睽睽之下接受嘲諷，表情僵硬地低吟着：「嗯……」

「不，不，才沒有像蚯蚓那麼高等呢！倒不如說是脫了毛的毛蟲，用鹽巴就可以溶解的軟體動物，豬狗不如的玩意」我又繼續嚴厲地斥責他，總覺得講得還不過癮，因爲越講越覺得趣味盎然。

當時在場的其他人，好像有意開口調停的樣子，可是又似乎有不知從何處挿口的樣子，同時，我也沒有給他們時間與機會開口說話，因爲，我一直不間斷地嘮叨着。

好不容易，老張開口說話了：「嗯，你講得可眞好聽呢！免費宣傳很痛快吧！」

「眞是笑話，像你這種人根本談上任何價值，簡直就與廢物差不多，就是丟棄了也沒人會看一眼，我這麽講，難道你又能把我怎樣？」

我吐一吐舌頭，做個鬼臉大笑，並且隨興之至所而亂駡。

老張漲紅了臉，結結巴巴地大叫：

「我，我要殺了你！」

「這更是大笑話啦！什麽殺不殺的，你有這個膽子嗎？」

「一……一定要殺掉你，要殺了你才會甘心！」

「哈哈！講得那麽好聽，充其量也不過是在安慰你自己而已！」

「你給我記住！」

老張咬牙切齒地說出這一字一句，然後離席而去。在席的人紛紛跟我提出忠告：

「你知道你剛才講了什麽話？難道你不覺得說得太過火了嗎？我們可眞替你擔心呢！」

「你們擔心什麽呢？」

「說不定你眞的會被殺喔！你看到他忿忿而去的表情了嗎？你還是多加小心才好，他好像若有所思的樣子呢！晚上最好不要單獨出外——」

「什麽？哈哈，請放心好了，一切沒問題的啦！他有辦法的話就叫他來殺好了！哼！哈哈！」

由於我的口氣顯得蠻不在乎，因此那個人似乎感到有點不悅的樣子。

然而，在這社會上，好管閒事的人實在太多了些，大約又過了兩天，另外一個人又來警告我，說，老張這幾天好像顯得很興奮的樣子。

他說：「你總得想個辦法才好，老張似乎去買了一把尖刀，說要刺穿你的喉嚨的樣子呢！」

「那麽，照你的意思，要怎麽做好呢？」

「我認爲倒不如趁現在去向他道歉，想必還來得及，不然要是覺得太低聲下氣而不願道歉的話，也可以暫時先躲起來，去避一避風頭，等到他平靜下來之後再出來，或者也可去請求警察保護，你沒聽說過『有備無患』嗎？」

「放心，放心，如果我對他那種低俗之輩，還害怕得要逃走的話，對自己來說，眞是莫大的羞恥，那個傢伙拿起尖刀來，恐怕連蘿蔔也切不下呢！」

「好吧！隨你意好了。」

凡是來忠告我的人，大都對我的不在乎樣子有點生氣，因而也就不了了之了。也許他們心中也在期待着我的被殺呢！

然後，出問題的一天到了。老張大概終於忍不住了，在傍晚時分潛入我的住宅，對着昏暗房中的人影咆哮着說：「喂，送你上西天了！」

但是，那個人影並不是我，那一天我正好外出，請老李來代我看守房子。老張並不知情，揮起刀來就要刺下去，可是老李一閃身，與他糾纏在一起，然後奪過老張手上的尖刀，刺入老張胸中。

這眞是想不到的情形。老李立刻叫救護車來，並打電話通知警察。可是等到救護車來時，已經晚了一步，老張由於出血過多而死亡了。

老李對前來處理案件的刑警解釋說：「我也莫名其妙，也許應該說他就像瘋子一樣，拿着閃閃發光的尖刀亂揮，我是出於自衛而致忘我地殺了他的……。」

附近的目擊者，他們的證言也是如此。當然，我雖剛由外面回來，却也被叫去訊問調查一番。於是，他們後來才曉得這件慘事可說是起因於我，如果我不向老張說那些過分的責備話，就什麼事都不會發生了。

可是，總不可能有任何方法叫人家不罵人，不嘮叨幾句吧！因此我也沒受到什麼特別的處罰。老李也是一樣，如果他不抵抗的話，就有被殺之虞，因此，這是正當的防衛行爲。

我跟老李都帶了不少香燭到老張墓前去祭拜，以示哀悼之意。就這樣，這件事情告了一個段

落。

有一天夜裏，老李悄悄地來拜訪我。

他說：「這件事進行得可眞順利，你一切都計畫得那麼好，實在是天衣無縫！」

他顯出很興奮的表情，使我也覺得相當得意。於是便說：

「是的，這是我絞盡腦汁所想出來的一種新買賣呢！實在是百無一失的行業。有了這些萬無一失的準備，誰也不會發覺出來的。」

接着，我又說：

「我可感到精神清爽異常哩！這個老張簡直是我的眼中釘，他掌握了我過去的醜聞，而且以此爲要脅，繼續不斷地向我索錢，雖然我已付了一筆爲數可觀的費用了，沒想到他仍不知足……」

老李說：「現在一切都完全平靜了，他再也不會來要錢了！」

我說：「是的，我也放下了一顆心。如果我再這樣繼續被糾纏下去的話，我這一生可眞亂了方寸。不過，這一切已經過去了，眞是謝謝你。這是我們事先所講好的一點小意思，請你收下。」

我交給老李一疊厚厚的鈔票。他接過手去之後說：「你倒也不必那麼客氣地向我道謝，對我而言，這也不過是一種營業而已。但是，到目前爲止，我的顧客中倒是還沒有一位像你這樣痛切

地想殺一個人的呢！我的技術，你現在也已經了解了，如果有人用得着我的話，麻煩你能幫我介紹一下！」

④科技震撼下的明日世界

彭樹楷教授編著　廿五開本　定價120元

這是一本窺探未來科學新面貌的書，是教科書，也是通俗讀物。對於目前尚在發展中的尖端科技，做了詳細的介紹與預測。

⑤明日的訊息

賴金男教授著　卅二開本　定價70元

淡江未來學主持人賴金男，爲國內「未來學」的權威，作者以輕鬆幽默筆調將台灣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未來的發展情形，做了可能的預測與描繪，全書計六十篇，每篇均附漫畫家王丁泰挿圖，相得益彰。

⑥世紀的預言

江才健　譯　十六開精裝　定價320元

從易經、撲克牌、占星、到水晶球，從諾斯特達馬到珍妮狄克遜，他們能够閱讀未來的徵兆，書中附有兩百多幀彩色、黑白圖片，是一本靈應奇書。

⑦科幻藝術畫集

傑尼沙克士編著　彭廣揚　譯　十六開精裝　定價450元

「明日世界」連載「未來的幻象」，介紹英國科幻挿畫、畫家及其作品，富幻想與華麗的美感，彩色精印。

⑧銀河帝國三部曲

艾西莫夫著　張時　譯　卅二開本　三部共210元

美國著名科幻小說家艾西莫夫的經典著作，包括「基地」（定價75元）、「基地與帝國」（定價70元）、「第二基地」（定價65元）三部，中副六十八年十一月九日旅美學人鄭慶慈博士，特別推薦，中副以大篇幅特別介紹。

⑨二〇〇一年太空漫遊

克拉克　著　呂應鐘　譯　卅二開本　定價70元

阿瑟克拉克的經典名作，電影難懂，看本書將能領會其科學與哲學的含意。

⑩第二副軀體

蘇佩爾　著　楊珊珊　譯　卅二開本　定價70元

在二十一世紀，移植腦袋在第二副軀體上，可能遭遇到的種種曲折離奇故事，本書提供的不是科學怪談，而是人類可能的未來景象。

⑪時光機器

傅鶴齡　譯　卅二開本　定價55元

H. G. 威爾斯的成名之作，全書富於文藝氣息，帶領讀者進入時光之流的光怪陸離景象。

⑫異形

艾倫·廸恩·福斯特著　景翔　譯　卅二開本　定價65元

（原著改編電影）

太空旅行途中發生的恐怖事件，在這部改拍成電影的小說中，帶領讀者走向一個充滿怪異離奇的世界，讀之令人毛骨悚然，是一部迥異一般的科幻作品。

照明出版社書目

照明文庫

	書名	作者	定價
1	穠芳亭（古典愛情小說）	毛蔚領編撰	40元
2	馬利科彎英雄傳（長篇小說）	鍾肇政　著	65元
3	陳嘉宗短評集（評論）	陳嘉宗　著	50元
4	春　泥（長篇小說）	許希哲　著	55元
5	公開的作家市場（文評・譯評）	林富松　著	55元
6	呂茵小品文集南國風光（小品文）	呂　茵　著	55元
7	抓　帳（銀行員小說集）	張惠信　著	50元
8	相愛容易相處難（隨筆・小說・雜文）	許希哲　著	70元
9	各出絕招（長篇小說）	許希哲　著	70元

照明叢書

書名	作者	定價
・中・英・阿拉伯文發音・會話文法・字彙全集	李忠堂編著	200元
・仁者不憂——蔣經國先生的話	蔡金宣編撰	200元
・喋喋集（雜文）	許希哲　著	50元
・空空集（雜文）	許希哲　著	50元
・嚮　往（短篇小說集）	許希哲　著	50元
・我之初（雜文）	蘇　子　著	45元
・康　莊（長篇小說）	許希哲　著	40元
・明月溝渠（長篇小說）	許希哲　著	40元
・血腥戀（雜文）	蘇　子　著	30元
・機　緣（短篇小說集）	蘇　子　著	30元
・六載中菲夢幻間（雜文）	蔡景福　著	55元
・菲華人物春秋（傳記）	莊子明　著	40元
・大賭賽（詩集）	若　艾　著	50元
・翡翠鐲（劇本）	許希哲　著	30元
・獨幕劇選集（劇本）	許希哲　著	30元
・電視劇選集（劇本）	許希哲　著	30元

⑬科幻小小說

星　新一　著　卅二開本
何淑慧　譯　定價70元

這是一部風格新穎，意境深遠的小小說集。原作者星　新一，爲日本文壇小說泰斗。一九六八年曾獲日本推理作家協會獎。全書共計四十篇，篇篇情節曲折，趣味盎然，對未來世界可能遭遇的問題做了精闢的透視。

⑭天外異鄉人

黃　海　著　卅二開本
定價65元

本書是「一〇一〇一年」增刪修訂本，原書於五十八年初版，作者曾以五十八年作品獲得當時救國團蔣主任經國先生頒贈的社會優秀青年文藝作家獎金兩萬元，並獲中山文化基金會獎助出版，十一年後，本書增加五篇科幻小說，刪去文藝小說部份，修訂出版。

⑮新世紀之旅

黃　海　著　卅二開本
定價65元

六十一年初版由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獎助出版。冰凍屍體解凍，醫治復活以後有何結果？在未來，科學家對遺傳工程學的突破，將可以改造人類、複製人類。一個人接受腦移植手術以後，將有何種遭遇？太空旅行者是否在無意中撒播了生命的種子？本書描繪了未來的奇幻世界。



值得您信賴的出版標誌

照耀明日的書 13 **科幻小小說**

著　　者・星　新一
譯　　者・何淑慧
發行人・許希哲
常駐顧問・蘇　子
總編輯・黃　海
出版者・照明出版社
臺北市和平西路一段143號　民和大厦11樓之2
臺北市郵政 6-74 號信箱
郵政劃撥帳號 108948 號
電話：303—6561・303—6554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1511號
印刷所・茂麟印刷有限公司
電　話：302—8508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五月初版（1980年5月初版）

定　價：70元